

春秋集註卷九

宋鄞縣高 閱抑崇撰

莊公二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我地齊志也齊侯來而夫人出會之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恆星者常見之星有名可知者也夫日入而星見天道之常也既夜而恆星不見則其餘星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眾多如雨則其爲異大矣凡言隕者

春秋集註卷九

一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不見其所自來隕星隕石隕霜是也言雨則見其所自矣雨雪雨雹雨蝻是也蝻必自地起雪與雹則有雲霧之勢非若霜忽然自天隕也此皆人事所召天爲之示變以爲他日應驗之祥

秋大水無麥苗

爲災亦人事所召義見桓十三年秋大水而無麥苗與隕霜殺菽同義因水災而無也水災之不及者猶有存焉異乎大無麥禾書于一歲之卒舉無收者也此聖人傷井田之壞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夫人往就齊侯而與之會也然夫人之惡聖人一貶之足矣至于再至于三猶未已者春秋書其可書者以爲後世戒至于言之醜者春秋蓋有所不書也且桓公之禍起于姜氏成于齊侯而死于彭生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怒公姜氏之背公故赴于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則莊公以爲怨已報矣明年齊侯遇弑其事乃泄于是公因納糾之役始知以齊爲讎矣

春秋集註

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春秋之際諸侯興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既無王命無故興師必有將據左傳是時慶父請伐齊師公不可則是君與上卿同爲此役也不以公爲重而止稱師者正善其暴眾也夫舉師以伐郕自度力不足而邀陳蔡偕行

陳蔡未有必從之意遽自正月出師久次于郕以待
之既而爲陳蔡所棄于是甲午治兵者久役不用有
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變故先自治之也至于暴露
逾時始得更連齊師以俱圍邾邾人不我服而卽降
于齊則在我者德不足懷威不足畏可知矣歷三時
之久始得以師還凡師還不書今書之皆喜脫難而
返也與公至自唐同意嗚呼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
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魯
莊徒困無罪之民奪取邾國之利以益強暴之齊者
由此師之舉也故魯罪爲大齊次之邾伯不能守社
稷又次之陳蔡爲可免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觀襄公之行其不能保厥躬也宜矣無知者僖公弟
年之子也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及襄公卽位
紂之于是弑襄自立嗚呼衛莊之寵州吁齊僖之寵
無知皆兆禍亂相蹈一跡是以春秋務嚴名分使後
世得以全恩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者見弑君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也初襄公立無常于是羣公子懼禍皆奔他國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出也當立又次弟小白奔莒其母有寵于僖公而小白自少與高侯善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按國語韋昭注云齊人殺無知迎子糾于魯莊公不卽遣而盟以安之齊大夫歸遂陰召小白于莒則知此盟蓋公意也故書公及凡國亂而嗣君未定則方伯請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旣不能請天子之

春秋集註卷九

四國期後書
約國則本

命乃損禮以求盟且齊人義欲納糾而自迎之又何以盟爲然齊來求君而公固欲盟苟辭不盟恐生他變故以一時之權抗公而盟于莒所以稱齊大夫而不見名氏者聖人深察人情所難而曲盡一時之變有異乎處父高侯也公之所爲如此宜乎齊人之背盟也莒我地

夏公伐齊納糾

案左氏經文糾字上有子字公穀無之此從公穀

齊大夫旣歸遂背莒之盟陰召小白而不迎糾魯人聞之始引兵伐齊而納糾而公尙以莒之盟強欲納

之也夫失地之君內爲強臣所拒非假大援不可復其位經書納頓子納北燕伯是若出奔之公子則異此矣素旣無位又在外焉必有君父之命乃可以還否則國人義欲奉之庶乎其可苟非此二者而鄰國以兵來脅必欲其立則是專亡諸侯而擅廢置也豈王法之所容乎故晉納捷菑雖弗克猶貶稱人則公之伐齊納糾罪當何如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皆襄公之弟而糾于諸弟最長當立魯之

春秋集註 卷九

五四明發精

約訓傳本

送公子糾也聞齊人召小白于莒乃使管仲別將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于是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及至齊則小白已入而高俟已定立之矣此書小白入于齊是也入者篡辭不稱公子者上不由王命下不受于君父特以公子之故國人欲以爲君而自立焉故去公子以絕之其繫之齊者見其已得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齊齊人已得弑君之賊

也齊弑君之賊不得逸是齊之臣子得免也齊之臣子得免則魯之臣子無所逃其罪此意在言外也故書齊襄公之葬以見之且著小白既入而主其喪又罪其臣子私諡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糾之不立蓋由公不卽遣而要盟也今公雖伐齊而更欲納之然齊已有君矣公班師可也奈何必欲取勝而遂戰乎曰此不書公蓋國人以辭直自欲戰而公弗能禁也辭直者糾當立也自欲戰者蓋自我桓

春秋集註

卷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遇弑之後仇讎之人復與吾君之母宣淫于通道大都魯人羞之甚矣曾未嘗一與齊交鋒以少雪我國之恥也今公興師伐齊故魯人樂致其死以紓積年憤懣之氣初不繫于納糾也故納糾雖不克而眾怒不能自己于是戰于乾時而敗焉內敗不書獨此書我師敗績者魯人咸自誇其能伐讎樂于死戰而不以爲辱也先儒謂復讎者以死敗爲榮此言是矣于是可見魯國之人不忘君父之讎而莊公特以納糾興師初無力戰刷恥之意遂致軍氣不振績用弗

成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特書子糾者見其以次當立又齊大夫已與公盟請立爲君故用未踰年例若曰齊人之子云爾又異乎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乃其君一人之私也于是齊人乘我乾時之敗必欲得子糾甘心焉夫齊人不欲立糾殺正而立不正罪可見矣不直曰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者子糾在魯魯因齊人之請而盟之又舉兵欲納之卒不能庇其身反爲仇讎所制苦探

春秋集註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囊中取之而去是魯有國而齊爲政可羞之甚也以論語攻之桓公殺公子糾是殺之者齊桓也春秋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桓公非齊人不能殺子糾當魯伐齊納糾之時齊人受之則小白不能入以其罪歸之國人不亦宜乎然則小白之罪免乎曰不免也書齊人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殺則國人之罪免矣春秋深惡齊人助小白殺其兄之惡也深閔子糾當立而不得立又竟殺于其弟也故書曰齊人取殺之重之也

冬浚洙

公自乾時之戰始知以齊爲仇讎于是浚洙以爲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曷爲能敗齊師能強也能強者何辭直也其辭直
奈何子糾宜納而敗績于乾時旣其命而殺之矣待
小白之道于是爲至待之至而猶以師加我我因敗
績而修備齊師恃勝而益驕是以能敗之所以齊師
之來不書侵伐蓋因其兵入吾境而遂敗之不待交
戰也凡非交戰而獲勝則書敗某師若戰則書敗績
矣長勺我地

春秋集註 卷九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二月公侵宋

公旣敗齊師遂乘勝加兵于宋非義之甚也故書侵
以罪之

三月宋人遷宿

宋將伐魯故先遷宿以昭武也蓋宿介于宋魯之間
屬于宋而親于魯故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夫宿
雖小亦天子所建國也宋豈得而強遷乎其不地者
宿自是不復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之役既深其怨于齊退又侵宋以益其敵故二國興師以來償報然魯兵方強欲伺隙乘便而未及攻故次于郎而已夫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鑑此也次者未敢前也有畏也無名也宋惟知報怨于魯而以不整之師深入魯境故魯人得以乘之未嘗交鋒而遂爲公所敗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集註

卷九

九國明藏書

初國刊本

荆卽楚之本封也始見于經是時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未行是以荆人強暴敢肆毒于中國也然荆之病中國尙矣商頌曰奮伐荆楚良荆之旅此高宗中興之時也周雅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此宣王中興之時也蓋荆最蠻夷之強者中國盛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故中興之君尤以服荆楚爲急自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于是荆舒不至敢以蠻夷之賤輒犯中國甚至僭號稱王則王綱不振可知矣春秋修中國之教荆舒是懲至是而始見于經者前

此名號雖僭猶不與中國接有不治也今居然而敗
蔡俘其國君以歸矣雖蔡侯輕動妄舉有以取之然
自是而江漢之間皆服于楚聖人深惡荆之亂華一
至于此故不曰荆人荆師而直書曰荆無復君臣之
辨師帥之別此春秋尊周黜楚之至焉者也蓋楚自
熊繹始封僻在荆山筆路藍縷以處草莽及熊通始
居江漢之間僭竊大號爲中國患故春秋先書其本
討以見僻小蠻夷之國敢肆強暴僭橫如此凡書敗
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者皆書名爲其虜服而以之
歸也故生名之蓋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罪也虜賤
甚矣此不書戰不書獲直敗其師而以之歸見荆之
詭計出蔡之不意而敗之亦所以罪蔡侯之輕敵也
春秋書以某人歸者九此獻舞卽蔡季也留于楚九
年死是爲哀侯其子肸立是爲穆公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故
輒師滅之曰師云者明恃眾也且齊與譚比肩爲諸
侯豈得以私憾而滅其國乎凡諸侯爲人滅其國而

力有所不勝者于其奔皆不名蓋彼實無罪而爲橫
逆所加其義未虧其理可伸固可直于天子而求復
焉未可遽絕之也凡奔不書出國滅無出也特其力
之微不能勝夫強國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

宋忿魯不已爲乘丘之敗故復興師而來公敗之于
郟郟齊人所遷紀邑也

春秋集註卷九

十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秋宋大水

此何以書甚宋之災也未連年喪師加以大水害于
桑盛故春秋志之是時天下之災異多矣春秋悉書
之則不可勝紀故聖人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
外災或舉其一二于齊宋陳鄭則天下之災異可得
而見矣大水義已見桓十三年此聖人痛井田之制
非特吾魯國壞之也卽宋亦然矣一有時雨澤注則
泛溢爲災是九河故道塞而不洩也又治水之官廢
間有如白圭者孟子猶誚其用心之不博而以鄰國

爲壑則暴君汚吏之慢其經界又豈勝誅哉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何爲復見于莊公惟齊不可與主婚惟公不可主齊婚故因而重見之且天王不治齊侯殺兄篡國之罪反以王姬嫁之亦在貶中也夫王姬之嫁下王后一等而春秋書之乃與列國之女同辭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後世欲尊君卑臣者謂列侯尚公主乃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天地之義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不異垂訓之意大矣

十有二年

莊王奔葬皆不書見諸侯偃蹇不奔不會惡逆之甚也凡在位十五年世子胡齊立

齊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此見紀季以鄒入齊非叛也欲以存國爾眾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故因叔姬之歸以見之然叔姬至是始歸于鄒者以紀侯方卒而宗廟在鄒故歸奉其

祀也夫魯爲宗國而婦人有歸宗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者其父母亡故思歸而不得且有其姜自誓之志所謂全節守義不以存亡而虧婦道者也春秋高其節特繫之以紀見褒此以貶彼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魯人獲宋大夫南宮長萬旣而歸之閔公戲以魯囚呼之萬以是弑君遇仇牧于門而殺之書

春秋集註

卷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大夫見其能死節也然仇牧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足取乎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以爲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夫豈爲無益哉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視其君如土梗弁髦者萬之不氏惡之甚也與華督同閔公立十年于是宋萬立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復以蕭攻萬殺游立公子御說是爲宣公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譏失賊也且萬八月弑君至是方出奔是宋之臣子

緩于討賊矣且天下之惡一也弑君叛國凡民罔不
怒况均諸侯乎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奔
之國則保賊之罪自見異乎殺州吁于濮者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自此三年不書王某月者著王政不行齊侯將霸也
此齊侯始謀會諸侯也始謀會諸侯遂皆人之獨舉
齊爵何也此聖人抑揚之辭也是時王室微弱四夷
交侵無如之何齊侯既入乘此衰季義欲尊周以攘
夷狄因此年僖王新卽位而諸侯不復朝事故爲此

春秋集註卷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博考

會以諭諸侯使同心協力以輔王室故聖人特書其
爵以著周之極衰而齊侯始霸得免民于左衽也宋
陳蔡邾雖其君親自會而猶有貳心也據明年伐宋
又蔡邾二國不與後會故聖人特書桓公之爵以異
之然齊桓公自此滅遂伐宋伐鄭執鄭詹伐我
西鄙伐戎伐徐伐衛降鄭伐山戎遷陽執陳濤塗凡
二十餘年聖人未嘗予其爵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諸侯尙有未服者桓公于是滅遂以示威

夫藉小國示威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齊侯未見其救中國之功而先恃強以滅人之國使其宗廟無所歆享人民無所依歸故聖人深責之何則桓之圖霸若未爲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徠之乃欲恃強以恐動諸侯前此伐魯滅譚稱師者事尙襲襄猶未深責今旣合諸侯將以行義乃先滅遂故貶稱人春秋書滅國四十七皆罪來滅者蓋見滅者皆力屈而死猶可恕也

秋七月

春秋集註 卷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滅之魯雖不至而齊無以加之者齊自知有負于魯也齊旣滅遂乃爲柯之會獨會魯而不會他國者度魯之必從故也此亦齊善圖霸之術也魯于是時國弱而小若莊公以父讎之怨棄絕之則社稷存亡未可知春秋通之以一時之權以明莊公之爲是盟者非釋怨以交齊蓋亦不得已焉故書曰會此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所難而深

明輕重之權也

春秋集註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集註卷九

春秋集註卷十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莊公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故伐之然齊侯圖霸自宜惇信明義
率先天下不當自恃威強以役屬列國也後書會伐
則此稱人者將卑師少故也齊自管仲爲政之後二
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眾蓋用兵
以制而賦于民者寡矣曹屬于宋而伐宋及宋旣服
齊而曹遂不列于盟會乃知霸者之時先王之禮制
猶存也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柯之會公旣與齊盟矣今春伐宋之後猶躊躇
未敢從命者念讎也然魯度齊之強不可不從至是
單伯往會而助之伐者非旣約而後期也蓋與陳袁
僑如會同意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又執其君此年又爲息嬀故而入其

國見夷狄輕中國如此而齊桓未能救也故蔡侯怨之自是亦不復與中國盟會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于齊而爲此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此齊侯再謀會諸侯也北杏之會諸侯猶貳去冬會鄆宋公已服至是諸侯始以禮會而霸體定矣公以仇讎不與焉自入春秋陳序衛下今齊侯將霸楚亦

春秋集註卷十

一四明黃書

約圖刊本

始疆陳介于二國爲三恪首故特進之終于春秋左氏以此會爲齊侯始霸非也旣霸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邾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又序齊上齊侯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侯之霸在明年同盟于幽之時也自幽之會齊侯常在諸侯之上矣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此齊爲宋伐鄆也鄆卽五年犁來也未成國謂之鄆旣成國謂之小邾齊侯未霸以前凡旣序上下以國

大小爲次夷狄在下此宋序齊上者以宋主兵故推而上之

鄭人侵宋

宋方同諸侯伐邲而鄭輒乘閒加兵于宋者蓋突宋所立也責賂不已幾于失國已而請修好突從之宋恃立突而不謝至是遂討宋斯可見鄭背鄧之盟而有二心矣故書侵以惡鄭且見其從楚也蓋自此舉之後鄭國不寧矣

冬十月

春秋集註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是年齊侯始合諸侯同獎王室故書王正月自去冬至今春兩時無事皆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去年之侵宋且討其從楚之罪也齊侯旣伐宋服之又復推而上之佐其征誅此宋之所以畏懷而不復貳也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中國而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齊旣與宋衛伐鄭鄭服中國而荆又伐之此鄭自取

之也蓋楚與中國爭鄭自是干戈不已雖然荆之稱楚久矣春秋猶以荆書之何也深惡其僭而黜之也或曰諸侯僭王徐不先楚乎春秋治楚而不治徐何也徐之僭穆王能治之楚之僭桓王不能治也桓王不能治而春秋治之此春秋所以爲春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九合諸侯此幽之會是其一也會者公會也不書公者公首畔大盟故沒之也夫齊之讎易世也桓

春秋集註

卷十

四國明歲書

約圖刊本

之霸諸侯服之矣况齊侯欲尊王室仗大義以盟諸侯如之何而不與盟耶公既來會而首畔其盟此所以沒公而祇書會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夷狄恣橫齊侯始霸諸侯予之同心而盟非率之也故書同盟許男先于滑伯滕子者是時霸主同事輒以其意之向背以爲升降或諸國自以其疆弱而相上下聖人因而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存于當時也

邾子克卒

諸侯之國至五十里而止矣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而爲子男邾本附庸齊侯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齊侯以是請王命而爵爲子故聖人因克之卒而著之其不書薨者不會也不會者何猶以附庸視之也曰禮歟曰非禮也邾可也天王之命不可也子瑱立十有七年

是年僖王崩葬皆不書此見齊桓霸諸侯諸侯皆知有齊桓而不知有天王惡逆之甚也僖王在位五年

春秋集註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子閔立

齊人執鄭詹

執鄭詹者何責侵宋也侵宋嘗報伐矣同盟于幽矣猶執詹者何親宋也不書行人者非行人也執得其罪故詹不氏然稱人以執則非霸討蓋人臣委質各于其主已非其君而輒執之王法之所不容也孟子以博執無罪之臣爲非禮豈有他國之臣而諸侯得以妄執之哉

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以兵守之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不
曰遂殲其人而曰齊人殲于遂者言齊自取之也斯
足以見民心之不附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夫
亡國餘民而能殲強齊之戍則包胥一身可以存楚
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蓋無足怪可以爲強而不義者
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正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何以囚錄也詹爲鄭卿見執于齊不能辨之以
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逃遁苟免越來他國斯可賤

春秋集註 卷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故書逃以著其幸免不知命之罪且齊之執詹本
以責信于諸侯而魯受詹之逃是蔽罪人而背齊盟
也齊蓋用是伐我西鄙此執言之例也故書來以罪
魯詹何以不歸鄭曰突不足恃也

冬多麋

麋多而害五稼故以多爲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隱三年日食不書朔王失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
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

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世曆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爲變大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旣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戎以見魯無疆場斥埃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戎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鄆是寇及境而遽退非不知其來也

秋有蜮

蜮短狐能含沙射人生于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文非蜮實蠚也亦作蠚或蠚而公羊亦作蠚豈非繚簡失傳因亂而爲蠚歟蠚卽

蟹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連三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爲齊宋之盟而出爾是時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

春秋集註 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鄆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爲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謂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于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爲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何以秋旣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今若是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于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于結細其爵位故也而

先儒習于遂事之說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于王法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爲功而受封賞是其爲害不淺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睦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莒非父母之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鄭詹齊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侯連宋陳來討之以其有辭故

春秋集註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仗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魯不睦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于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爲萬世婦人之戒

夏齊大災

大災疫也以別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諸侯莫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有天災以及之春秋之爲書託已往之事爲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內悉書之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人伐戎

齊人曷爲伐戎戎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

春秋集注 卷十

十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冀功立則足以夸耀別國而示人以莫己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爲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是時王室有子頹之難而鄭伯有納王之功春秋弗于此乎書其諸爲齊桓故歟齊桓有雄霸諸侯之心而無尊事天王之意故于此但書首月以存天道王法而已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之行甚矣亦以夫人之禮薨葬者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爲君父者不以臣子之故得沒其罪爲臣子者不以君父之惡而虧體焉此春秋所以責臣子之備而篤忠孝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秋集註 卷十

十二四明裝書

一約園刊本

八月而葬者慢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文姜之罪應誅絕誅絕之人不葬雖天子有肆眚之命亦在不宥之列諸侯當守天子之法豈得擅肆大眚乎莊公内存母子之義必欲備禮以葬之又恐爲國人之所譏故先肆眚盡釋魯國之有罪者以悅之其曰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春秋書此見公以子赦母乖尊親之義以母忍父忘宗廟之敬既不能防制于其初又縱釋姦惡于其後後世惠姦仇

賊良民其流蓋出于此殊失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曷爲七月而葬難之也曷爲難之文姜失道國人難之亦難乎公故卒葬之然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諡冠于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其姜經所書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諡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既得罪于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亦葬之足矣既又迫于大義不敢加以夫之

春秋集註 卷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諡先肆大眚然後別爲之諡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將以掩其惡也然而欺天罔民壞先王之制則其罪又不若從其夫之諡爾目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不稱大夫者何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據左氏則君之嫡子也何以不稱世子曰未誓于天子也君之嫡雖未誓于天子未可以稱世子然已有爲世

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可名世子也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夫君之嫡子而國人得以殺之陳無君矣其曰陳人殺之者亂辭也國亂而不知主名故貶稱人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非五月以下脫簡則是誤四月爲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春秋集註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傒齊之上卿魯必不使微者盟之蓋公與之盟也十九年公使公子結與齊侯宋公盟是冬伐我西鄙自是失好今公將圖婚于齊故齊侯亦彊使高傒盟所以不斥公而書及也齊侯負疆以辱同列高傒苟順君命不能正諫是以斥名高傒而著抗敵之罪亦公有以取之故不去其族又異乎晉之處父也于防者避于國也防我地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婚議故公自行自行者喜也有喜于哀姜也告

文姜而不娶文姜薨而後自媒焉夫禮有親迎而無
親納幣者況公之于齊義不共戴天豈可娶仇讎之
女以事宗廟又况母喪未終冒哀圖婚是無恩于父
母惡逆甚矣公之慙德由此可攷

春秋集註卷十一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莊公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不書王正月者著公以納幣行不復朝正于廟也夫公在喪服之中親如齊納幣久留于齊人心危疑今其歸也何辭以見宗廟故書至以危之蓋自是公如他國致矣

祭叔來聘

春秋集註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叔王臣也王臣無自聘諸侯之禮天王實使之來也莊公方居喪納幣而天王乃以禮聘之祭叔不能輔王以王法正其犯禮自恣之罪而反爲之聘使是以春秋沒去天王使來之文而專著祭叔自來之罪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

夏公如齊觀社

婚姻之議尙疑故公以觀社爲名而再往議之自納幣後二年方逆蓋齊難之也夫齊社亦與魯社同爾又何足觀之有觀公之行事如此而春秋所書之意

蓋可見矣

公至自齊

公出非禮故書至以罪之

荆人來聘

是時楚成王頹方弒其君麇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聘者上聘下大聘小之辭故凡受聘必于宗廟之中所以敬之重之也彼蠻夷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而後世子孫乃受其聘于宗廟之中

春秋集註 卷十一

二四明叢書
約詞刊本

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凡書來聘者必曰某君使某來聘今直曰荆人來聘無復君臣之辨蓋所以貶蠻夷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及者公意也婚嫁猶未定故公往見齊侯于穀穀齊地也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曰遇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惟婚姻是務

蕭叔朝公

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相見之禮蕭又從而朝之

失其所矣。曾謂莊公反不如杞梁之妻乎。蕭叔者附庸之君，未有爵，自後稱子矣。正與邾儀父同，夫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及遇于穀，則蕭叔又從而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無復忌憚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不能爲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宗祀，其無父之心，夫人皆知之，而莊公惡人之議己也，故丹楹刻桷以示孝心，之不忘甚矣。莊公之無父甚矣，莊公之

春秋集註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宮，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故凡加非禮于先君之廟者，皆春秋之所誅也。後世人君崇侈廟宇踰禮越制，自謂吾嚴奉之勤，而臣子一有敢議者，則指以爲不忠不孝而加罪焉，是皆不知春秋所書之旨者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離盟也。齊已霸矣，復爲離盟者，婚議雖定，齊猶疑

之故爲此盟此盟齊志也齊侯以公求婚之急甘心卑下恐公有心報齊不憚屈辱爲可憂也于是致公于扈以盟冀絕婚後悔吝云爾惟公樂婚于齊故數以身親之以爲恭焉是以春秋謹而日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以丹之而必渝也又刻其楨焉自謂致孝乎鬼神而其本意則以將逆夫人故加盛飾以誇侈之示桓公雖薨于齊而吾無怨齊之意嗚呼莊公眞忍人哉忘先君之讎娶讎人之女又加非禮于先君之廟以欺其臣民御孫謂之大惡豈不信夫

葬曹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讖之罪

夏公如齊逆女

公先與高侯盟乃始納幣觀社于齊然其心猶未相信又遇于穀猶以爲未也又盟于扈至是遂如齊逆女然則讎女之難娶也如此而公甘心必娶之蔽惑甚矣此不曰親迎而曰逆女者不與其親迎也公不念殺父讎國而與之婚又親至其國而逆焉人之無

父未有甚于莊公者且又見其婚之不時也按桓六年子同生至今三十有七歲矣公卽位二十四年始得婚者以文姜制之爾是以文姜旣薨喪制未期而納幣謀娶若是之速惟恐其不得也聖人不敢斥言之但微寓其意使後人自求之爾

秋公至自齊

公旣親迎則當與夫人偕歸今公先至而夫人八月乃入安在其爲親迎乎以是見夫人不肯偕至者恐魯之臣子有以拒之所以齊人方議婚之際躊躇再三疑慮不決也雖然又豈可使婦人不從其夫之導而自入人之國乎君子以永終知敝宜其不終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爲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讎彼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莊公不知敬其身而嬖于孟任不能閑其母而暱于讎黨卽位二十四年而始娶喪母未及三

年而圖婚既忽宗廟之制而侈飾以誇讎又違婚姻之義而先至以從約今夫人之歸虧從夫之義于理不順于禮不可姑不以至書而變文曰入入者自外而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夫婦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淫于慶父殺其二子幾喪魯國而終見討于父母之邦者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辭焉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見曰見私見曰覲此書覲者夫人既入公務夸示

春秋集註 卷十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于國使大夫宗婦私見之非故隆其禮也以夫人始疑魯之臣子眾所不與今令私見而直用幣以重其事者所以示禮意而釋夫人之疑也凡男女相見之贄禮有定制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今公乃使大夫宗婦用幣以見夫人是一舉而壞贄見之禮亂男女之制故書用幣以著其罪按特牲饋食禮佐食則宗婦統于主婦此曰宗婦謂凡宗族之婦蓋主婦在其中也宗婦繫大夫猶惠公仲子矣

大水

內事失則土德壞簡宗廟悅婦人則水行佚而斯民被其災是以春秋志之

冬戎侵曹

所以納赤也納不正故書戎夫戎而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此見中國不自正亦所以病齊桓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以戎侵故羈奔而赤歸制在戎故也與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故春秋一貶之嗟乎使鄭忽曹羈在喪而

齊秋集註

卷十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眾赤突之孽何由而起所以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由上失故下得也按史記世家自曹莊公之後僖公夷昭公旺各立九年今攷經文自赤歸至于班卒共十八年合之于史則各據九年疑赤卽僖公而世家誤作夷也

郭公

先儒謂公當作亡字之誤也按管子載桓公問郭公亡之事今攷其時則正相接也故知當作郭亡與梁

亡同義此乃自取滅亡之實可爲萬世之戒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至冬而陳人伐我西鄙自是陳魯不睦此使女叔來聘者始結好且爲曹羈故也是時原仲相陳使女叔來以和二國之好春秋嘉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立通及三十一年不書葬者天王已黜之矣強爲諸侯所納又敢奉子頹以亂王室故貶其葬正

春秋集註 卷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鄭厲公相反是以見春秋之尊王也其子赤嗣立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書稱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周禮鼓人救日月食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食則贊王鼓然則救日有伐鼓之禮矣傳曰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于朝退自責也然則魯國不當鼓于社矣且日食雖有鼓于社之禮又未聞有用牲者今魯國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是僭也是妄

作也此春秋之所譏也

伯姬歸于杞

凡內女書歸者皆有謂也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伯姬若桓公末歲所生之女則于今殆二十有餘歲蓋已失時矣公既娶而后嫁之何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去年秋大水今秋又大水以其災之甚而思所以息之故鼓用牲于社于門也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禱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已爲宣王之變雅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以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且爲曹羈謀也魯使大夫聘皆書如者春秋假魯以託文凡聘皆非禮之正故志其非王事而出境爾若有故則書故葬原仲逆女之類皆兩罪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伐戎者何爲曹羈也然戎之病我非一日也費誓曰

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春秋以前已爲魯患矣入春秋以來隱二年公會戎于潛秋公及戎盟于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然則戎之害中國如此今公伐之雖曰有名非禦戎之道也

夏公至自伐戎

公自春伐戎及夏而歸故書至以危之

曹殺其大夫

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夫諸侯之卿雖有上下之殊

春秋集註 卷十一

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以周禮攷之皆不過大夫之位故總謂之大夫凡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故欒盈以士句爲王之守臣管仲以國高爲天子之二守晉景公請以驚冕命士會將中軍而周景王以爲鞏朔未有職于王室是知春秋之世諸侯雖僭而命卿之制猶有先王之舊焉夫旣以天子之命佐其國立其朝則其生殺之柄乃天子所持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之文而書諸侯殺其大夫者以刑不上大夫大夫有罪則當請于天子而聽命焉諸侯不得專殺也且諸侯之臣其名字見于

經者必大夫也但書某國殺某則知其大夫矣安用
更書殺大夫耶其必書之者乃所以著其不當殺也
五霸桓公爲盛而葵丘之會著明天子之禁其四命
曰無專殺大夫五霸已爲三王之罪人然桓公尙克
如此況王道之行諸侯敢專殺哉況罪不至于殺者
乎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
秋不顯其名氏惟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爲萬世之大
戒也凡殺大夫稱國者疚在上也明其君之專殺也
此年曹殺其大夫是矣稱人者亂在下也見國亂無
政而眾人擅殺也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矣其大
夫書名氏者各著其事其有罪者定以爲世戒其無
罪者或昭其節使不可朽或矜其不幸殞身使人求
所以免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已霸矣其伐徐不主齊何也齊不主兵也齊何以
不主兵此舉爲曹伐戎也曹者宋之屬也戎卽徐戎
也齊侯因命宋主之聖人因而書之其意深矣夫諸
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今齊爲霸國而謀伐

徐爲其事小而用兵寡因使宋主之則是人自爲政
殆與諸侯無霸無以異矣天下之事其有變微而損
大者此類是也故春秋因伐徐一見之徐蓋自是服
于中國論者以徐楚吳越皆本夷狄非也徐伯益之
後楚祝融之後吳泰伯之後越大禹之後而諸戎皆
四岳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王室與中
國之君等耳但見王室卑弱自以遠于中國王靈不
及皆僭名號故徐首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又後皆稱
王與夷狄無異是以春秋亦因以夷狄待之蓋惡其
僭也

春秋集註 卷十一

十二四朔 箋書
約圖刊本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公兩年之間日再食此不復伐鼓用牲者知其非
禮無益也

春秋集註卷十二

宋鄆縣高 閱抑崇撰

莊公五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柅伯姬于洮

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柅復來與公會其迹
幾與文姜齊襄無以異矣此書公會柅伯姬于洮若
在柅史則當曰夫人姬氏會魯侯于洮此書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若在齊史則當曰公會魯孟姜于禚
矣互文求意則其事可知也

春秋集註 卷十二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二也十三年北杏之會稱人十
五年鄆之會不稱公而去年伐徐之後猶以宋主兵
故穀梁謂此盟爲授之諸侯也授之諸侯者齊桓得
眾也左氏謂陳鄭服也然則前此猶有未服者矣至
是諸侯之至同幾王室同攘夷狄故書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大夫不交諸侯諸侯不行使乎大夫今公子友往會
他國大夫之葬蓋私行也魯人聽其出故同出使之

文而繫之葬原仲以重其罪按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其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者明非國事乃季子之私行也

冬杞伯姬來

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此書杞伯姬來在杞史則當曰夫人姬氏如魯也此書夫人姜氏如齊在齊史則當曰魯孟姜來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莒慶來逆叔姬

春秋集註 卷十二

二四朔 約國刊本

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莊公之女也伯姬歸于杞不以叔姬娣而以適莒慶者卑杞故也亦有嫌焉云爾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爲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莒慶已爲大夫而與魯爲婚越境逆婦其非禮可知矣不曰逆女而曰逆叔姬者以別卿爲君逆者也慶不氏者莒小國無命卿蓋與齊高固異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治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則其卑弱可知矣杞二王後而稱伯者當是

齊侯以疆大致霸主盟故一時皆尙疆右大于是弱
小者皆降號以從列次之位也使大國下小國則齊
桓不能故以國之大小爲次或降而稱伯稱子春秋
悉志之以見亂先王之制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公何以會齊侯于衛地曉衛侯也曷曉
之初爲邊牽子頹犯王而不克奔衛衛興兵反犯周
立子頹逮鄭虢納王之後衛不謝王王命齊侯伐之
齊侯請會衛侯于城濮曰有王命盍謝以紓討衛人
不聽明年遂與之戰

春秋集註 卷十二

三四期 穀書
約圖刊本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王子頹作亂奔衛衛受亂臣又與兵助頹犯王而齊
爲霸主不能奔救及鄭虢既納王王乃使召伯廖錫
齊侯命使討之齊侯既曉衛而不從于是乎伐衛曰
伐之者討得其罪也以衛反齊蓋惡衛也猶曰衛人
爲志乎此戰云爾然齊人與衛戰既敗衛師數之以
王命矣乃取賂而還嗟乎齊侯以能尊王室霸諸侯

而所爲乃若是是與衛無異故既書伐又書戰悉貶而人之所以惡齊也凡敗皆稱師此獨稱人者重衛罪也凡伐不日此獨書日者齊人兵至之日衛人俟其至而卽與之戰以是日而戰以是日而敗績是以春秋謹而志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夷狄加兵于中國而書伐者罪中國之不自正也前此稱荆人以其來聘能以禮自進也今復伐鄭創痍中國故復書荆以賤之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宋使微者救鄭而公親往會之者以齊來召師公不敢不親之也凡書救者皆善之善之則公雖與微者會亦無嫌也夫以夷狄伐中國而諸侯能相率救之雖不由王命是亦變之正也

冬築郿

歲饑而興役無愛民之心也凡邑書城不書築築郿者以凶年造邑而欲其固雖驅民于死地不恤也是

以春秋志之

大無麥禾

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見人力不盡農事不修魯不修其國政非天災使然

臧孫辰告糴于齊

大無麥禾舉國無也民饑甚矣于是告糴于齊告糴者貨取之也非所謂求焉者也非所謂乞焉者也彼此之利也不曰如齊告糴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吾情雖急而彼之得否未可知故但

春秋集註

卷十二

五十四明義

約圖刊

書此之告糴以譏任國事者務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夫務農重穀節用愛人則倉廩實矣不知爲此至于饑而憂之亦末矣魯人悅其名而以救急拯危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素無儲蓄爲罪蓋公卽位二十有八年矣國無儲蓄之備一無麥禾遂告糴于鄰國曰非其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修舊曰新馬閑曰廡其曰延廡者延之爲言長也以馬多故廡長也昔廡焚孔子退則曰傷人乎不問馬

蓋魯侯僭乘天子之車備十有二閑之馬聖人不敢
斥言之也是以特因其修舊而書以譏之且去冬大
無麥禾民將轉徙于溝壑今又新延廩廩有肥馬民
有饑色是重馬而輕民也何以爲民之父母

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以爲討而書侵者
不可罪他人之不救而遽加之以兵也

秋有蜚

蜚之爲物行水水竭行草草死此非所宜有而有也

春秋集註卷十二

六十四明歲書

約圖刊

春秋書之以紀物理之變物理之變如此則人事之
變固有不可量者此亦戎狄居中國之象也自此中
國不以爲怪故一書而不復書如鸛鶴之類今中原
皆有之蓋始于春秋之時古者橋踰淮而化爲枳今
淮宋之間橋大如柑乃知物理之變殆不可測後世
之事古人不能知者眾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其國既亡其夫旣沒婦人有歸宗之義而魯不能安
恤遂歸于鄰故聖人書其卒以憫之且存紀以罪齊

也嗚呼齊滅紀以自強雖得志于一時而聖人罪之則其惡流于不泯紀見滅于強齊雖無告于天下而春秋存之則其志伸于無窮

城諸及防

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廩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次于成

春秋集註 卷十二

七十四朔讀書
約園刊本

齊人之降鄆蓋盛兵以震服之魯是以警備而次于成此在易所謂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也不稱公不稱師直曰次于成者伏戎而微之不敢自肯于齊故也齊魯之結厚矣而于此不能無危疑者非德信也夫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紀之附庸也齊之滅紀二十有五年矣而鄆猶見者義不屈于齊故也齊侯肆其兵威而力取之故不書鄆降而書齊人降鄆者明非自降也不書滅者服

屬之以爲附庸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齊人降鄆而後葬紀叔姬與紀侯大夫其國之後齊人葬紀伯姬同意皆所以罪齊也夫叔姬亡國之婦自卒之後停殯于鄆踰歷九月今始克葬聖人憫之故紀雖滅矣復志其葬復繫之紀不以鄆易紀也春秋之于紀其致意之深如此蓋先王之建國非他人所可滅而齊亦不得滅人之國故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志也

春秋集註卷十二

八

國朝藏書
經部刊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五年六月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已爲非禮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日食則知其非禮而弗爲矣今又舉而行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及者內爲主遇者無人君相見之禮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齊侯將伐山戎道由魯濟公于是乎出而逐之故書曰遇若邂逅相值然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燕人求救于齊齊侯伐之是攘夷狄也而
經無異辭何也齊侯既霸而王室有子頹之難不能
奔命而坐視鄭虢之納王乃越于里之險爲燕開路
是徒欲耀威武于山戎以誇示遠近爾既又自多其
功謂與三代受命無以異而晏然欲以封禪爲事聖
人惡其強僭而無尊王之心故同侵伐常例書之又
貶魯書人以抑之謂其功不足揚也以此爲坊而後
世猶有開邊拓境好大喜功者如秦皇漢武實萬世
之龜鑑也

春秋集註 卷十二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文王以民力爲臺而民歡樂之今遠築于郎是不與
國人同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在隱時書侯而此稱伯者衰弱之甚也前此未嘗
書薛之喪而此書薛伯卒者爲下築臺起也故略不
書名與葬

築臺于薛

薛雖魯地亦近于薛薛伯方卒而魯遽築臺以臨之

蓋其用意遠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伐山戎得其捷侈然自以爲功因來誇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始伐稱人此稱其爵者方其伐戎過我固已貶之此獻捷而稱人則疑若微者故持書其爵以誅齊侯矜功威魯之罪此春秋大公之義也

秋築臺于秦

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之閒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

春秋集註 卷十二

十四明鑑書 納園刊本

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旣爲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庶也當是時虜父執國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爲公游觀之娛公亦爲其所惑而不自知也可爲後世戒

冬不雨

凡不雨必踰時而後霽今一時不雨未爲災也以公一年而三築臺明年又城小穀故其中間特書不雨以見意蓋公暮年興役不已而災異數至故書以爲

戒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邑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先儒以爲齊邑
魯爲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
且公雖感齊侯之私豈肯爲管仲城邑乎彼殆見昭
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故有此說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
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春秋集註卷十二

十二四期後書

約圖刊本

齊侯請會于諸侯將爲鄭謀楚而宋公請先相見故
遇于梁丘宋公序齊侯之上者地主也用兵則以主
兵者爲先會盟則以主盟者爲先若相遇則以地爲
賓主皆非其地莫適爲主則序以爵而已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僖叔也左氏具載季友殺叔牙之事攷之于經全
不寓微意且公既有子何必問後正使問後而叔牙
輒以慶父對若公以爲不當立則自不立爾何至于
殺叔牙耶殺叔牙而反使慶父執國政此又何理耶

況此去公薨尙遠豈公臨終之事耶公毅謂將弒莊公此又無謂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爾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公孫得臣得臣之後則有叔孫僑如僑如之後則有叔孫豹豹之後則有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聖人謹志其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書薨于正寢以明莊公得其死所非有他也且君病必居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所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閭門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而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奪易之禍何由而興哉不謂之正寢而曰路寢者天子有路門蓋路寢之門也又因著魯之僭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新君未踰年稱子今莊公薨般既立不幸而卒故書子般卒與襄三十一年書子野卒同義三傳皆以爲慶父所弒攷之于經全不寓微意而所書正與子野

同若以子般爲被弑則子野亦豈被弑乎惟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則既書子卒卽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蓋文公旣薨子赤爲宣公襄仲所弑而弑君之賊又自立矣姜氏不能容自歸于父母之國聖人不名子赤者以其被弑不忍名之與成君同也若書其名則與自卒者無以別矣或以爲先君未葬則名文十一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以先君旣葬故爾是不然景王旣葬矣王子猛之卒何爲而名乎豈有天子未踰年則名之而諸侯反不名乎以此驗

春秋集註 卷十二

十三四明藏書

一約園刊本

之子般子野皆非被弑而子般特以哀姜慶父之故疑若爲其所弑爾或實爲圉人華所弑因而歸咎于哀姜慶父未可知也春秋別嫌明微而深辨乎疑似之際豈有實弑其君而全不寓微意乃區區曲爲叔牙季友諱乎必不然也

公子慶父如齊

若以慶父弑君而出奔則聖人豈不著其出奔之罪乎乃知此非出奔也蓋莊公旣薨子般又卒繼嗣未定慶父雖有僥倖之心而身爲國卿加以公子之貴

寧有嫌疑之避于是如齊告難蓋以桓公始霸謀定其君及自齊歸魯已立閔慶父始有篡弑之意故明年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而仲孫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

狄伐邢

此爲齊侯救邢而書也亦見中國之衰蓋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自中國不自正故也

春秋集註卷十三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者上不受于天子內不受于先君不正其始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皆善之也然以狄之強而將卑師少豈能救之此必齊侯親往但以逼于管仲畏簡書之言非

春秋集註卷十三

一四明嚴善約園刊本

有實救之心所以無功而還故春秋存其善意而書人以譏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而葬者亂故也臣子既不能事生又不能事死兩失之矣勝敵克亂曰莊此又臣子私諡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及者內爲主公特爲此盟者以齊侯爲受命之霸也諸侯之仰霸者蓋欲以託社稷也閔公以幼冲新立而慶父通乎君母勢傾公室國人洵洵思得忠良以

平內難故居喪特出爲落姑之盟請復季子季子之歸否制在齊侯故也

季子來歸

季子謂誰公子友也友名也季字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凡人臣出奔而反國則書曰歸或曰復歸經未有季子出奔之文而書來歸何也凡奔云者負罪以出迫逐而不遑暇之辭也今魯國連喪二君當凶禍艱難之際季子以貴戚之重違而去之是之謂全身遠害求援以庇國旣而國人以慶父之故思得賢公

春秋集註 卷十三

二四 明叢書 幼園刊本

子以輔幼主視公族之中惟季子託辭以出若愛其生以有待者魯人惟恐其不歸故公與齊侯盟而請之其書來歸者所以變乎歸之文又變乎復歸之文也旣歸而遂以國政付之是其委任亦不輕矣惟其委任之重所以沒其去國之因而責其後效聖人特字之而不名又不稱公子者見季子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則所以望于季子者重矣然季子旣歸乃託親親之故卒不能平姜氏之亂討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吾君明年書公子慶父出奔

莒夫人姜氏孫于邾以著季子徒然來歸無補于急
難大失國人之望是以變文書來歸者亦所以責之
與內女被黜而歸者同

冬齊仲孫來

此齊侯既復季子因使仲孫來窺我非使于我也故
不書齊侯使而止書齊仲孫來所以嘉仲孫而譏齊
侯也譏齊侯有窺魯之心失霸者之義而嘉仲孫能
俾齊侯務寧魯難有全魯之功故特書字以褒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春秋集註 卷十三

三十四朔義書
一綱圖刊本

陽小國也齊侯迫逐而遷之以其恃強而兼弱也故
貶稱人陽自是不復見矣故不地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刺不能三年也庶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禘諸侯
禘而不禘禘者天子之祭魯不當禘也然成王賜天
子之禮以享周公而先公因僭用之過在前世聖人
不一一追貶但因事書之蓋魯國常事不可勝書故
也今以周公之禘禘于莊公已爲非禮又況當喪而
祭乎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

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爲然哉禘大祭也故于是譏之然閔公幼弱何知焉聖人書此以著季子之徒執國政者之罪也雖然此特用其禮物耳非有追配審諦之事言禘于莊公不言莊宮者以三年之中未可以宮稱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不地者著其被弑之微意也不書葬者見無臣子也弑君而不討賊何臣子之有昔季子對莊公之言曰臣願以死奉般般死而季子出復歸而相閔公

春秋集註卷十三

四十四朝禮書
約國刊本

公又被弑于此見季子之歸不能平內難適所以召弑逆之禍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夫人姜氏與公子慶父此二人者實弑公也夫季子者閔公盟而歸之以爲國卿正爲姜氏慶父故耳季子專魯國之政足以有爲今已踰年旣不能防閑其君母稍治慶父之罪而反召弑君之禍又不能率魯國之眾以討弑君之賊乃縱之使逸故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

莒者非特善姜氏慶父之罪又以見季子孤國人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責季子不能全閔公而嘉其能立僖公嗚呼是不忠于前君而自結于後君也豈賢者之所爲乎又謂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是尤不然人臣之義莫大乎爲君討賊故曰大義滅親今季子于慶父親也而子閔公則親而又尊者也慶父弑閔彼尊尊親親之義已絕矣苟能誅之則尊尊親親之義兩得之舍慶父而忍乎閔公是尊尊親親之義兩失之也棄兩得而從兩失賢者之所爲果如是乎

冬齊高子來盟

魯難繼作齊侯不修霸主之義警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使于我也而高子乃能因事制宜勉其君子霸遂與魯盟以定嗣君之位故于其來盟而稱高子善其能恤魯且得奉使之宜從義不從命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遂爲狄所殺而此但書入衛而已何也聖人不與狄殺衛君且爲齊桓起也國人立黔牟之弟公

子頑之子申蓋宣姜所生也是爲戴公戴公繼卒遂立其母弟燬是爲文公

鄭棄其師

狄既滅衛諸國皆震鄭伯遣師禦之而將非其人師久而潰故書鄭棄其師者惡鄭伯也鄭伯有其師而無其將將者人之司命也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適使之至于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人當自罪爾而

春秋集註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屬之以民乎觀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觀此則非師之棄鄭鄭棄其師也鄭伯輕授高克將權自取此禍聖人不罪高克而直書鄭棄其師以爲後世人君之戒

春秋集註卷十四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者上不受于天子內不受于先君不正其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前書狄入衛而不書救衛此書救邢而不書狄伐邢以見三國之師非爲救邢而興也本欲救衛也方狄

春秋集註 卷十四

一四 朔 禮 書 約 國 刊 本

伐衛齊侯合宋曹之師將以救之而駐師不進次于聶北聞狄已滅衛乘勝伐邢于是乎救邢此所以先言次而後言救也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其志怠矣夫齊侯能攘夷狄而霸諸侯閔元年救邢稱人譏其無功也且見齊獨救之狄不畏也今書師是帥諸侯之師以救之帥諸侯之師救之者期于必救也而書次見其救難不速也救之不速者責其師可以救而徒爲聲援而已遂使衛竟爲狄所滅而邢亦不能自固是齊侯徒志于義而已矣雖然齊侯進

師之緩固爲可貶或不終救之則狄人貪林不知紀極其復能存之于終亦不可謂之無補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見三國之師救邢又無功也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安其邦豈至于遷乎邢衛皆以夷狄外侵國破而遷許以介乎鄭楚之間遂至于四遷蔡則迫于楚而遷也此書邢遷者見齊侯以三國之師不能速救致邢畏狄之難而自遷則狄之強盛而中國之衰可知也

春秋集註卷十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齊師宋師曹城邢

此著邢人已遷而三國之師因爲之城蓋善之也亦見齊侯雖有恤鄰之意曾不若救之之速故復列三國之師以譏之且始不能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莊公欲娶姜氏汲汲惟恐不得既不正其始失夫婦之道不數年間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

也故召之至于夷而殺之而以之歸夫弑君之賊雖人皆可得而誅之而魯以臣子不得討則齊侯殺之爲是此霸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故聖人不罪齊侯之殺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而莊公娶仇讎淫蕩之女以禍魯國又不待貶絕而可知也然齊侯殺之雖是而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者罪齊不當取其尸歸也不言以喪歸者不成乎喪也雖然夫人義已與魯絕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卽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春秋集註 卷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人代鄭

夷狄加兵于中國謂之伐者以中國不自正故也荆
目莊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
年伐鄭皆祇書荆荆本子爵僻在南荒不從中國政
令而猾夏不恭敢僭大號故夷狄之也莊二十三年
書荆人來聘蓋周室微弱而蠻荆敢與中國交聘諸
侯不以夷狄待之而待以中國之禮聖人因書之曰
人非進夷狄也所以懲中國諸侯也然猶君臣同辭
無復尊卑之辨二十八年荆伐鄭猶前志也此年書

楚人伐鄭則見其地廣兵強暴橫難制自是至一經之終不復稱荆矣然終齊桓之世惟祇稱人而不得與于中國之盟會者爲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卒于是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至秋則書宋公楚子會于孟教宋公以伐宋楚于是乎始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冬告捷以威諸侯聖人復書曰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貶其爵又稱獻所以抑其強也自晉文卒復有事于中國皆稱

春秋集註 卷十四

四 四 四 明 藏 書 約 圖 刊 本

其爵以明中國夷狄盛衰之漸惟貶而稱人者各隨事以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三也此會爲衛城楚丘因爲鄭謀楚也公雖以喪行亦一時之權也諸國皆君則邾人必非微者以其受姜氏故貶而人之然邾受姜氏莒受慶父公不請于會以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人以哀姜在邾故成虛巳以窺魯哀姜既誅邾知齊魯之交合將歸其戍公往要而敗之何以知要而敗之曰無伐邾之事而敗邾于邾地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挈

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眾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于興師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夫弑君之賊豈得以親親掩之乎久稽天討一至于今乃慶父聞哀姜已死欲復歸魯魯人不可乃自縊遂致莒人持是興師而來以責賂于魯

春秋集註 卷十四

五十四 明報書

約園刊本

夫莒受亂不執固異乎蔡人殺陳佗者矣又復責賂不已信有罪矣公子友既不能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退乃遽出師以敗之又獲其大夫以償之挈者莒子之弟獲挈者所以絕公子慶父之賂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特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凡諸侯戰而死曰滅生得曰獲而大夫生死皆曰獲者以存之殺之皆在得之之後故也凡獲人之君與其大夫及其見獲者均爲有罪其間曲直之義則各存乎其文凡小國之大夫不名事接于魯則名詳內也郟我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齊人殺哀姜而以之歸今歷二時魯不迎其喪者以夫人與弑閔公義欲絕之故也僖公新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故請而葬焉此所以喪至自齊也然哀姜豈可復配宗廟哉魯以臣子不得討齊以霸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之至而特去姜以絕之

春秋集註

卷十四

六十四明識書

約圖刊本

于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何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者蓋與齊侯同弑其夫也弑夫之罪重雖臣子得絕之矣故全去姜氏今此與慶父同殺其子其罪稍輕終不以子故讎母惟霸者得行爾故止去姜而存氏若姜氏皆去之則是弑夫殺子之罪均故存氏以別之也然則春秋者信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此會權之諸侯城之以封衛也而不繫之

衛者衛爲狄所滅不能保有故也然其辭若魯獨城
之何也齊侯之與諸侯會于陶也以攘夷狄尊中國
爲盟主閔二年狄入衛而齊侯不能救致衛爲狄所
滅衛亡踰年然後率諸侯城楚丘以封之而齊侯乃
自以爲功雖衛人亦謂齊侯于我德莫大焉聖人書
之曾無異于常諸侯者蓋惡其盟之無信救之不速
今雖有存亡繼絕之善然天子在上而諸侯輒敢專
封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以城之皆王法所不容也
故但書城楚丘而齊桓之行事可見矣宋子魚曰齊
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
桓之封也然則爲齊桓者如之何則可狄人卽逐請
命于天子而城之旣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
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齊桓之德在其中
矣詩曰王命仲山市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而經營四方乃
人臣之職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魯人以姜

氏得罪宗廟不敢從夫之諡遂循文姜之例別諡曰
哀嗚呼是不若不諡之爲愈也聖人書此以罪魯之
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于經以三傳及孟子攷之晉實主乎伐虢而
春秋以虞爲首何也貪賂忘親以師導晉爲之前驅
故聖人以虞首惡也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正著
其恃眾以凌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虢之所保下
陽舉而虢亡不待隕其社稷也蓋虞不假道則晉不
得逞下陽既喪則虢遂已亡聖人作春秋書鄭伯入
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而不書滅虢
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四也江黃者楚與國也二國遠
小而僻陋今來定盟則楚失其援矣始來服齊齊侯
不以遠小僻陋而忽之遂爲之合諸侯則此諸侯宜
皆會也然大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齊宋大國之
君而盟遠國之微者則諸侯不必皆至著齊侯之信

而服楚之象見矣

冬十月不雨

萬物需雨以生需雨以成一時愆亢猶有所損況不雨幾于彌年則其災可知此書首月以見一時不雨而僖公已爲之憂矣

楚人侵鄭

貫澤之會江黃皆至則齊已強而楚人失援矣此書侵鄭楚人懼也懼而侵鄭者何楚失江黃矣能爭鄭猶可抗齊也以是見楚人欲與中國爭衡也惟不得

春秋集註卷十四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鄭是以服于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一時無他事惟首月書不雨見終春猶無雨也

夏四月不雨

自去冬不雨至于今而不霽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而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
連于首月總書之見其爲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爲念也

徐人取舒

凡國不言取此舒國也而曰取舒取舒之後復有舒庸舒蓼舒鳩之類皆羣舒夷落雜居江淮之間者當時夷狄無城郭宗廟社稷之守故但以取爲文詩曰荆舒是懲然則舒與荆同爲中國之患徐人欲與中國盟會故取舒以自効厥後齊侯爲牡丘之會蓋爲此也

六月雨

此記不雨之終也且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爲可喜國之

春秋集註 卷十四

十四明證書 約圖刊本

大事不可不書亦見僖公憂喜在乎民也夫所謂王者豈能使陰陽無旱潦哉知以斯民爲憂而已故歷書之以見急雨之意焉所謂務農重穀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九合諸侯此其五也齊將伐楚旣得江黃二國其犄角乃爲此會以諭諸侯故曰陽穀之會齊桓端委摺笏而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蓋江黃再會而不會可以大舉伐楚也故但書會而已又異乎貫澤之盟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而江黃獨不與

焉安知其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也此用兵之法自召陵退而執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諸侯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凡魯道大夫往他國盟則曰蒞盟此蓋公有他故不與乎陽穀之會故使上卿如齊蒞盟也亦足以見齊桓寬政優簡于諸侯矣

楚人代鄭

春秋集註 卷十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伐鄭者懼齊也凡謂之伐必有辭焉知齊之定伐故有事乎鄭以拒齊也楚以夷狄連三歲加兵于鄭欲與中國抗衡則中國之衰可知已齊桓豈可已哉于是明年諸侯大舉伐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此齊侯大舉伐楚所以攘夷狄而尊中國也曷爲而先侵蔡乎曰侵者無名興師也齊侯欲攘夷狄尊中國經營馳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爲蔡姬舉

哉今以伐楚會諸侯則諸侯之師實爲楚勦而齊侯
以爲蔡先附楚不與中國盟會者二十有三年乃先
加兵于蔡聖人罪其行事之迹殆若怒蔡興師而因
以及楚爾故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蓋明其以蔡故而勤諸侯也以蔡故而
勤諸侯則是一人之私而非天下之公舉也是之謂
齊桓之譎但以伐楚之名正而掩其譎爾聖人實書
之見私欲之爲害如此然予其爵者正爲下文遂事
起也以蔡國區區嘗困于楚而諸侯之師遽及其境
彼何恃而不駭且潰乎蔡侯以是忿齊終身不與中
國盟會雖然諸侯守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
之效死而勿去可也今兵一及境而民遂潰散則君
之不能守其民可知矣沈潰莒潰之類皆是也書遂
者著齊侯怒蔡興師因乘諸侯兵力以伐之不由天
子之命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
齊侯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而伐之也然楚
乃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夏天王不能治而齊
侯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而天下不胥爲左社

者乃其力也聖人于齊侯滅遂之後用兵侵伐皆貶
稱人至此稱爵者予其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也是
舉也非止八國之師也蓋自陽穀之後小國從令而
行故不復舉之自曹許以上乃書爾陘楚地齊侯以
師壓其境焉屈完所謂君之涉吾地是也是時楚國
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使屈
完來遂與之盟此見齊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此不書許男卒于師何也

春秋集註 卷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
于師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
矣曰卒者卒于其國之辭也新臣卽許叔也立四十
二年其子業立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此楚子使屈完來觀師而屈完因求盟于師也曰來
盟者彼欲之也見楚之服齊也雖然齊侯舉義師以
伐楚則當罪其僭竊王號侵滅小國也今反以包茅
不入昭王不復責之則其辭游矣蓋齊桓之行事亦

與楚相似故管仲亦不敢以此責之也義既不充辭又不勝故不敢決戰而許之盟也彼齊國佐如師陳袁僑如會皆書如而此獨稱來者外夷狄之辭也楚于夷狄最疆未嘗與中國爲會然屈完之佐楚子能從善服義知尊中國非特楚國之民安而中國亦被其澤焉故春秋特書其族如吾中國之大夫且見楚亦世官也然不曰楚子使者前此未嘗稱楚爵若此稱楚子是進夷狄也非所以攘夷狄也故專舉屈完與齊國佐不同

盟于召陵

屈完來盟于師楚志也不許盟于師而許之盟于召陵齊志也召陵去陘一舍耳齊侯退而盟之雖有諸侯之師不復與戰以禮楚焉故復書盟于召陵以明齊侯尚德不尚力也由此言之齊侯此舉求服夷狄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以避楚楚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焉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吾以是知齊桓晉文之攘楚皆求服之而不求戰勝也故

春秋子之

齊人執陳袁濤塗

案袁濤塗左氏作袁公穀作袁此從公穀

濤塗非有意于誤軍道區區爲陳之意則忠矣申侯
實濤塗于齊矣齊侯不之察賞申侯而執濤塗况楚
方受盟而退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于是
知齊侯之不可爲周公而爲三王之罪人也周公東
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今齊假道于陳懼以求免又
執濤塗故揚子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召伯述職
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侯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
塗其戮矣夫雄蓋得之此也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乃
齊及之爾齊所以及江黃伐陳者討其誤軍道之罪
也夫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
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故蒙上文
而人之蓋江黃小國例稱人若書齊人江人黃人伐
陳則嫌與江黃同貶故變文稱及蓋齊侯知此舉非
義諸侯不肯從故俾江黃二國伐之俾江黃二國伐

之亦齊侯之善經也何謂善經不以江人黃人伐楚
而以江人黃人伐陳者不以江人黃人益楚之怒也
愛江人黃人也此齊侯之善經也雖然伐陳非義也
陳人亦未肯服罪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侵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

桓會不致于此致者以其事功爲足乎揚也且師出
踰二時矣又以見諸侯之師正爲伐楚而起非爲侵
蔡也深觀齊侯伐楚之舉或美或惡而可以知霸者
之雜矣

春秋經傳卷十四

十四國朝藏書

約圖刊本

葬許穆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齊侯大舉諸侯之兵假塗于陳陳人病之不欲其復
過我國使之循海而歸則齊侯之不修師律可知矣
乃反執陳之大夫又及江黃加兵于其國今又大合
諸侯之兵歷其境聖人于此不曰伐而曰侵者所以
深罪其無名也書公孫茲之帥師貶可知矣齊之首

惡罪不勝誅也陳人行成遂歸焉塗

春秋集註卷十四

十七
四
明
發
書
約
園
刊
本

春秋集註卷十四

春秋集註卷十五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僖公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聞者今至于相殺則人倫廢矣況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讒而忍殺其子也觀采芴之詩蓋可見其好聽讒矣然申生志安其父而陷之于大惡不

春秋集註

卷十五

一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無譏故甚晉侯則申生之譏在其中矣何則父子之間雖以恩掩義義有不可已者舍恩從義可也會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以義愛其父者也若申生者知恩而已非君子所貴也使申生能自直獻公慨然知自反雖居不安食不飽君子猶以爲孝也直而不勝逃而免難俟其自悟父子之恩猶可全也申生不知出此二者而爲賊獲之計其不智甚矣非特陷父子不義自是晉國大亂庶孽覬覦互相篡殺至文公始定迹其禍端實由此爾或曰世子實有罪則如

之何曰先以讒譖爲慮可也若不免乎疑則加溫辭以訊之勿盛怒以恐之使世子得盡其情可也世子辭盡而實有罪則亦教誨之而已若終不改焉諸侯則聽命于天子天子則大會羣臣于朝而顯議之羣臣有辨其讒譖則父子釋然無疑可也然以爲有罪必可廢則廢其爵位如堯之待丹朱俾終其天年以全吾父子之愛可也又何必殺爲夫爲人父而殺其子未有不由內寵者故春秋特書晉侯殺其世子以爲後世之戒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者不宜來也朝其子者不當朝也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尙幼穉又未嗣位如之何而勝朝乎若伯姬歸寧而與其子偕來則亦常事不書矣今特書杞伯姬來而繫之以朝其子蓋無故而來以朝其子爲名春秋別嫌疑與書子同生同意意在言外也

夏公孫茲如牟

按桓十五年牟人來朝蓋小國也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此書公孫茲如牟者直著其託聘使以圖昏左氏以爲娶是也蓋大夫非君命不踰境今以聘行則其出爲有名矣然小國不能自進于禮而我先聘之公孫茲雖可逃責于一身適自取卑辱耳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六也凡魯與一二國盟伐則有

春秋集註 卷十五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稱會稱及之異以辨起意之主若大會諸國盟伐皆盟主所召而往就之故悉不書及此書及者非內爲主也殊會王世子故不言會齊侯而書及也齊桓恃平楚之功坐致天王之世子故聖人不與齊桓之致世子而以諸侯會王世子爲文蓋王世子天王之貳也不可以並諸侯之列也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強而扶弱君弱矣則扶而尊之臣強矣則抑而卑之豈恃懲當時之變亂蓋將以明天地之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得而抗之且避不恭也然

而世子出會非王命也天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侯以爲議之于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王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如爲會以見世子使天下諸侯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其尊之吾從而與之盟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則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雖然諸侯不以王命而敢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此皆天王弱諸侯強以公義而脅天子天子以私慾而見制于諸侯君臣父子之間皆失正矣王世子位定是爲襄王而許男居喪出會則又覲文見義也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四十四明徵書

約闕刊本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霸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霸遂致天王而

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召世子至于召王則其斃不可勝誅矣凡諸侯期盟而往會者則書公會某人盟于某地蓋期會至而遂盟也若盟非前定則書公會某人而後言某日盟于某地蓋明既會而始盟也或問有他事則再言諸侯如重丘之類嫌盟繫于他事也今首止之會中無他事而再舉諸侯者董仲舒曰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會雖衰世之事亦變之正者彼善于此亦可謂之大矣是以書法如此

鄭伯逃歸不盟

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攘夷狄救中國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于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啟鄭從楚以基間中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于是鄭伯喜于王命遂棄諸夏外交蠻夷逃歸不盟陰與楚通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嗚呼若權輕重而言之天王之召私意也諸侯之盟公義也與其外與蠻夷通孰若內附中國之爲愈也故書

曰逃歸言義當留而竊去曰不盟者言可以盟而不盟所以深罪鄭伯也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則有日矣裁踰年而惠王已率鄭伯以叛之故知王室之不競非獨疆楚與諸侯之罪也周室實有以來之抑又齊侯之霸不知請命恃強而預王政所以惠王之與楚亦齊侯實有以致之上下相習煽而成俗謂之春秋之世而不復西周之盛蓋以此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陵夷至慎靚赧王之世共主不復興起矣雖名世大儒亦以王道說諸侯俾之自王不復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談周室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弦子奔黃以黃睦于齊藉以依中國也不名齊何楚人恃強逼而去之非弦子之惡其說未爲其國可復而齊侯雖霸不能救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嘗爲天子三公故稱公此晉人滅虞而曰執虞公者不與其滅也蓋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今虞已自滅晉人但執其君爾晉初以詐謀假道于虞以伐虢其意欲以兼取虞也虞國托于晉之側以虢爲捍蔽而其君庸暗不能辨晉之詐謀而貪其賄賂導之伐虢虢亡而虞見滅國滅而不知諫又不察至執而後省謂之執虞公可也聖人方罪虞以立萬世之戒若書曰晉人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則不見虞公之惡非春秋之義也故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此書執虞公皆罪虞也其人晉侯而爵虞者則又以明晉人之甚也甚者何虢保逆旅以侵南鄙猶可以爲罪賄虞而虞從之何罪而滅之人晉而爵虞非聖人孰能別之此之謂明微

六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齊侯會王世子子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遂與

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七年齊又伐之八年甯母之會遂不敢與盟而令世子聽命焉九年會于洮而鄭伯遂乞盟也噫諸侯之尊始于逃歸終于乞盟甚矣哉鄭伯之可羞也

圍新城

新城實新密鄭人新造之邑也鄭伯逃歸蓋王之意也從王之意不可伐也投鼠忌器之義也故鄭雖諛王意以與楚而齊當請王命以服鄭不當遽伐之此鄭人所以不服也鄭既不服乃以其非時城邑爲罪從而圍之聖人卽書圍新城以示義

秋楚人圍許

楚人圍許者所以救鄭也夫楚之所以敢背召陵之盟而與圍許之師者以天王撫鄭使背齊而卽楚故也齊侯不能以王命懷徠諸侯而自恃威強不有天子此所以使楚有圍中國之心而起救鄭之謀也

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以援鄭故諸侯釋新城之圍遂移兵以救之然則伐鄭未足以討罪救許不足以爲功徒勞民

而已爾齊侯誠能輔王修德以懷諸侯則鄭不須伐許不須救而諸侯之兵不動矣故春秋書此所以病齊也楚子于是乎還

冬公至自伐鄭

暴師三時而不以救許致者救許因伐鄭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此復發鄭者何齊侯以鄭伯求救于楚而不我服故又興師伐之不懷以德而類加以兵強暴甚矣書之曰人不亦宜乎

春秋集註 卷十五

九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夏小邾子來朝

隱公之時邾尙未爵曰儀父而已後始進稱邾子今邾翠來又得王命而稱小邾子矣于是見五等之號不復出于王者皆由齊侯之霸凡有邑者皆得以專封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陳袁濤塗怨申侯之反己于召陵也故勸之美城虎牢而以叛譖之及齊人伐鄭鄭將服齊故殺大夫申侯以說夫申侯賣鄰以自封欺霸以禍國此足以殺

其身矣然齊之伐鄭以逃首止之盟也今聽讒專殺大夫以說于齊則鄭伯失刑矣故殺稱國而大夫稱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七也齊侯伐鄭之意未已鄭伯雖殺申侯矣猶有懼心故遣世子以嘗試之齊侯背之故爲此盟以定之然而諸侯之心已不甚與于齊侯矣所以會四國而世子在焉見齊侯之盟已漸衰矣

春秋集註卷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曹伯班卒

曹僖公立九年不見于經其子班立是爲昭公昭公亦立九年詩刺其國小而迫無法而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然卒無患者恃齊侯之霸也其子襄立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罷盟而聘謝不敏也能事大國如此其恭僖公君臣之有道蓋見于此恨不移此以事天王耳

冬葬曹昭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八也王人者王世子之使也以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故使齊以求援也齊侯不盟王人此盟王人者何牢世子也惠王疾惠后主帶故齊會諸侯盟以牢之是以世子之使稱王人而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王室也曹伯居喪出盟覩文見義洮我地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伯乞盟

乞者賤辭鄭伯前此不盟者恃惠王也自逃歸之後屢遭兵革鄭不勝其敝而楚亦不敢與爭故先使世子與盟今以王人在會而王世子之位已定矣將何所恃哉于是自請與盟故書乞以賤之且著悔也夫楚爲中國患久矣而鄭先受其害也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又伐鄭二三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凡五伐鄭與中國爭衡自齊桓召陵之役兵不血刃楚自懾服然則鄭之爲

鄭非齊侯撫以德禮則鄭終不知反遂爲蠻夷之人矣攻之于經自此十七年齊侯小白卒楚人絕迹不復加兵于鄭則小白之功亦盛矣鄭伯曷可背齊而附楚耶故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旣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

夏狄伐晉

齊桓率諸侯以攘夷狄而秦晉不至亦不強致狄知晉不與中國之會故敢伐之其謂之伐則以晉不自正故也書此以見狄之熾而齊侯不救亦不害霸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明堂位言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于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今用七月者夏之五月也失禘之時矣而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故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獻子此時雖未見于經要之改用七月者出于後人之私意爾用致夫人者言不當用禘而致夫人也入春秋以來惠公夫人仲子以再娶而弗致于廟隱公夫人子氏以先薨而弗致于廟桓公夫人

文姜以夫弑而弗致于廟莊公夫人哀姜以殺子而弗致于廟閔公則未娶焉然則由閔公而上五世之廟闕夫人以配祭者多矣今僖公因禘于周公之廟而盡致之以不可悉志其姓氏故但書曰用致夫人豈非因審諦昭穆而皆致于太廟歟越禮妄作之罪可見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謂惠王以七年閏十二月崩今年正月諸侯會洮謀王室之難襄王位定而後發喪若然二月間位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綱目卷十五

已定矣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發乎此必不然或者去歲惠王疾不蒞政世子懼難而圖諸齊故為洮之會至是惠王始崩歟按曆七年閏十一月八年又閏十一月此雖置閏之失豈此年閏十一月王崩祕之至十二月乃發喪歟然聖人作春秋必據實而書之宜以經為正惠王凡在位二十五年不書葬者罪諸侯致宰周公會于葵丘而不會天王之喪不臣之甚也

九年春二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立三十一年世子茲父立是爲襄公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九也且齊侯圖霸內帥諸侯外攘夷狄經營馳驟出入上下二十餘年勞亦至矣然自服楚之後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戴天子興衰振廢以復文武之業前此致王世子于首止此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周公以宰兼三公固亦尊矣然非世子足擬故祇書在諸侯上其他王人亦然所以尊

王室也且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政于冢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及自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下會諸侯大義乖矣故聖人不予齊侯坐致天子之宰而以周公主會爲文也凡諸侯在喪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爲霸主當遏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齊侯所仗大義果安在哉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內女已許嫁而未歸者公自夏出會聞伯姬之卒
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復書諸侯者周公不與盟也攷孟子與穀梁所載葵
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不盟也以不盟
盟之也是以君子善葵丘之盟善葵丘之盟者非善
其不歃血也善夫不盟宰周公也觀五祭之辭是齊
侯所以約束諸侯者也聖人不使天子之宰反受諸
侯之約束故以諸侯自盟爲文又見齊侯自恃服楚

春秋集註卷十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功故敢致天子之宰以約束諸侯蓋襄王以危難
續嗣乃齊侯之功也因使宰周公來會以尊寵之觀
其初會之辭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則齊
侯翼戴襄王之事昭然矣聖人再書葵丘者詞意雖
然美之然亦實著周之極衰也使時君有宣王之資
能任賢使能則齊桓管仲皆吾中興之功臣也雖然
桓盟不日凡日者著不信也此盟在九合之末自此
不復有衣裳之會桓德淺衰諸侯日犯其盟而桓不
復能征之矣是以謹而日之

甲子晉侯侂諸卒

謝湜曰晉侯晉獻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五子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
獻公不道申生以無罪見誅奚齊以不正爲嗣非國
人之志特君意所欲耳于是里克內懷不平遂率平
鄭謀殺奚齊而立重耳也凡嗣君在喪稱子今奚齊
不稱子者非正也若直曰殺奚齊則嫌乎篡者而里
克之心在乎立正非若其他弑逆之比也故書曰殺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君之子蓋明里克之意不在奚齊而本在其君則
知奚齊非奸位見殺特以其非冢嗣之故國人不君
之耳聖人特立此義以罪獻公殺嫡立庶爲後世之
戒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以此
爲防後世猶有欲立趙王如意致戚夫人之爲人彘
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朝他國皆書如著其出境也若又有故則書故重
其罪也納幣觀社之類是矣春秋書公如他國者三

十五如京師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簡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著狄益熾也益熾者何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是益熾也益熾而齊侯不知問蓋略之也略之者非若楚之僭也以傳攷之溫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故狄滅之然奔衛不名者不與夷狄滅王畿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臣又見狄之強暴居然而滅溫密邇王畿矣齊侯可不治諸溫子乃司寇蘇公之後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集註卷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函刊本

晉獻公殺嫡立庶非國人之所欲是以里克殺奚齊特殺其君之子而已至于殺卓亦猶奚齊也而書弑其君者是里克之君也初驪姬將殺申生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之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以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也觀春秋之書里克見善人用心如天也殺奚齊不怨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得竊比以爲奸里克之心則是也其義則非也與

荀息同心輔卓使社稷有奉足矣又何必重耳哉荀
息者奚齊之傅也獻公病使荀息立奚齊而告之曰
士何如則可謂信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
言則可謂信矣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而輔之荀息立卓里克又弑之荀息死焉其
曰及大夫者但以其守信而死君難故春秋名之又
異乎孔父也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
也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也此言是矣于是里克不
鄭父以公子重耳之避嫌也乃與秦伯迎夷吾而立
之是爲惠公

春秋集註 卷十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前此書齊伐戎此書伐北戎又稱其爵者與之之辭
也然狄之害中國甚矣齊侯不攘而斥之北戎未嘗
入爲中國患而齊侯以許男遠伐之何哉春秋與其
伐北戎乃所以著齊侯無心乎中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何也奚齊及卓之立皆非

國人之所欲則里克之罪亦非國人之所憝也晉侯
初許賂秦伯里克平鄭而得入既而背內外之賂又
恐其復召重耳以爲己害故殺里克以自解本非討
罪之意故以專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得已而殺
之所以著夷吾之忘恩背惠如此也初里克欲以中
立祈免于死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
世子而死于此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爲人臣而不知
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秋七月

春秋集註卷十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冬大雨雪

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
建申建酉建戌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以此爲異

春秋集註卷十五

春秋集註卷十六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僖公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然則丕鄭父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故并書其名字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齊侯于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陽穀則非禮矣公稔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桓親見二國之事亦循其故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侯二君相會而使婦人廁于其間何以示兩國侍御僕從之臣乎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楚人伐黃

黃雖先屬楚前此屢從中國盟會及伐楚之役聖人雖不明書而以下文致之黃實與焉及楚滅弦弦子

又奔之故楚人以爲討而管仲旣死桓公霸業已衰不復能救是故君子憫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是月庚午朔不書朔因舊史也日食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中國之睦于齊也故舍夷狄而卽中國今楚人自去冬見伐而齊侯不救至是遂爲楚所滅滅弦滅溫皆不書伐而此先書伐蓋所以深刺齊也

春秋集註

卷十六

二 朔 禮 禮

約 圖 刊 本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狄嘗滅衛衛遷楚丘今又侵之衛保溫子也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觀狄之疆而知諸侯之衰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因魯往會而特著其臣子私諡之罪而陳侯居喪出

會視下文而義可知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衛爲狄所侵諸侯莫救于是衛侯因淮夷之病杞遂請齊會諸侯以禦之蓋將假此聲勢以威狄也是時王室有戎難而春秋不書者齊侯至是不復知有王室矣而杞以二王之後反獲諸侯之會以免淮夷之難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諸侯皆受齊侯之命同力助杞故公會罷而歸使公子友如齊蓋將爲杞城緣陵故也諸侯皆然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乃會鹹諸侯前目後凡也緣陵杞邑也不繫杞者杞不能自保其國也杞小而弱又以淮夷之故且二王之後故齊侯特率諸侯同力城緣陵將遷焉而不遷者城之力也故詩人頌僖公有淮夷獻琛之美然則服淮夷者齊侯也而獨頌僖公者國人之辭也

然城楚丘亦齊侯也反若魯自城之何也杞爲淮夷所病其國其君猶存而霸者能率諸侯城之固非不義之舉特以無王命而貶故猶可以諸侯道也衛爲狄人所滅不請于王而創建其國更立其君非制節謹度之道故不可以諸侯道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女子許嫁笄而字其曰季姬是以許嫁矣然不繫之鄆則是女而非婦未嫁之文也未嫁而及鄆子則是內女爲主也內女爲主與鄆子遇而使鄆子來朝者

春秋集註卷十六

四一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傳謂非行朝禮也使鄆子來請己也來請己者本非許嫁鄆子故也何休謂季姬許嫁邾子是己自是邾人怨鄆子兩國禍難不解蓋由季姬未嫁而所爲如此故稱及稱遇稱使以著其惡而鄆子之擇配魯僖之治家從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案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集解卷十六

五國明義書

約圖刊本

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

徐之無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季姬歸于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季姬嫁于鄆纔及八月而卒然所以爲鄆之禍甚酷

故春秋詳志之以爲後世之戒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此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

春秋集註卷十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猶未絕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

案此條從程端

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

姜能無嫌乎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師敗績

狄救齊

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

案此條從

春秋集傳卷十六

七經圖說書

列國刊本

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求霸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霸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

嘗列于其間宋襄既有求霸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霸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己之疆

擅執國君以陵躐諸夏亦已甚矣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鄆子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八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以人爲用也諸侯終則名鄆子不名史佚之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于勞民而已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夏郟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強陵弱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

齊秋集註卷十六

九

西明藏書約圖刊本

彙纂補入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言大者久且甚之辭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

續至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歸其君使爲我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案此

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

春秋經傳卷十六

十一國朝書約圖刊本

此戰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者史逸之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子卒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

義補入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罪諸侯之不赴難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侯夷吾卒

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

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

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

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春秋義疏卷十六

十一國明蒙書約圖刊本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又舉兵以滅之

抑又甚焉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

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是不有天子而導夷狄以伐中國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

春秋集註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人加兵于魯魯欲報之當請命于天子會諸侯以

同討其罪夫楚蠻夷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

伐親鄰之國乎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

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蠻夷恣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蠻夷恣其強盛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

春秋集註卷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蠻夷同伐之伸蠻夷之強屈中國之義罪昭然可見

矣

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

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之嚴如此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畏楚之強而來爲此盟亦報乞師之役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章補入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

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案此條從程
端學春秋本

義補
入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城濮衛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于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

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于此矣
案此條從趙汭
春秋集傳補入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楚自齊桓沒爲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

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于是遂霸諸侯也

衛子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
案此條
從程端

學春秋本
義補入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爲何禮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
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春秋集註卷十六

十五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爲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

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

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

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諸侯遂圍許

前目後凡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狄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罪中國不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正而輕受之耳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秋大雨雹

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

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蕩之不相

入則散而爲霰故霰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

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霸

不攘斥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

春秋彙纂卷十六

十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

年卻錡卻犇卻至是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故敢稱兵犯附庸之

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嘗爲鄰國所奪今復取之

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凡取人

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

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公子遂如晉

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

厚于晉而薄于周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集註卷十六

十六

四明叢書續園刊本

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
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出皆罪人也曰不有齊桓
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夷
狄乘之橫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爾是時二霸奮
起齊桓仗大義倡之子前晉文明大順和之子後內
率諸侯以尊王室以攘夷狄以安中國而皆謂罪人
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
曰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假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十九四朝叢書

綱目刊本

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爾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
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
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
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

子晉之勝也

案此係從黃震日鈔補入

癸巳葬晉文公

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案此係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

案此係從黃震日鈔補入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春秋集註卷十六

二十四朔變書

約圖刊本

公本事齊逮晉文霸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

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

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爲若是

案此係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

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

案此係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入

頃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集註 卷十六

三十四明鏡書
約圖訓本

春秋集註卷十六

春秋集註卷十七

宋鄞縣高 闕抑崇撰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先君未葬例稱子而文成定之卽位皆稱公何也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公雖上不受命于天子而內受于先君異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卽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春秋集註卷十七

一四 納國刊本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者臣子之事而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贈含禭之禮爾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具文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小心畏忌曰僖此臣子之私諡也詩頌僖公惟曰侯而已春秋例書公蓋臣子之辭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于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告于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朝于京師以士服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執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爲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使人卽命之非禮甚矣韓奕之詩宣王錫命韓侯也其辭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則諸侯之立必朝京師而受命可知矣

晉侯伐衛

晉襄欲紹文公霸業前年敗秦敗狄以其冒喪用兵非所謂以正伐不正也故皆貶而人之今衛侯以元咺之故文公之季年輒背晉而侵鄭襄公既祥遂告諸侯而討之據左氏又有朝王之實故春秋予其爵叔孫得臣如京師

公初卽位在衰經中未嘗朝王而王遣使卿來錫公命公于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

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由君不君故臣不臣得臣公子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

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貶而人之不亦宜乎且晉師未退而孔達遽報其伐雖曰有辭失事大之禮矣晉師于是入于戚而疆其田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襄初立公在衰經中使公孫敖聘之晉侯伐衛已入于戚公孫敖因往致禮焉凡聘禮必受于廟今非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七

三四 朔 禮 書

約 園 刊 本

其所故書曰會非公孫敖敢抗晉侯爲會也不書晉師之入乃所以深罪衛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春秋夷狄之君卒皆略而不日日髡之卒者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商臣弒君父自立惡逆甚矣人人皆得而誅之况楚蠻夷也中國當討其罪晉襄主盟中國不能奮中國之威以誅其賊而制其命聖人于此深惜之蓋當是時中國亂臣賊子往往而是是中國夷狄舉相似爾况楚僭竊大號自謂王子今書世子豈

以其誓于天子哉特以商臣世嫡當立而惡逆如此故聖人特正名爲世子其旨深矣且傷中國不能自正見楚之悖亂莫敢誰何者是中國無人故也

公孫敖如齊

聘晉歸而復聘齊蓋魯人于是兩事齊晉且圖婚于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直在晉故書晉之爵秦師忿以取敗書敗績以戰而敗故不曰敗秦師于彭衙又謹而日之所以均晉罪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周人卒哭而耐耐而易主是謂虞主既葺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自薨至今蓋十有五月矣非虞練之時而此方作主者猶未耐廟也猶未耐廟者欲躋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于其國中故也今經不書處父來魯魯

無亦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公立責魯背盟伐邾公雖居喪未朝天王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反使大夫盟以辱之未有躬朝其國而下使大夫盟之者是以沒不書公也凡大夫與公盟者若非彼疆迫我則但書人以明其非大夫之罪今晉實迫公令與大夫盟故特名處父又去其族以著其罪雖然此非專罪晉處父也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皆不能推明大義而以正理折之遽

自屈辱甘心受盟是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耶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盟于鄭地者聖人以此盟爲謀討楚也故雖晉魯二卿而與宋陳鄭之君抗盟猶以爵以卿而書之尙冀其奮中國之威以制蠻夷弑逆者之命也奈何實因衛人請成而爲此盟將復有事于秦爾故于伐秦乃悉貶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可以見一歲之望盡失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

無意于民念于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特祭也非時祭也以躋僖公故大其事也文公所以緩于作主意在此也夫僖公雖閔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公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以此爲防而摸儒猶有兄弟不相爲後之論夫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六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爾既授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漢儒迭毀之禮引宣昭兩帝爲昭穆猶知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帝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亦與閔僖無異而當時譏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帝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

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而漢儒例以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此妄也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爲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一不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二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惟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兒之命三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之己父子之禮則恥不爲四不可也徐遷曰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爾豈得故存哉卽如選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誥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

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肖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今春之戰秦以忿取敗則晉亦可以已矣爲晉計者不若復修城濮之事連秦伐楚討其弑君父之賊以光紹文公之業豈不善乎乃復據三國以伐秦報復不已殘民結怨況再舉兵而過京師此尤其惡之大者故貶而人之

春秋集註卷十七

八國朝政書

約圖刊本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固自有次第而所謂納幣者卽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內矣夫三年之內不圖婚聖人特于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之于國事皆當盡人臣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焉俾尊者而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幾其可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沈在汝南平輿縣未嘗與于中國之會若以爲服屬于楚而伐之則可伐之國不勝其多矣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夫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蠻夷弑君父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罪此可傷也已聖人悉貶而人之獨叔孫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也且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于濫觴書以爲戒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于春秋是乃深明管仲知爲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在己春秋不褒管仲之功其旨甚微非達識者孰能知之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顯政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于翟泉故赴于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于諸侯也未有采地故不志其爵但稱王子而止錄其名而已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于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絕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言雨螽與隕石同義皆天之應也

冬公如晉

三年喪畢乃朝于晉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晉人以往年無禮于公請改盟焉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爲公宜固辭乃復與盟我則非禮故書公及又謹而日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舉晉國之師非不眾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弒君父之賊哉直爲救江而已爾舍大罪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其亦不察于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聖人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

非仗大義之師此聖人深惜晉襄之不能有爲也嗚呼其旨遠矣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正書伐楚者二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繫之以救江學春秋者宜致思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三年喪畢不朝天王而朝疆國或執或辱事不可測是可危也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往也往不言逆女又不書夫人之至而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十一四朔叢書

約圖刊本

變其文曰逆婦姜于齊者譏公成禮于齊也公之圖婚喪制尙未終今之娶也又成禮于齊故沒不言公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爲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究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弑強臣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以此言之禮之于人大矣

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又可知也

秋姪人滅江

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張而處父之帥師無益于救適所以堅其敵耳故先儒謂之晉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事見漢五行志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則其見報乃其常情也書爵書伐曲在秦也秦至是能悔過矣故不復來報聖人取其能遷善此秦誓所以錄于書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垂隴之盟晉與衛成至是晉歸衛孔達故衛侯使來

春秋集註卷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舊好也且文公之時僖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衛使甯俞來聘異姓則秦伯使術來聘蠻夷則楚子使椒來聘惜乎文公不能繼其業此其可責也俞卽甯武子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際能彌縫以全君故孔子謂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故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惠公仲子以再娶始僭然尙

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于僖公爲母而直以夫人之禮薨之者以天王成之爲夫人故也魯禮之變自此始而妾嫡之分遂亂矣後世不知此乃有母以子貴之說甚至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諡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不稱天王者以天王之尊而成人臣之妾以爲夫人又加厚禮焉亂天倫失天理矣故去天以示無天道也夫風氏僭稱夫人久矣天王當正其非禮之罪今反成之爲夫人非重貶王則無以知其非也含不及殯故言歸既含又賵故言且惟明知其不及事而特使歸之以示恩故不書來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諡焉實書以示譏也夫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續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明甚大失春秋之旨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妾母而稱夫人小君天王不能正之反使榮叔歸舍且贈亦已厚矣今又使卿會其葬恩數有加焉可謂無天道之甚故再不稱天以深貶之既葬始來會又見其不及事也

夏公孫敖如晉

聘也王舍且贈矣又來會葬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待貶而見也

秦人入郟

郟楚屬國也初叛楚卽秦既又叛秦歸楚故秦人入之後遂爲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郟而郟都聖人書秦之入郟所以深罪晉襄之棄秦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所以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問其弑逆之罪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立三十四年其子錫我立是爲昭公

春秋集註

卷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秋集註卷十七

春秋集註卷十八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文公二

六年春葬許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使行父繼舊好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孫公孫無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爲氏季氏自是世執魯國之政

春秋集註 卷十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季孫行父如晉

問晉侯之疾也故求遭喪之禮以行移此心以事天王則魯可以爲政于天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立七年晉人以太子夷臯少欲立長君遂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將以爲君既而不果乃立夷臯是爲靈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卿共喪事非禮也因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此二事也而連書之何也曰晉射姑出奔由晉殺處父也晉殺陽處父則射姑何爲出奔曰射姑殺也射姑殺則何以稱國曰君漏言也初晉襄公欲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乃謀于陽處父處父謂趙盾能且曰使能國之利也襄公曰諾旣而公謂射姑曰吾欲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及襄公沒處父主境上之事射姑閒晉之喪使人殺之夫君不密則失臣春秋之作所以明微處父本爲國舉能而其見殺實因襄公之漏言故以專殺大夫之例書所以儆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昔宋太祖誠江夏王曰凡事皆應謹密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豈知此耶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亦所以釋上累也按二年及晉處父盟以其抗公也故不書族以貶之此書陽處父則以明其無罪異乎宋山矣射姑奔狄是自棄于中國也射姑者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曰告月常月云告朔告朔者諸侯受一歲朔政于天子藏之祖廟每月朔告于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又謂之視朔必受之于廟者孝子歸美不敢自專故朝于廟而告之曰廟云者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感月始而朝之也至閏月則雖有晦朔而無時令可察惟朝廟告月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則是常告也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故不復告月則不成朝廟之禮矣猶者幸其不遂已之辭也苟知朝廟之禮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而可已哉按漢律曆志是歲亡閏而置閏閏者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故經曰閏月不告月言無此月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之以歸須句子矣後復爲邾所取今公又取之實文公子焉以成僖公之志先書公伐邾而後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既又奪取其地實人之叛臣重其罪也故謹其

日月

遂城部

自伐邾至取須句兵之在外非一日又因之而城部勞民甚矣城部所以備邾也內城無遂遂城部者不君乎公也不君者何先君取須句而歸其君公取須句而不顧其君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立十七年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共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以國亂故不日不葬

春秋集註卷十八

四一四朔書

約圖刊本

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初卽位欲去羣公子羣公子率國人以攻公乃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稱人以殺非有主名也大夫不名又非大夫之罪也貶責無所寄直志其亂無政而已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非因殺之役而報復未已也晉使逆公子雍于秦旣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

不正兩國大夫輒廢置人君皆罪也故悉貶而人之
晉懼秦之不肯已遂擊之故書晉及而不書秦敗者
秦非志乎爲此戰也所以惡晉也晉趙盾實起此戰
特推爲首惡以其舍世子而外求君又不能終反自
將而禦之二三其德不令之舉也晉使先蔑如秦逆
公子雍既而食言及秦加兵于晉則先蔑不當與之
借來故既戰而後書其出奔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
言出也雖然趙盾之議先蔑之使志在靖國非不忠
也而明不足以慮難是以至于此然則定國大策自
有常經豈可易哉

狄侵我西鄙

魯聞晉難而伐邾則狄亦聞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
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凡盟會皆列敘諸國惟文公之世再盟一會但云諸
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自晉文以來世主諸夏之
盟襄公既歿趙盾既背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
已故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少

政在大夫而靡然甘心俛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
內斥言公外統言諸侯而不列敘者示無盟主且見
趙盾之專也何以不斥趙盾盾而置君廢君居然晉
大夫而已晉會諸侯而大夫臨盟是諸侯聽之也盾
之專施于靈公可也施于諸侯而諸侯皆聽之亦所
以慚諸侯爾及新城之盟復列敘者以諸侯再會晉
而盾復主之故特列敘以見靈公不君而政在趙盾
諸侯微弱之甚皆聽命于盾也自是終靈公之世未
嘗一合諸侯至黑臀繼立始有黑壤之會爾或曰齊
桓以前未有盟主何爲盟會以爵列爲次耶曰是時
未有同攘夷狄之事其相盟會者諸侯自相疑貳爾
雖無盟主又何害焉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厥後自進于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
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
爲其能去夷卽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
伐莒莒如有罪不可不討則宜告于盟主以問之乃
自舉師長此安窮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

人復以夷狄書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公孫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敖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兩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春秋集註卷十八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盾來請盟俾遂敵之于衡雍衡雍者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者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著其亂華也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處于王畿之內而諸侯至于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歸又出一事再見故兩舉公子遂以見之晉戎同使失事霸主之義無尊中國之心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如弗聞也至是乃使公孫敖如京師而敖委棄君命不至而復滋見魯侯不臣之罪又失爲國之道不能使一大夫而其大夫亦棄慢不臣廢君之命也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然敖之所以不至而復者欲奔莒從己氏故也夫以疾而復猶且不可況于奔乎此春秋所以謹而日之且見人慾勝而天理滅也

冬

春秋集註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蝗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稱人以殺見國亂無政也公子卬之死雖若無罪然司馬之職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殺之春秋因書其官而不書其名氏意可見矣

宋司城來奔

此蕩意諸也不書名氏者就出奔之中宜若無罪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況殺大夫乎意諸爲司城不能捍宋至于窘迫而出故以奔書蓋宋之亂正由官非其人不能輔其君是以春秋書其官不書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孫敖既不至京師而奔莒魯遂不供天王之喪毛伯于是乎來求金不曰求賻者周人諱以喪事求也文勝也不曰天王使者王在諒陰之中百官總已聽于冢宰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夫

春秋集註卷十八

九四期嚴書約圖刊本

冢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于諸侯又況新君卽位德未下于民固不可遽以王命誅求于天下也不書王使其意深矣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者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境惟歸寧及奔父母之喪爾皆常事不書也非此三者則書之此憫出姜之失位而志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禮無卿

共葬之文若有王命止之則使上卿可也魯不討公叔敖之罪遂廢賻禮以致毛伯來求金于是不得已而復使叔孫得臣如京師焉然則得臣之如京師本非會葬也據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此乃會葬之文也惟得臣如京師本非會葬故別舉辛丑葬襄王以重著魯之罪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凡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之詞也先都自作亂見殺而稱人者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

春秋集註 卷十八

十四 明彙書

約園刊本

殺之權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行不致此獨致者聖人傷文姜哀姜之亂而出姜又不安于魯終以子弑而去故謹之而從始至之例且見其無故而出危其失位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及者累辭也累者必有可憫者也

楚人伐鄭

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歿而靈公年少中國無

盟主楚雖負弑逆之罪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于是復見齊桓晉文之有功于諸夏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之後不復事中國矣于是而伐鄭不可不救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夫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今既救之又不及楚師故悉貶稱人然書曰救亦善之也蓋存其意也

春秋集註卷十八

十一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夏狄侵齊

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亦可謂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立三十五年以下泉侯人之詩觀之其爲君可知矣其子壽立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震故謹而日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此見中國無盟主故楚敢通于諸大國而魯亦不能遽以禮義謝絕之也夫自僖公以來雖交通于中國而聖人以蠻夷僭逆之故但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雖有弑君父之大惡而中國不復敢問之反與交通而使之接跡于中國于是書其君臣同吾中國之例夫天下之惡一也弑父與君人人皆得而誅之今中國不能討楚子之罪反受其聘于是楚遂入爲中國之患而不可遏矣椒之不氏與秦

春秋集註卷十八

十二

朔明義書約酒刊本

術同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衣服曰禭禭所以送死者秦晉方睦而魯數與晉通于是秦人疑魯之助晉故來歸禭以觀魯之情也然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禭爲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成風于僖公雖曰母子而先君後夫人者禮當然也以過時始至故曰來歸夫庶子爲君者爲妾母無服魯

僭事成風以夫人之禮天子猶來含且賵則秦人歸
禮雖爲非禮亦中國有以召之爾

葬曹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春秋集註卷十九

宋鄞縣高 閔邦崇撰

文公三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此哀伯之孫臧文仲也孔子譏其竊位又譏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而魯人師其言以爲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而已其子許立是曰宣叔

夏秦伐晉

此先蔑討盾也初盾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旣而悔

春秋集註 卷十九

一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故重貶秦以見盾之能悔過而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亦城濮之敗將也北面而事弑君父之賊今年矣乃謀弑焉楚子聞而殺之亦可悲也已宜申字子西楚有兩子西其一則公子申也皆楚之用事者或問管仲子產而及于子西孔子告之曰彼哉彼哉蓋以其蠻夷非吾黨之士故卻外之不復論其賢否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故不書而且見公之怠于民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不敢貳至尊也今頃王新立而諸侯不朝反使大夫出聘以盟諸侯而公遂敢與之盟則惡益甚矣故不敢斥公而沒之沒公亦以譏蘇子也夫不雨僭之咎也而繫以女栗之盟是惡知正厥事哉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天地爲之感變而人安行之皆如女栗之盟莫之非也此春秋所以深貶公也雖然公從霸主而盟王臣多矣未嘗沒公何也蓋有首惡者故不嫌也

冬狄侵宋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此螽之咎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子將求諸侯而經不著其事者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賊死有餘罪而中

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宜其敢肆暴橫于中國矣聖人不使蠻夷遂加于中國也故于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而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已次者遲疑不前之貌著楚子包藏禍心欲以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首附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附楚也則此獨書蔡侯者其旨深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春秋集註 卷十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年不書王者見中國諸侯之無王也何以知之以傳攷之麇子逃厥貉之會故楚子伐之楚子侵伐諸侯至是遂稱爵矣以是見中國諸侯自會厥貉之後皆不能加楚也成二年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主盟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蠻夷待之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叔仲彭生蓋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經不書其卒者據左氏文公薨公子遂欲立

宣公彭生不可既而遂殺世子惡而立宣公又以世子惡命召彭生入而殺之聖人以其不發仲遂之奸謀而禍及嗣君又及其身故略之略之者乃所以貶之也

秋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朝也

公子遂如宋

爲司城蕩意諸故也意諸之歸不書者彼之來奔本非其罪義可以異乎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也

春秋集註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狄侵齊

七年之閒狄三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也亦當狄之方強爾狄之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我地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狄既侵齊而後之魯叔孫得臣以一矢斃其酋首故不言帥師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國之勝也喜中國之勝者不與狄之抗中國也是以謹而日之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夫邾蓋魯之同姓國也而與齊同圍之自是降于齊而爲齊屬今爲齊所逼而復來奔魯故書邾伯而不名推其所由然深以罪魯也與莒展輿邾子益異矣

杞伯來朝

杞復稱伯豈以其國或小振歟王命旣壅霸主以國之大小易其班諸侯以國之強弱變其號此之謂其命亂也

春秋集註 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女子雖許嫁笄而字若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爲殤與成人之禮固有差等而文公不以正禮卒之過于常制此春秋所以譏之

夏楚人圍巢

書序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爲屬邑後爲吳所滅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以文公之愚闇而曹杞滕之君皆相繼

來朝則置天子何地耶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者爵秦也爵秦者進之矣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襪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術來聘意在晉爾夷狄而能進以禮是亦中國也然夷狄之越千里而來聘魯不能以禮外之則又將越千里而報聘矣術不書族以夷狄故略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秦報令狐之役也凡戰皆以主及客今秦

春秋集註 卷十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伐晉既退而晉追之至河曲而戰焉莫適爲主也故不書及二國報怨償禍迭起師徒其罪均也故皆人之不書敗者兩無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啟陽是也必帥師者畏他國之擾也夫勞民而城且不可況帥師以出乎

十有三月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其公立十八年而卒何以不書葬日其公背中國
卽夷狄而死亦異于成公午之得正而斃矣是以不
葬也其子平國嗣立是爲靈公明年與于新城之盟
始自拔于夷狄也

邾子躒卒

邾文公立五十二年卒其子饒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怠于民事
如此

春秋集註 卷十九

七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世室屋壞

伯禽爲始封之君故其廟曰世室世世不遷之義也
觀春秋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非所謂卑宮室而致
孝乎鬼神者也況世室者人子所常有事焉者也公
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黜聖之豈有將壞而不知
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此乃所謂變異也
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世或作太與太子太叔同義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爲尋盟而朝晉也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

會之也。沓之會公已出境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公蓋欲因公而請平于晉也。公許之。

狄侵衛

衛侯輕出其國，狄人乘閒侵之。晉不能爲中國而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而善公成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

春秋集註 卷九

八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于廟，故書至以謹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故邾人來討。夫欲修鄰好而反蒙見討，雖魯人有以取之，而邾人特以使人不敬而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又甚焉。

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之來也不敢近我，止伐我南鄙而已。魯之報也，彭生帥師往伐其國，則又甚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此昭公也立二十年夫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禮甚矣春秋惡之與不書吳越之葬同其子舍立蓋子叔姬所生也繼爲商人所弑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去冬鄭衛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然諸侯始皆相會爾眾議既合而後盟且謀納捷菑焉故別書癸酉同盟以惡之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晉爲盟主政在趙盾乃皆俛首而與之同盟可乎而陳侯居喪出盟又不待貶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之爲變甚于彗矣且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中此變之大者劉向曰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夫孛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可不懼哉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

公至自會

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此先致
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蓋邾之奔亡公子也晉趙盾專執國政既受他
國奔亡臣子又擅會諸侯之兵歷宋鄭滕薛魯入于
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諸國皆俛首從行莫敢以正義
折之者至邾城下而後盾自知其義之不可而弗克
納故不書諸國而獨舉晉人也夫廢置諸侯王者之
事而陪臣專之罪莫大焉然聞義能徙亦愈乎遂矣
春秋以改過爲善故稱人以貶其罪捷菑爲人之子
去君父而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之兵以歸篡其兄罪
不容誅故不繫之邾也其曰納者不當納之辭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此著典刑之壞也夫公孫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
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于是乎許之復故爵祿
猶列于朝出入猶詔于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其卒也
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且爲齊人歸喪起

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蓋桓公子昭公弟也舍未踰年而曰君者正舍之爲君所以正商人之罪也若以未踰年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聖人原情而立此義晉奚齊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于此商人自立是爲懿公

宋子哀來奔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

春秋集註卷十九

十一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罪則不書然人臣進退之節視義理何如爾豈有不義其君遂若匹夫之奔逃乎若但書其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其來奔則與有罪者等故書字以示義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爲此也

冬單伯如齊

齊商人弒其君舍舍蓋子叔姬之子魯之出也故魯使單伯如齊以請子叔姬焉以其夫死子弒不安于齊義當歸魯故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弑其君而囚其母又怒單伯之來請因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之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父之賊俱北面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以污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

春秋集註卷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以辨單伯子叔姬之誣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文公四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
以義討今乃因晉以請豈非自取之乎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之職國兵在焉宋昭公不能其大夫而華耦爲
司馬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不言宋公使而直書來

春秋集註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其來盟奈何宋司城之來奔
魯實復之故宋之權臣德魯而願盟此其意可見也
耦旣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聖人以耦無故
而暴其祖因書曰華孫者明此司馬乃華督之孫言
孫所以正其不能祖也不名者義不繫于名也

夏曹伯來朝

五年而兩朝于魯魯亦晏然受之此齊侯所以怒而
討其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而歸公孫敖之喪執生而歸死所以惡魯也然其歸之也亦以敖之子請之故也請之故不曰以歸不曰來歸不曰歸自齊且敖者公子慶父之子穆伯也慶父桓公之長庶而欲自同于正故不以伯爲字而稱仲其後以字爲仲孫氏故春秋祇書仲孫而國人以其實出長庶之後止稱孟孫所以論語稱孟孫問孝而左氏亦皆謂之孟孫蓋從眾人之同稱也凡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敖蓋先君之宗卿而文伯惠叔皆其子也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爲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雖然聖人以齊人自歸其喪爲文蓋明敖之喪在齊而已歸與不歸非魯之所得專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者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嗚呼後世人君舉行先朝故事

而不顧義之可否雖有甚害亦因循不改自謂遵制揚功以拒絕臣下之言者多矣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旨者也可爲萬世之戒

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爲他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執既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新城之盟不與焉晉卻缺帥師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

春秋集註卷二十

二

四例藏書

約圖刊本

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魯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是歲蔡侯甲午卒不書蓋以其附楚不以中國待之也其子申立是爲文公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篡弑其君又執其君母又執我國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書侵以惡之又貶而人之

季孫行父如晉

一歲再如晉者皆爲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爲我故謀齊難也齊人賂晉故弗克
伐但盟而已公以齊難不與此盟夫晉爲霸國而齊
弑其君莫能正之諸侯又莫之討若謂諸侯不專征
則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焉夫豈其不義而孔子行
之今晉號爲主盟而趙盾實執國政其勢力亦足以
率眾諸侯而諸侯亦皆俛首從命而皆不足以有爲
是以春秋不復列序者以示中國無盟主也無盟主
者不霸靈公也不霸靈公者政在盾也政在盾而諸
侯無爭之者盾之能也盾之能而不霸靈公者春秋
之意也著盾之專而不能有爲也霸國猶晉國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
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
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未有子而黜其母
者也若曰姬無罪也齊人自來歸之云爾又異乎敖

之喪也春秋閔子叔姬之事故異其辭以辨之然不直書齊母何也夫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而商人至于囚執其母則人之所不忍言者也故以父母之辭錄之曰子叔姬蓋自魯人爲之辭不得使爲商人之母此春秋所以存天下之大教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諸侯爲扈之會不能討齊國弑君父之賊反受其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諸國之會于扈者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遂益肆其威且

春秋集註

卷二十

五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恚魯仗晉以謀己故一歲而再侵我西鄙又伐曹討其來朝我也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夫齊商人弑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人取賂而還致齊益無顧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罪焉亦見諸侯之縱亂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者甚之也殆矣哉幾欲其國矣非特若侵魯西鄙而已也因我而加兵于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朝魯執辭正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晉侯既幼不在諸侯齊侯恃強數見侵伐故魯不得

已而事之以行父當齊侯宜齊侯弗肯與盟也而曰弗及者恥也內辭也然亦行父奉使失辭謂公有疾致齊侯拒而弗受爾如必待公親自出盟則魯亦安用臣子爲哉雖齊侯之意必欲與公盟則使臣當善爲之辭可也且受命不受辭者使臣之職也今不能專對則罪在行父矣季文子三思會是不思何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爾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侯不疑爾至定哀閒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見魯君日尋盟會常不在國廢禮多矣然而其禮未亡此孔子所以愛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

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非特行父奉使之失也晉爲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于是齊侯欲取償于魯焉至是公使公子遂納賂于

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鄆三則有辭矣謂公四不視朔實有疾故也然則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因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所欲故明年齊侯復伐我西鄙僅能少紓而已是以謹而日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而聲姜薨故毀之蓋譏其妄畏妖祥非民之道也夫泉臺先君之所築也重民力而爲之又重民力而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率秦巴以滅人之國則秦又聽服于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自是遂與中國盟會而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矣夫秦兵之強後世莫及焉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襄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故春秋前書秦人入都此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以致意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立九年不能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乃

因其田使帥甸攻而弑之立其弟鮑是爲文公其稱人以弑見國亂而無主名者所以儆天下後世之爲人君者也不書葬賊不討也不討賊者嗣君之罪也或曰杵臼之死襄夫人爲之也雖因國人以首禍豈得遂委之于眾耶夫夫人淫于其國又安能有所爲由杵臼失眾之久故能乘閒而發若專歸其罪于夫人則杵臼失眾之惡無自而見惟以眾言之則夫人之罪在中矣此之謂善志或曰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眾矣獨杵臼與齊商人莒密州稱人弑何哉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此而輒爲賊害之計乎故春秋書弑賊之名所以正臣子之惡凡稱人者所以示人君之戒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人弑君而晉荀林父會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同討之遂立文公而還夫行天討而反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以卿書昔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況正居卿位大夫之職者乎春秋誅逆亂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弒君之謀終無弒君之逆而天下以爲弒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能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自閔僖以來陳常在衛上今卿會在衛下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春秋集註卷二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君夫人葬夫人而稱小君者自四方會葬者言之故用稱諸異邦之辭也九月而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慢葬其君母則公之怠于國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于此見鄭丘之盟無益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晉不能救故公竟不免親與齊盟然書公及者是公

欲之公欲之者商人終欲盟公而肆伐不已一盟而退師公之善意也是以謹而日之

諸侯會于扈

前書諸侯盟于扈爲不能討齊略也此書諸侯會于扈爲不能討宋略也宋文定而昭公之賊不討則是輔其亂也故不復列序諸侯見中國無霸主也

秋公至自穀

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之齊人以是憾魯今公不與扈之會而盟強齊于穀苟免齊難

春秋集註 卷二十

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而已是可危也且書至自穀則不會于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公已與齊侯盟而公子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篡弑而諸侯反畏之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死所不正其終也

秦伯營卒

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于周室列于諸侯賜爵爲伯及

穆公與于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霸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禘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以弑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弑君自立至于五年宜加討賊之詞而稱齊人弑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邠歆閭職乃自以私怨殺之故以弑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爲君也既君之復弑之則篡弑代立相弑之禍何時而已故雖魯桓篡弑自立聖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定萬世之法此但不出弑君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之也于是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衛而立之元桓公子也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慈恩愛民曰文此臣子之私諡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文公之世子惡也子般子野卒皆名此不名何

也不忍言也文公夫人姜氏生惡及視其次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公子遂于是公子遂殺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宣公之立與聞乎弑也故子惡雖未踰年未成君聖人不忍名也是時叔彭生死君命何以不書貶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公子遂之將彭生知之矣昉乎殺子惡而立宣公者彭生爲之也是以貶而不書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書歸者大歸也一去不返之辭也夫亡矣子弑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逆賊篡立矣嬴氏爲君母矣是夫人有可去之道故自歸于齊焉君子以爲姜氏見微者也先書子卒而繼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知惡及視皆死而夫人無所依矣

季孫行父如齊

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而季孫行父之罪則又不待貶絕而見者按左氏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乃逐逐之族以此驗

之行父實與公子遂同弑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于是議納賂以請平焉此見魯國臣子之罪皆不可勝誅也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及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故稱國以弑專罪嗣君也蓋與殺大夫稱國同義春秋稱國弑君者四皆罪其嗣君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宋郵縣高 閔抑崇撰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受弑賊之立而不復討賊是與聞乎弑也是篡也此不天無王之甚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弑自居聖人因如其意而書之此春秋之誅意也宣公之弑雖天王不問方伯不討而夫人姜氏歸于齊齊豈不知其篡弑乎曰齊人之知乃在夫人未歸之前蓋同惡相濟已先許其復通婚姻之好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待喪畢親迎而公子遂遽如齊逆女者此乃公子遂之本謀恐姻好久不通而齊人來討也且娶于齊則公因得以列于會而諸侯不復討矣公子遂之情狀可知也夫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而不憚如齊者勢不能自己故爾始文公未終喪而娶故其子遂于即位之初而

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乎親迎豈容大夫得以歸哉不稱公子者一事再見卒名也文公逆婦姜於齊不稱夫人自逆故也此稱夫人者臣下之辭也不稱氏者夫人當待禮而行如野麇草蟲之詩蓋古者一禮不備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今公以喪娶又不親迎夫人不能以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自固而公子遂以之歸故去氏以貶之婦者有姑之辭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可也而曰婦者姑敬嬴也敬嬴也而姑之蓋以是暴其惡也曷爲暴其惡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乃援成風故事卽以子貴爲國母今斬焉在衰經之中而請婚納婦此其罪之未見者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也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之禮至書至自齊又見齊人以非禮嫁女失父

母國之道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與于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庶皆可以逃矣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喪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安在其為三思哉是必思之過多而方寸亂矣故孔子曰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再斯可矣蓋譏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舜放驩兜于崇山此天子之討有罪也諸侯之大夫有罪則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放上由天子不得自專也故專殺大夫王法之所不容今晉乃專放其大夫可乎然放與逐不同放猶有禮焉退之以禮不深罪之也然舜治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吾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今晉之于衛同為列國爾晉輒放其有罪之臣于衛是鄙衛也是

直以蠻微待吾同列之國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
辭豈亦迫于大國之勢歟按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戰
晉人將薄秦人于河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薄人于
險無勇也乃止至是晉人討不用命者乃放胥甲于
衛夫胥甲趙穿之罪一也放甲而舍穿是政之不一
也以非其罪故特加父字以別之異乎蔡之公孫獵
也晉主諸侯而內討如此又安能正魯

公會齊侯于平州

春秋凡篡立者諸侯一與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遂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四四明葉書

初園刊本

列于諸侯之會而以成君書之罪諸侯也非有王命
則國人亦不得討之恐滋亂也此當時大概然爾今
宣公與齊侯雖同惡相濟然實公欲爲此會而不書
及者討賊之辭也凡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爲惡
者孤矣故書會而不言及

公子遂如齊

此又如齊者謝得會也前年公子遂與叔孫得臣如
齊請于齊侯歸弒其君出其母而立宣公今年公子
遂得爲公冒喪逆女季孫行父又爲之納賂請會齊

惠公新遭弑逆之變而助成弑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爲喪婚之好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篡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婦之義是謂以亂濟亂者也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公子遂與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居大臣之位相與周旋于篡奪之事曾具臣之不如當時庶幾于孔子之言者惟叔仲彭生耳自是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魯君遂失其民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月齊人取齊西田

此專罪齊也宣公不義得國故以先君封界之田賂齊此吾國之惡聖人爲之辭曰齊人取之云爾若非我子之也齊受篡逆之賂而助之則其惡尤大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也雖非強取要亦不義而得之所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也魯國本非宣公之所有也不義得國宜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其不書公納賂者與鄭伯假許田同義

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所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偕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首朝篡逆之賊此不待貶絕也故與滕侯朝桓之文異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此類是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十五年扈之會晉將爲魯討齊十七年晉以諸侯之師伐宋以討弒君之罪皆取賂而還于是鄭伯以晉爲不足與遂受盟于楚此雖晉有以取之然鄭違背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國而卽夷狄又同楚子加兵陳宋是助夷狄以攻中國也罪不勝誅故稱楚子而人鄭伯所以甚鄭伯之罪也非與楚子也兩書侵者所以深罪鄭伯此舉之不義也旣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先自帥師救陳而後致中國同伐鄭也然鄭人連楚以侵陳與宋則晉何爲獨救陳曰楚鄭之兵主在于陳因加于宋晉人踰宋而救陳救陳而師退是救宋也故舉救陳則及宋舉救宋則不及陳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言趙盾救陳之師也殊會晉者著諸侯爲盾所致也不曰會晉趙盾者不與其以卑致尊也若列數諸侯而會趙盾則是諸侯會大夫之辭爾故止稱師爲師眾可以敵諸侯矣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在趙盾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七四朋叢書
約園刊本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西土秦與國也晉方病楚而欲得秦趙穿曰我侵崇崇急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嗚呼此謬計也豈有欲求成而反加兵于他人之國乎適足以眾晉之敵爾夫其謀之迂如此而當國者亦豈不爲之裁正而從之乎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眾爾故書侵以著其罪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怨鄭伯與楚子之侵我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

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請侯之
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于外以遂宋之復怨
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故雖討得其罪亦皆
貶而人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春秋二十四戰主客並書帥師者惟此及
哀二年趙鞅罕達而已夫主于伐人則書帥師此主
與客無辨何也蓋鄭公子歸生與師伐宋而來不稱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伐者背中國卽夷狄爲楚來無以爲辭曲在鄭也然
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公旣爲棐林之役以報
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
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
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遣帥師出與之戰于是三軍大
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
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故兩書帥師以惡之書
宋之及又書宋敗深罪其不當與之戰也上書宋華
元矣下云獲華元可也復云宋者以國繫之重其以

國事獲也

秦師伐晉

此秦之師由晉侵崇以起之則惡在晉故秦稱師稱伐見此師之出有名也一侵一伐而秦晉之曲直可見矣聖人誅趙穿之意亦明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爲楚伐宋敗其師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討鄭而不果者非力不足理曲故也晉惟以取賂釋宋不討以至于此故春秋著其失竊者之義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九十四明坡書
約園刊本

既貶而人之又書侵以惡之所以甚趙盾也盾執晉政以主諸侯而二虜之盟貪宋齊之賂縱大惡而不治勤諸侯而無功故鄭伯以晉爲不足與道楚以伐陳宋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虓反有弑逆之禍于是楚亦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諸侯以晉爲盟主而晉國之政在趙盾盾之專制諸侯幾二十年矣天下惟知晉之有趙盾而不知有靈公也靈公雖不德亦不堪盾之專權故有殺盾之志

焉盾欲出奔而未越境其族子趙穿遂弑靈公而盾
卽復其位不復討賊然則盾之臣節安在哉故聖人
原其情而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夷臯而不使趙穿尸
其罪也誠使趙穿尸其罪則奸臣僞亡詐竄而陰使
人弑其君者遂得以免其罪矣夫弑君之罪豈可計
免乎況盾又使穿逆成公則其迹嫌矣故聖人正趙
盾之罪以戒天下後世專權懷奸之臣也善乎西晉
陳泰能明此義也方高貴鄉公之見弑也抽戈者成
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昭雖流涕問策
于陳泰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爾昭問其次
意在濟也泰以爲有進于此不見其次蓋指昭也然
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以此爲
坊而鄧扈樂之徒猶蒙歸獄而受戮靈公立十四年
趙盾使趙穿逆襄公之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
公不書葬者賊不討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諸侯爲天王崩斬衰而魯本不當郊因喪紀而不郊可也今所以不郊者非爲天王崩也牛口傷而改卜而牛又死故也且公弑君篡立無天道矣豈足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三望本因郊而設既不郊則三望之禮不備矣夫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言也

葬匡王

前期而葬者簡也且以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

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雜居中
國而天子置之不問至是楚子興兵來討其罪故稱
伐以見中國之不自正也然楚自南海長驅中原觀
兵周疆定王使人郊勞輒敢問鼎之輕重雖有窺周
室之心而不敢輒動以先王之澤未竭夷狄猶有畏
義之心焉故稱本爵以正其狂僭之罪而不書問鼎
者蓋私問之也

夏楚人侵鄭

按左傳晉侯伐鄭鄭與晉平而經獨書楚人侵鄭者書楚人侵鄭則知鄭復從晉也鄭本以晉不足與而從楚今晉成公初立而復從晉是鄭伯之反正也故獨書楚人侵鄭以抑夷狄之強

秋赤狄侵齊

曰赤狄者見狄之種類已分矣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武氏以曹師作亂聖人削而不書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年圍曹以報武氏之亂而書之者夫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公不能反躬自治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蓋宋惟有不赦之罪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觀其葬之速則知其禮之不備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莒邾相怨而邾乃魯婚姻之國故公及齊侯平之公欲爲邾平莒而挾齊以爲重非平之道此莒之所以不服也肯者心以爲然而後從之者也此見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矣曰莒人又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及齊侯者以公爲主及邾者以莒爲主齊魯二大國以好平兩小國之怨而且不能蓋信不足故也不知自反而取邾以致忿于人則公之所爲亦已甚矣公旣無以得莒後書邾伯姬來歸則邾亦不能固其好也雖然向吾故地桓十六年城向是也其後或入于莒豈魯與莒有好而向還莒歟至此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也

秦伯稻卒

其公立四年其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鄭之正卿也公子宋以染指龜鼎之故鄭伯將殺之宋輒與歸生謀先歸生若卽發奸謀則宋之惡可遏靈公亦得而免矣旣不以告又懼其譖而從之

雖公子宋手弑其君而歸生爲國正卿縱其爲逆意
尤可誅故特書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所以教天下後
世之爲人臣者也蓋春秋之作常施于可疑而不施
于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于可免故治歸
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以此爲坊後世
猶有失身而爲逆賊所制如司馬亮沈慶之輩者且
傳曰慎微又曰飲食必有訟又曰戲生患又曰輕則
失巨鄭伯輕戲于飲食之微而致殺身之禍聖人書
之其示來世之意深矣靈公立一年鄭人立穆公之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十四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庶子堅是爲襄公

赤狄侵齊

以齊之疆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狄在齊境而公往朝之公之無政又可知矣故雖未
踰時而書至以危之且爲明年再加齊起也

冬楚子伐鄭

中國諸侯不問鄭國殺君之罪而夷狄加兵以討之
故書楚子伐鄭所以病中國也且楚之病鄭久矣侵

伐之事始稱荆次稱人至此稱楚子所以深罪鄭也
五年春公如齊

公以不義得國故亟朝于齊蓋當是時魯益以弱故
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夏公至自齊

公春如齊而夏至者以齊人止公而強爲高固請婚
也故書至以危之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時君之女也故稱子以別之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爵爲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爲齊正卿而
始與魯爲婚又越境逆女非禮可知矣不曰逆女者
大夫不敵于諸侯故但稱子叔姬以見高固之自逆
也齊許之來魯與之婚高固之娶叔姬之嫁皆非禮
也

叔孫得臣卒

此公子牙之後莊叔也內大夫卒無不日者以春秋
魯史故詳之也仲遂殺嫡立庶往謀于齊而得臣有
並使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謹之而仲遂之惡不可勝

誅特于繹立義故文起于此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者歸寧也歸寧常事不書先儒謂壻有反馬之禮是亦常事不書矣夫高固已爲齊之正卿非王事不當出境既未娶而爲國卿又不可以國卿而有新婚反馬之禮也故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以罪之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楚人伐鄭

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祇稱人又罪其數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犯中國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宋鄞縣高 閔却崇撰

宣公二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卽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未及討則經不復重出其人聖人之意以爲弑君之賊而使得偷生于歲月之間是中國臣子亦復忘其君父故不復重出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其名所以罪其臣子討賊之緩且不忍以大惡之名再見于春秋也今趙盾弑君而孫免爲衛卿乃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用見當時習于悖亂不知君臣大義直以趙盾爲無罪之人故春秋因其自視若無罪而爲之再見於此所以重其罪也非赦盾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夏冬無事而書首月者存天道王法也秋螽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

月書則爲災不久輕于以時書者矣然而聖人猶書以示後世者欲人君知以農爲重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此盟乃衛欲爲晉致魯蓋魯專事齊未與晉通故也何以知之宣公不義得國以是自疑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然而黑壤之會公卒見辱則知是盟之無信也是盟之無信亦公自疑貳爾視下文可見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公會齊侯伐萊

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凌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然非公本意故書公會

秋公至自伐萊

爲齊興兵踰時而歸故以伐萊致

大旱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征役怨嗟之氣感動天地而旱乾作矣書旱而不書雩著公無恤民之心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伯來服故爲此會且盟焉而不書盟者公自弒立
卽齊之後惟與齊會未嘗會他國也晉人以爲討而
止公于是公不得與盟焉故止書會而已

八年春公至自會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
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
侵伐期會爲急又爲晉人所執幸以賂免故黑壤之
盟不書而此以會致自是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一

三四朋後書

約園刊本

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
疾而廢君命耶乃者無其上之辭復者事未畢而返
之辭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垂齊地公子遂未至齊國而旋未及魯境而卒適與
祭同日故不書祭名但書有事而已凡祭必七日戒
三日齊故當祭不以凶事告又況卒于國郊之外豈
宜遽訃于廟中乎此事之失雖不在主祭者然仲遂
弒逆之罪雖死猶當討之宣公以援立之故旣不正

其罪而卽以爲卿于其死也又當祭而告遽爲之變君臣之恩其厚乃如此亦可謂非常矣稱仲遂者著其生而賜族不稱公子前見也此聖人存君臣之義也釋者明日之祭也孝子當尸不敢卽棄故明日復祭此非正祭比卿喪爲輕不可以輕而廢重故檀弓記孔子之言曰卿卒不繹猶釋者可以已之辭也如卿佐之喪繫一國之戚而不宜作樂則勿用可也今乃去其有聲之籥而用其無聲之舞是不知樂也夫手舞足蹈是真樂也豈在聲音之間哉蓋仲旣立公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二

四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公固欲厚其終然而國人弗順也諸臣弗與也故于卒雖爲之變而妄意去留如此夫體貌大臣自有常禮苟其人不足以堪此則黜其位可也由一人而變常節此春秋之所以譏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文公之妾也何以稱夫人薨援成風之例蓋著其僭也然無貶辭者公羊子曰其餘從同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不能糾合諸侯以攘夷狄乃外連白狄以伐秦直

書而貶自見矣穀之役書晉人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攷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爲夷狄所帥晉之辱也

楚人滅舒蓼

僖三年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蓋羣舒之別種非二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按長曆七月乙未朔則甲子乃三十日也食之既則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二

五四朔 叢書 約園刊本

爲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五月而葬者禮之也妾而以夫人禮薨之葬之又別爲之諡其爲非禮甚矣禮曰庶人葬不爲雨止非特庶人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當然爾何以知之凡喪之行必有潦車以戴蕘笠蓋備雨也送葬者猶不避塗潦况自葬其親乎且雨之遲久不可豫知或淡旬彌月者有之今此經先書己丑葬而復書雨則是將

窆而遇雨也夫喪事有進無退豈可停柩以待故書
不克葬以譏其無備也平明而葬日中而虞禮也今
以明日日中而葬則失虞祭之時矣敬嬴私事襄仲
殺太子及其母弟經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而傳
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讀者有傷切之意焉蓋以秉
彝不可滅也夫襄仲與敬嬴逆天理而拂人性之狀
慘矣仲嬴之卒相去八日仲死不得其地嬴死不得
其時孰謂無天道乎

城平陽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六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城義見
隱公十年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稱師稱
伐所以譏其始謀之失也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卽
楚此晉之辱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有母喪而以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
哀亦不知有天王矣故書王正月以志之且齊魯之

相與如此可以不危矣然公每如齊必書至焉以爲
之者蓋非義相與危在其中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謂王使來徵聘也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且公親弑立九年矣未通乎王乃自朝齊而使大夫
聘天子顛倒甚矣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眾
強而虐微弱如此于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取根牟

案根牟公羊以爲棘邑杜預
以爲東夷國此註未有定論

七年公會齊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
危取根牟春秋所甚惡而其辭若緩者以內大惡故
婉其辭也左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

衛

八月滕子卒

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者滕昭公也魯
不會其葬而書其卒爲下文起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復謀齊也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之故公不與會
陳不來會卽楚故也據左氏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夫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因諸侯之會而伐之
晉之不義甚矣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伐陳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晉成公會于扈而卒非正也
不言卒于會者諸侯散而晉侯以疾留其卒于扈不
出晉地也凡立七年其子孺立是爲景公不書葬者
魯專事齊不會其葬也然齊人愈得志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八十四期披書

約圖刊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立三十五年其子速立是爲穆公

宋人圍滕

宋文公興師以伐有喪之國春秋惡之故貶以稱人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以重兵來討鄭伯之貳于是鄭
復與楚平鄭已與楚平救之無益也自是晉楚交伐

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彊諫激怒其君使雖喪亂在前弗肯回顧斯實無益于人之國故孟子不多宮之奇之諫而以百里奚爲智魏鄭公不願爲忠臣而願爲良臣蓋諫者旣死則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是以春秋特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世不容直言之戒觀陳風株林澤陂之所刺則知宣公君臣宣淫無復忌憚亦已甚矣泄冶至此而彊諫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頻年朝齊勤亦至矣諸侯有會而謀齊者而公不與焉雖事天王亦不如是然不書王正月非若九年夏有仲孫蔑如京師之事以相形也公事齊雖勤而不與諸侯之事亦危道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按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蓋公子遂殺子惡而立宣公故以濟西田賂齊而齊人取之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

之勤因其請而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于天子豈可失墜又况負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然其他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獨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本魯田也若哀八年歸讜及闕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讜龜陰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他國之田故不言我蓋以眾暴寡以大侵小而得之者如有王者作則魯在所予乎在所奪乎聖人所書以正王法爾鄆讜龜陰田特書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質以禮義齊人自服而來歸也他祇書歸者皆因請而得之爾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按長曆丙辰朔不書朔史失之也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立十年卒其子無野立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而逐之以其世卿

專權故書氏而以自奔爲文

公如齊

公二年天王崩如弗聞也今聞齊侯卒而奔其喪是
以事天王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君通乎夏姬故其子弑之靈公立十五年其子午立
是爲成公成公既立不討君父之賊則知靈公之惡
播于國人而徵舒殺之國人之所弗怒也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以伐人之喪貶而人之今伐滕而稱師焉則
正著其暴橫加小國以其眾也然滕子恃晉而不朝
宋討得其罪故稱伐焉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自奔其喪又使貴卿會葬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
之供也比事攷辭其義自見而臣子私諡之罪亦無
所逃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復與楚平故晉會三國伐之當是時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鄭故楚之伐鄭稱爵晉與諸侯伐鄭稱人蓋罪諸侯不先自正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弑嗣君而篡立天王不問其罪反使季子來聘又不見答失禮甚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位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帥師以討其罪然以貴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一約國刊本

卿爲將舉大眾而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而凌弱侵小近在附庸之國是爲盜也故特書取繹以重其罪大水

兵役怨氣之所感也義見桓十一年

季孫行父如齊

文子初聘通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如齊者五

齊侯使國佐來聘

嗣子踰年卽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諸侯之從者惟恐後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怒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與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卒葬之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謀伐莒也然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蓋有速成君之意故如其意而書曰齊侯以著其惡也

饑

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以秋大水而冬卽饑則其爲國可知矣水旱螟螽天災也然民有蓄積則未必饑書饑則不獨天災也見民無蓄積也非特民無也國亦無也非特國無也鄰國亦無可告糴者矣前此不書饑者百姓尙足故也至是而百姓不足矣于是乎有稅畝之事焉

楚子伐鄭

是夏鄭因晉帥三國見伐而復棄楚故楚子又伐鄭

據左氏載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
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故楚伐稱爵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宣公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去冬伐鄭因加兵于陳陳鄭皆聽服故爲此盟書楚子于陳鄭之上者所以憫中國之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侯召魯同討之故貶而人之人齊所以人歸父也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書晉侯會者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此與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同文所以同晉于內而離狄于外也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眾狄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欒函而晉侯親往會之故聖人以狄主會爲文所以罪中國不能自正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故入陳然後殺徵舒夫元惡大憝眾所欲誅稱人以殺蓋眾解爾非與楚也彼弑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蠻夷華夏之間哉然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而反使楚入中國而殺之彼楚尙知弑君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者非與楚人之能討也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丁亥楚子入陳

入者內弗受而強入之是時陳侯在晉故楚子不動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干戈自入于陳然則人君可輕出乎雖然楚子入陳然後殺徵舒而春秋之志入陳乃在殺徵舒之後何也人之爲善惡有名是而實非始邪而終正自眾人觀之或取其名而略其實或執其始而遺其終所以是非失當而邪正舛也聖人則不然楚之伐陳初欲縣陳也聞諫而止遂以討罪爲名故春秋書殺徵舒于前而掩縣陳之惡書入陳于後不使全討罪之美此斷大小之獄必以情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之義也書楚子者著楚之本爵楚入中國故日以惡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二子皆通于夏姬致徵舒弑君然則二子之罪與徵舒何異聖人特書此者與其納也何以與其納爲其能訴于楚殺徵舒而定陳也不繫之陳者與其納而不與其得納也此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非復可以居陳之位也蓋楚子殺徵舒若能誅賊而出于正者由納二臣以觀之楚子殺徵舒正爲二臣殺之非爲討賊殺也楚子之情于此不能逃矣夫致陳之亂者此二子也已絕于陳矣故不繫之陳而書納納淫亂之人于中國見中國不自正而楚得以肆行也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見弑于今三年因楚入討賊陳人始得伸臣子之義故此書葬者賊已討也又著其臣子私諡之罪楚子圍鄭

去冬入陳今春圍鄭以二國背辰陵之盟而從晉故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陳鄭之始卽楚是乃召楚以亂中國也然楚入陳而討之書曰入入鄭而赦之書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

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言其不可卒與鄭平故封陳侯者非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曰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言所誘故以圍言之此君子所以謂楚莊王不絕乎夷狄也此所以屢稱楚子以錄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鄭既與楚平而晉後至諸大夫皆欲退而先穀佐荀林父獨不可故以林父及楚子以明林父主戰也夫晉欲救陳鄭豈可以一大夫將不協心之屬以與強暴新勝之楚交戰乎徒取敗軀血肉生靈非救難解紛之道也故不書救然以中國之大夫及楚君而不嫌于抗者所以崇中國也故書林父以敵楚子晉既敗績陳鄭于是乎服楚子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子姓宋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謹而日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所敗故諸侯懼而同爲此盟旣又不旋踵而皆背之聖人惡其反覆故皆貶而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以楚子滅蕭且爲清丘之盟故請于晉以伐陳以討其道楚師之罪此非所以報楚也故直以師稱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于清丘而反救陳凡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貶稱人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興師伐莒而晉不救之前稱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人而此云齊師者略其以師而伐人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晉衛曹復背清丘之盟而不救者楚人有辭于伐也故楚晉本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于敗至是以爲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爲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況又族滅之惡之甚也故稱國以殺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既討邲之敗而殺先穀矣以衛背清丘之盟而救陳也討焉孔達自知不可免乃縊而死衛人因以說于晉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其子廬立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卽楚夫鄭背華卽夷討之正也故稱晉爵然自文公沒襄公僅能修先君之業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六十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公幼而趙盾爲政其殆庶幾矣成景之世文公之澤寔微干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政而已乎至此而後知齊桓晉文之有功于中國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功終春秋之世猶或賴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宋輕用兵至反見伐則自取之效也至是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曰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及宋宋人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遂再伐宋不書伐者罪楚之恃強以圍之蓋罪不在宋

葬曹文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齊侯在穀而歸父往聘焉故不書如齊而書會于穀蓋謀于齊侯而平楚宋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歸自齊又以楚子之尙圍宋也而往聘之直以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地者罪魯見楚在宋境反與之聘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自去秋圍宋至今不解天下諸侯莫救者于是華元潛入其師劫其將子反請平子反懼告于其君而與之平凡書平皆以國舉今宋楚之平稱人者貶也何貶乎貶華元子反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夷狄悖亂諸侯驅之可也晉師滅赤狄又執其君此則甚矣故惡而日之後世輕誅夷狄以多殺盡殄爲

中國威此豈先王之志也哉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此大雅之則也凡滅不氏此氏何也以赤狄有潞氏甲氏二種故也是時楚肆其強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于憂中國矣

秦人伐晉

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逐爭狄土而闕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子札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子札殺之札者名也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無異若柔溺翬挾之類矣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同無以見其罪故變文以別之夫生殺之柄天子所持毛伯召伯王之卿士今王子札乃敢擅殺而定王不能禁失政刑矣是以春秋惡而志之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臯陶執之何王子之有

秋螽

爲災故書

仲孫薳會齊高固于無婁

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忽焉而平楚宋仲歸父請于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于是會焉以修舊好

初稅畝

古者天子有王藉諸侯有公藉蓋借民力以治吾田而已謂之助而不稅當是時也民知先公後己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及其衰也有法以治之稼不善則非民又其甚也法不足以治之矣此宣公之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所以舍公田之不善乃履民之畝而稅其善者也民日從事于戰鬪而井田之法漸廢此聖人所以書初稅畝以議其壞法自便也云初者自是遂爲常稅矣

冬蠖生

書燠也秋益未息而冬又生子冬非蠖生之時以是爲異此履畝之符也

饑

蠖生以至于饑公之不恤民一至于此天時人事參

而書之春秋之旨微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既滅潞今又并盡其餘黨斯已甚矣故士會董此役而貶稱人且再書晉之滅狄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懷中國之志也

夏成周宣榭災

案經文公穀作災左氏作火此從公穀

國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成周宣榭者宣王之榭也宣王中興講武于此焉而書其災者聖人蓋傷之也何則周室板蕩中國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十四明穀書

約國刊本

微矣宣王嗣之南征荆舒北伐獫狁遂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今周復衰夷狄橫行平惠以降皆庸暗齷齪無能以王道興起之者人思周室中興仰止宣王受其所芟故因其災而傷王者之不作使功烈不得著見于天下而王者之迹又從而煨燼之蓋痛乎王道陵遲之甚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况我宣王中興講武之屋而子孫當此衰微之際不思振舊而反爲火所焚乎

秋鄰伯姬來歸

來歸者見棄而歸也不能乎舅姑之國而爲夫所黜此罪伯姬也罪伯姬者乃所以罪其父母夫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于內女夫人皆詳志之

冬大有年

此一句在魯史則爲記祥瑞一經聖人之筆則非爲祥瑞書也何則宣公不義得國又當饑年而重斂于民宜其不獲時和歲豐之應今乃大有年聖人從而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錄之者是爲記異也所謂非常則書也然則春秋不書祥瑞乎曰春秋不以祥瑞訓人蓋示以天道也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有善父而寵賚之非父也子爲不善父不譴責之非父也君有善天而祥瑞之非天也君爲不善天不災眚之非天也觀天道之于人君父子而已子有善父親之君有善天祚之子爲不善父其譴之譴之猶不善廢之棄之爾君爲不善天其災之災之猶不善禍之滅之爾故春秋惟書災異以

明天道爲百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其子寧立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蔡文公立二十年卒其子固立是爲景公

夏葬許昭公蔡文公

不月者略之也許蔡與楚而背中國故略之且因魯往會而著二國私諡之罪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按長曆六月癸卯朔不書朔因舊史也日食雖有常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侯同心疾齊故書同盟夫齊自晉文之卒自恃強大欲與晉爭長不復與晉侯會晉欲伐之久矣患諸侯與之交通不同心爾魯自文公末年宣公之立亦背晉事齊迫齊惠公卒始少怠焉然亦未嘗不懼晉之見討也今因諸侯皆有伐齊之志公始卽晉而獲

同盟

秋公至自會

公弒君篡立而出與諸侯會踰時而還故書至以危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不曰公子而曰公弟者兄在則稱公弟因兄之尊也兄亡復稱公子是先君之子也肸嘗命以爲卿故以卿例書之宣公弒立而肸有傷乎惡與視也終身不食其祿故特書其卒以重宣公之惡且見宣公終命其子嗣爲卿其稱叔者乃起其生而賜族是謂子叔氏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衛先伐齊故齊人求成以緩諸國之師

公伐杞

杞自文公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稱公專罪公之陵小國也已不修德而欲人之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起于漸而戕發于暴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郈子用之是時天子方伯不復討其罪故此肆然復戕郈子于郈也夫邾人肆無道之強戕同等之君罪固大矣郈子爲國君而見戕于人必有以致之也國君必有卿大夫及侍衛之臣今郈子之于邾乃不共戴天之讐又使得造其國都戕弑其君而郈國臣子恬然坐視無動心者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故聖人書戕郈子于郈見郈無守備且惡郈之臣子不能拒難與自弑其君無異也郈子不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與僖十九年同

甲戌楚子旅卒

此楚莊王也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爲中國之害甚于前日故錄其卒以見中國不能自正乃與楚相爲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春秋自此得以詳志其卒也不書葬者僭竊大號罪重惡極不可信其臣子之辭書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自篡立以來所以事濟諂矣晚睹齊之不競于晉

則翻然事晉而棄齊如遺焉甚哉利之使人輕合易絕也傳載公之晚年謀伐齊至成二年而有鞏之役蓋歸父此行實爲始謀亦以三桓專命欲假晉力以去之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其終也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還至筮聞宣公薨而新君與三桓謀欲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逐之以是奔齊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穀梁子曰捐殯而棄其父之使者是亦奔其父也得經意矣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于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則歸父之善自著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未及魯境遽卽奔齊則有惡于新君矣故書奔以著其逃刑之罪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雖上不受于天子而下實繼正異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善問周達曰宣此臣子之私諡也

無冰

春秋集註 卷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寒之月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恆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餘義見桓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先王之制四丘爲甸出甲士三人今作丘甲者欲大興師以伐齊故令每丘而出一甲也亂先王力役之制而重困其民如此明年四卿同帥師矣先王制法以保國家中材守之久猶有弊況暴君邪臣從而壞之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曷爲而及晉侯盟乎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宣公使公孫歸父如晉欲因晉以去三桓俄而公薨臧孫許于是爲三桓逐歸父之旅而歸父遂奔齊是齊怨之所以成也故汲汲焉求爲此盟然而晉爲霸主不治其罪乃遽自屈而與之盟故書臧孫許及晉侯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此志王室微弱之甚也茅戎敢抗王師是王室微弱之甚也又況爲茅戎所敗乎凡敗績者必先書戰此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二四明藏書約圖刊本

何以不書戰王者無敵孰敢當之況天下之勢大矣未有能敗王師者也今茅戎小醜也王乃自邀之以致敗故以王師自敗爲文王師旣敗績于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然則茅戎之罪誰復討之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亦示之以其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之義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師侵虜而此不書衛伐乃書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又書衛師敗績若罪衛何也衛將侵齊齊自伐魯還相遇于新築石稷欲避之孫子不可遂與之戰以至于敗故齊雖侵虜而以衛主此戰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其書法如此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凡帥師皆稱元帥爾此列敘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先王之制大國三卿周書所謂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至春秋時僭禮越度宋鄭皆有六卿宋復有二司寇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如趙穿卻缺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舊將佐凡十二卿又有太師太傅亦爲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比無復先王之制今魯以四卿帥師故聖人因而累數之以著其僭越之罪且又見季孫

一怒而掃境悉出肆其憤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自此政由季氏出矣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衛皆乞師于晉晉以斷道之盟合四國之師以伐齊遂大敗之然春秋之法以主及客今不書齊及又不書伐齊而直以四國及齊侯戰爲文者罪四國之大夫敢擅興兵以敵齊侯也獨魯舉四卿帥師者重罪魯也夫齊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魯出四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卿會晉衛曹以敗齊侯于鞏又窮追之至使之乞盟則犯分陵上之罪豈不深哉故以四國主之又謹而日之以爲憤兵之大戒曹不書大夫此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其爲卿也曹大夫見于經者二首與公孫會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齊侯至于乞盟則辱亦甚矣亦齊侯有以取之也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而目齊侯者貶之也國佐受成命于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又非服晉

而往也直畏晉之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且以明齊之見討實齊侯啟之也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使國佐如師齊志也不與之盟于師進逮袁婁而後與之盟晉志也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見四國之師乘勝而逼之必欲亡齊而後已是其操之爲已蹙矣此修怨釋憾之兵也夫卻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亦大矣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意而

春秋集註卷十四

五四明鐵書約園刊本

春秋黜之故此書及國佐盟于袁婁以罪之其及國佐盟者晉與魯衛曹之大夫也不書四國大夫及之者貶也貶而書及者以其受賂而與之盟我反欲之也然則四國大夫既專兵又專盟罪不勝誅矣故謹而日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其子固立是爲其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立十一年其子臧立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此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以晉命歸之而以內取爲文者以因人之力而取之故也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也凡力得之曰取言不當取也不與其專奪也雖然本己之地或己之附庸爲彼所奪今復得之當異其辭亦曰取何也爲其不能申明直辭請于天子而正其疆理但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晉不以其道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其惡難知聖人所書亦明正曰取所以顯微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人以魯衛受盟于晉而伐齊故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而先與鄭伯加兵于衛夫鄭伯背華卽夷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也罪不勝誅矣春秋並楚稱師而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我地臧孫許之盟于曲棘而返也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

之至鞏之戰晉爲魯勤矣魯恥爲之一雪今楚鄭既
侵衛將及魯境先遣嬰齊約盟于是皆出而會之蓋
不敢不會聖人書此見季孫一怒使其君屈辱棄中
國而外會強楚之臣又著嬰齊之抗雖楚國之權亦
在強臣也蓋公子嬰齊者楚之公子僭稱王子者也
凡楚公子在國皆僭稱王子至是楚已強盛聖人與
從列國之例稱爲公子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此著諸侯皆棄晉卽楚也楚嬰齊稱人者貶也嬰齊
專楚爲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蔡侯居左許男居右
諸侯大夫皆受盟焉然楚雖以強盛凌轢中國而諸
侯苟能固守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者哉乃
皆懼而聽從與之盟約況晉自文公以來世霸中國
今之威力亦未甚衰諸侯豈不知中國之可尊蠻夷
之可絕今乃不堅事晉而外從楚故聖人深責而悉
人之人諸國大夫而獨出公者楚遣嬰齊會公公已
在會不敢辭也其與秦人序于諸侯之上者見楚之

主盟也諸侯大夫皆人之而列齊于鄭下不以尊卑
序之者齊以敗績勸楚故自貶抑于會如此也蔡許
不列者先已屬楚失位不君又不可人之于大夫之
間是以沒而不書也夫楚自城濮之敗不競于晉莊
王雖入陳圍鄭圍宋而未嘗敢合諸侯及蜀之盟諸
侯從之者十有一國而蔡鄭許又與之偕至自是而
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聘會與齊晉齒矣然而楚之
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猶畏晉而竊與之盟爾其後四
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
得交相見矣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
然後諸侯公然得與楚盟會矣自是楚雖漸衰而吳
越更盛禍猶未已也原其所以至此由中國無紀綱
不能自正故爾此萬世人君之大戒如漢光武謝絕
西域斯得春秋之旨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
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以鄭罪爲當討故春
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則鄭之不正可知矣于是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敗晉游兵于巨輿使皇成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辛亥葬鄭穆公

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背晉卽楚而能知悔過故以伐鄭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春秋于宗廟之事得禮者不書凡書者皆著其失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廟災而哭于禮合矣此何以書曰廟災之所以哭者爲神靈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哀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猶未遷也何以知其然據桓宮僖宮皆諡以目之此云新宮故知宮新成而主未入也宣公薨至此二十八月矣宮成而主未入亦空宮爾其遇災也亦何必哭之至于三日哉蓋宣公平生衣冠服御之物方且備列乎宮中一旦盡災之是以哭而至于三日爾君子于是乎知有天道也何則宣公有弑君篡立之罪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

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以爲萬世之戒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傳稱文公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矣是著嗣子背殯出師與其臣子私諡之罪也

夏公如晉

公始朝于晉且拜汶陽之田也夫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亦見魯之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土地不能自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嘗與楚爭鄭鄭兩事之自晉荀林父敗績之後始專事楚不復與諸夏通晉雖累加兵終莫之聽然許亦事楚爾而鄭反伐之者以其恃楚而弗阿己也君子以是而惡鄭也疲命于晉楚而以伐人

公至自晉

以公始畢三年之喪不朝天王而朝晉故書其至以譏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齊取有之今歸焉而不服則知魯國政繁賦重民苦之矣成公不察所以思數謂何德之布以懷徠之而遽以師圍之故與圍外邑同罪

大雩

因旱祭著僭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麇咎如者何赤狄之餘也不繫赤狄者何非赤狄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晉滅潞氏稱師滅甲氏書人而此書卿者從諸侯之兵也從諸侯之兵以伐夷狄書卿始此外大夫將兵者凡七十餘其不言帥師者三蓋不成師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公朝晉故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鞏之役故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國既以禮來聘宜相親信乃反疑忌至于敵血盟誓此非講信修睦之道故先舉來聘繼言及盟庚與良夫不繫之國而內亦沒不書公以著二卿之抗俱失交鄰之道也是時禮義不明而惟強弱之視苟庚晉之下卿孫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春秋諸侯用兵侵伐之義莫甚于稱人也至有稱師稱爵以事之輕重爲之辭若夫夷狄則直稱之不復

春秋集註 卷二十四

十二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也今鄭襄中國之諸侯也乃背華卽夷從楚以伐衛之喪又叛中國之盟一歲而再伐許夫以己從楚固有罪矣又惡人之不從而伐之是將率天下而爲楚也鄭之爲夷狄宜矣故以夷狄書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卽位通嗣君也三國相繼來聘以去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卽楚故也

葬鄭襄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秋公至自晉

晉侯不敬公公至欲求成于楚又踰時而返故危之

冬城鄆

鄭伯伐許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十三四明啟書

約圖刊本

鄭伯喪未踰年而興師伐許春秋以其薄恩于其父失其爲子之心有速成君之意故不復稱子而如其意謂之鄭伯以辱之且其先君叛盟伐喪得罪諸侯諸侯之怒未解疾之猶未已則繼其業者宜強爲善以覆之今又重之以不義居喪以伐人喪嗚呼父旣伐人之喪子又以喪伐人甚矣鄭伯父子之惡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成公二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棄而來歸也以叔姬之歸爲魯之過也杞伯來朝而告絕則知杞伯之有辭矣餘義同宣十六年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狂餽諸穀此之謂非禮之禮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以大夫會大夫之辭書之

梁山崩

夫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于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夫國主山川豈特晉國當之哉

秋大水

此亦非特魯國之災也皆當時人事之所召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者罪諸侯之不赴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數伐許許人愬于楚楚人不直鄭伯遂復棄楚而請盟于晉晉侯于是會諸侯而爲此盟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赴于京師而私會于蟲牢可乎故謹而日之且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也杞雖復稱伯而列邾子之下蓋猶以其用夷禮貶之也

六年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王卽位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諸侯立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武公乃伯禽之元孫獻公之子于是爲十一世祖非始封之君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實佐王師有功而諡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因魯之戰自多其功崇尚武事一旦特出私意再爲立

宮同于世室與伯禽爲二祧蓋僭用周天子之禮若文武之祧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聖人于此特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故謹而日之

取鄆

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是也然不繫之邾者邾本魯之附庸其邑卽是魯邦域之中也何取之有然邾與魯抗若敵國然故書曰取內以罪魯之貪外以罪邾之抗可謂簡嚴矣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氏晉將復會諸侯而宋人辭以難故帥衛鄭及諸戎伐之而經獨書衛者當是時晉謀襲衛衛不知自保乃爲之非理加兵于他人之國不可歸罪于晉故專罪良夫而以侵爲文

夏六月邾子來朝

魯取鄆而邾子遂來朝其強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卽位不朝周而朝魯此可見邾弱之甚惟陵我者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晉召之欲使魯伐宋故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立二年其弟踰立是爲成公不書葬者當晉楚爭伐之際臣子不得盡禮于大事故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復使魯伐宋故二卿同帥師而出也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爲之興師則罪專在魯矣責與衛孫良夫同故書侵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棄楚復從晉受盟蟲牢故楚乘其喪而伐之然不貶而人之者正著嬰齊之專且暴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遷于新田文子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雖大夫專兵無功而還亦善其能救也善其能救者所以深惡楚也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肯蟲牢之盟是以善之也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鼠一名甘鼠能食人畜而不痛其曰食郊牛角見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過有司也改卜又食則非人之所以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變異甚矣

吳伐邾

吳實我大伯之後按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以僭竊大號春秋所以不書自壽夢得申公巫臣吳始爲楚患今伐邾則入爲中國之害始見于春秋故但書曰吳從夷狄之稱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殿書約圖刊本

夏五月曹伯來朝

諸侯舍天王不朝而相繼朝魯可乎

不郊猶三望

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二事隔其文故爲三望起也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仲尼書之著不明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于鄭故復伐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諸侯奔命而至楚師已退矣諸侯稱爵者以其有攘楚之心也杞伯在邾莒之下蓋以削弱之甚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且尋蟲牢之盟故同爲此盟以固鄭志莒子于是乎同盟春秋子之故謹而日之

公至自會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致

吳入州來

吳楚爭強始見于此州來雖楚屬所謂下蔡是也亦屬于中國矣凡蠻夷之屬楚者吳盡取之至是乘楚伐鄭又以兵入州來故春秋謹之又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且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

冬大雩

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
貴用事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
知所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不會晉晉侯患之幸勝于鞏之戰盟于爰婁又盟
于蟲牢又盟于馬陵今俾我歸田焉所以堅齊也夫
汶陽田者魯國之舊嘗爲齊所取矣鞏之戰齊請盟
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亦可謂義也
今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歸之則非義矣何則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七十四明 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魯國之分地乃先君受之于天子晉不當爲齊請于
魯魯不當求之于晉韓穿爲晉卿不當爲齊言于魯
魯不當以晉侯之故遂以先君之分地與齊然書曰
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
強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
魯曰歸可也自魯之齊安得謂之歸惟晉不察此故
使韓穿來言也季文子之言盡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得齊之後冀盡得夫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

自文十五年晉卻缺入蔡之後蔡人不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纔書復加兵以侵之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以罪之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是以春秋志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婚耳錄伯姬始此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此其稱主人者何也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故自命焉皆禮所謂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然此常事何以書爲公孫壽書也公孫壽同姓之卿也納幣而使卿非禮也使同姓之卿又非禮也且起伯姬之賢以來之請魯之嫁皆致厚焉而不知越禮逾制非所以重大婚之道也且婚禮有六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締成逆女爲事終

舉重之義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者晉侯之壻妻曰莊姬其季父嬰通乎莊姬而
同括其兄也怒而放嬰于齊于是莊姬譖同括于晉
侯而欒氏卻氏爲之徵曰將作亂晉侯乃追論趙氏
弑君之事而殺之殺之之志均故不言及自古婦寺
作慝則必假朝廷以示意公朝有亂政亦必由婦寺
以取信二者相待而後人君之威福亡觀莊姬欒卻
之讒可不戒諸然同括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
君亦足以殺其身而已故稱名以殺者有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先王之制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三公一命衮若有命則賜不過九命夫有加而賜所
謂賜命也或曰賜命或曰錫命何也錫命者世襲之
爵賜命則過其本爵止加其身而非世襲者也成公
無明德大功簡在王室而簡王旣除喪遽加以賞典
故稱天子以懲之覲禮有稱王稱天子之辨其稱王
者以大臨之也稱天子者以恩加之也此不稱天王

而曰天子者見簡王不能以大臨之而行姑息之恩也何則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亡其義故賞罰俱濫然而天子之權猶在也及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也有賞以爲姑息而已未嘗有罰以加焉者也觀春秋所書見天王加恩于諸侯者甚眾而其所以懲御諸侯者于經無見焉何者權去而威不行也權去而威不行則不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致罰于諸侯不能致罰于諸侯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爲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于一人爾非姑息而何此天子來賜命春秋所以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爲杞所黜與杞絕矣不當繫之杞今猶稱杞而曰其卒者魯人將脅杞而歸之未許其絕也未許其絕故自以爲杞夫人之喪而不以吾女卒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諸侯來聘必有事焉士燮之來實與魯兵以伐邾也
七年吳伐邾諸侯莫有救者于是與吳成既與吳成
而士燮遂摟諸侯以伐之夫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
討如伐邾則何以爲政于天下聞救邢救衛之風亦
可愧哉

衛人來媵

衛人聞伯姬之賢宋已納幣故來媵夫媵小事不書
而伯姬之嫁諸國來媵故書之以見其賢也且爲齊
晉來媵起例也春秋之時女子之賢尙聞于諸侯如
此

春秋集註 卷二十五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已出之妻恩義既絕雖有子亦不爲之服況其夫乎
禮有婦未練而出既練而反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今
叔姬生未反于杞及其已死而杞伯來逆其喪豈非
叔姬本不應黜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聖
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之永終知敝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于是貳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之不親逆也婚禮之大者在親迎今伯姬之歸子然如匹婦之行此豈國君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娶夫人之禮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旣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有賢行魯國重之遂使卿致非禮也

晉人來媵

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爲齊媵起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然經不書鄭伯會鄧者所以恕鄭而深罪晉也何則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以此言之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晉人殺之耶聖人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殺行人不書蓋以執君爲重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白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從晉侯數伐鄭更蟲牛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鯁鯁

然常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楚人侵陳以救鄭然蒲之盟陳不與焉莒子恃陋而不備故楚子重移師以伐而晉人不恤同盟之急是又自背蒲之盟也

庚申莒潰

春秋集傳卷二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莒潰書曰者惡楚之潰中國故謹之亦見莒人之恃救所以深罪同盟也與蔡沈潰有間矣

楚人入鄆

鄆本莒邑魯嘗取而城之經不言遂而再舉楚人則知鄆今屬魯也楚人非有意伐我特以鄆本莒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爲一事而已一事而先書楚公子帥師者著其專且暴衆也再書楚人重貶之也秦人白狄伐晉

晉爲盟主旣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

連白狄以伐之且見晉景公不能霸矣且宣八年晉師連白狄伐秦今秦又連白狄以伐晉然則夷狄之無常可爲後世之鑒且爲十二年晉人敗狄十三年會諸侯伐秦書也

鄭人圍許

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于許而圍之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師示不急也是爲諉也以策則可以教則非是以春秋惡而人之

城中城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城謂之郭外城謂之郭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君子于是乎見魯德之衰矣其所衛者狹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宋鄆縣高 閔抑崇撰

成公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此晉命也與六年侵宋同凡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以譏之蓋晉人執鄭伯鄭人置君圍許戾狠不道于是爲甚故再侵之而晉人則終不出夫鄭策者也五月之伐于是乎歸鄭伯黑背者公孫剽之父也衛侯愛其弟寵以兵柄終致篡國之禍故書衛侯之弟帥師以爲戒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方卜已失時矣卜不習吉況五卜乎慢孰甚焉夫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然不書鄭伯復歸者所以咎晉也晉旣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

以舍服與之也伐鄭不致公與有貶焉以伐鄭爲不義故也是時晉侯已病以左氏攷之厲公實代父出會而經不書者諸侯各以兵會伐不行相會之禮故春秋亦略之而不辨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夫伯姬嫁已久而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諸侯夫人惟有二媵耳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況媵賤事也又何必歷紀之哉蓋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今三國來媵則是以欲敗禮矣自當備書之以爲後世戒又況春秋反覆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意于其中蓋齊人欲復修魯好故以是先之爾先儒謂諸侯同姓則媵異姓則否是不然諸侯三國必各一族豈皆同姓耶

丙午晉侯孺卒

晉景公立十九年其子州蒲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齊侯之喪又爲晉人所

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喪沒而不書也

冬十月

按傳冬當書葬晉景公而不書者前以有公如晉後有公至自晉故難之若一時無事然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晉侯使卻犇來聘公之疑己白故己丑及卻犇盟公之疑雖白乃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人無禮于公甚矣故貶卻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六

三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犇不繫之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謝其來媵因修好焉自鞏之役而齊魯絕交至是乃復通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出奔晉者周公自絕于

周也爲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之國故書出以爲萬世之戒當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亦昭然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謂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而攷其事實與經不合殆其不然夫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此狄卽白狄也何以知其白狄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以知報九年之役也前書白狄者罪欲明也此祇書狄者敗狄而已不必辨其狄之種類也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諸侯蓋以是爲王者事

故與天下公之至于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齊伐邾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矣當此之時晉尙強盛惟忠信之厚不崇而僞飾之文彌勝是以不召兵而乞師乞師謙辭也霸體貶矣是一國之辭也非所以公天下也夫晉不報秦久矣九年秦復連白狄而來晉欲大舉伐之而以私讎之故特使卿來以乞爲名實欲公親行爾夫列國之禮大小雖殊皆分治天子之民苟非有天子之命以徵兵則諸侯豈可親帥師以出乎又況爲他國報私讎者乎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公之此行蓋會晉伐秦道出王畿不得不朝焉者也其以專行之辭書之何也曰舉其可道焉者志敬也然上書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者矣乃志其不敬也蓋聖人于魯乃父母之國有君臣之義特遷就而爲之辭故直以如京師爲文先明君臣之大義若專以朝事行者而不言朝王以著實因會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

春秋微辭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出會必自其國故會不言自會而言自者非其
自也晉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者以伐秦爲遂事
明以朝王爲重也且見公會諸侯伐秦而自京師若
以王命伐之聖人遷就而爲之辭也夫諸侯擅興兵
而大會于京師此其罪之大者然而晉厲之意欲挾
王師以爲重因使諸侯過京師行朝禮以爲恭故聖
人亦因以正君臣之大義乃所以深著其惡也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曹伯盧卒于師

非戰死也死于行爾故不書地凡立十七年其弟負
芻篡立是爲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者著公此行實非如京師朝也書曰爾其
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此春秋之意也

冬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負芻殺曹太子而自立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大于邾至此始書其卒者庶其見弒不得卒故然不書其葬非魯不會春秋之法莒不書葬其號夷也吳楚不書葬其號嫌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受衛國遁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衛獻之出奔禍根在此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卽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復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者怒鄰兼弱且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晉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營帥

師伐許者猶討其與楚也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不以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此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成公得以藉口而行之也然則人君所以貽子孫者可不慎乎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覩此人君之深戒也其稱姜氏者異乎宣公之喪娶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然則獻公之見逐已兆于此矣定公立十二年衍嗣立是爲獻公

秦伯卒

桓公立二十八年景公繼立史皆失其名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仲遂之孫公孫歸父之弟也而謂之仲嬰齊者歸父既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使嬰齊紹之爲卿故前

不經見而特卒之者譏世卿且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之嗣以後襄仲則子不可以父之字爲氏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旣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觀文可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六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會諸侯而執之又不敢自治歸于京師使卽天刑此執得其罪是謂霸討故與其爵然曹伯之立于今三年今始見執亦稽天討矣况諸侯旣與之同盟是已成之爲諸侯乃不待王命而擅自執之耶故不名曹伯著其以諸侯而執諸侯也

公至自會

若諸侯有罪者可會諸侯而執之則魯侯不可謂之無罪者是亦可危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戚之會宋世子會焉公病故也公病而使世子出此召亂之道宋其公立十三年世子成立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據左氏瑣澤之會鄭已聽成至是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嗟乎楚人之難信如此然則瑣澤之會謂之克合晉楚之成是果然哉是時鄭子罕侵楚則知楚人亦有辭于伐爾

春秋集註 卷十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遽葬亂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宋華元出奔晉

凡大夫失守宗廟而往于他國者春秋皆以出奔罪之今華元爲宋正卿當喪禍之際不待君命擅自出境雖意自有在而罪不可免故以出奔書之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再書華元者善華元也與鄭良霄異矣蓋華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蕩氏之黨爾然迹其所爲

又與衛孫林父亦何以異故其所書之辭亦同

宋殺其大夫山

此蕩山也先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此則知其爲華元殺之矣蕩山實宋之公族乘君之喪作亂以虐公室而殺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故去氏以示法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蕩氏之黨也凡大夫有罪不殺而逐之者皆以自奔爲文據左氏華元旣攻蕩氏殺子山而五大夫

春秋集註卷二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皆出奔獨魚石書者五大夫皆蕩族華元已誅其罪首餘奔者皆不足書惟魚石奔逃于楚遂爲中國之害故爲十八年復入彭城書也春秋有事在後而先書其始者此其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列書卿蓋始于此會而又會者非殊會以外吳也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是時中國病楚而吳敢與之敵故諸侯亦欲與吳通晉于是爲合諸侯之大

夫以會之然諸國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因吳子伐楚
在鍾離故相與會之爾左氏昭四年傳曰楚箴尹宜
咎城鍾離楚邑也夫吳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而待
中國之會已見中國不自正霸主之不足恃微弱之
甚也聖人深罪中國所以外夷狄也非待殊會以外
之也

許遷于葉

許微弱之國鄰于鄭鄭亟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許四
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伐許今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而鄭人之
罪著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成公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是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此雖漢儒傳會之說然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以此言之天人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至其有所不合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七

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適所以致不信今此學遂絕者正以漢儒求之大過傳會其不可推者後世因其傳會不合之處遂廢其說也夫廢其說者亦非通論也春秋聖人和同天人之書其記災異皆有深旨漢儒不得其旨而強言之故識者以爲非後世當有能知之者蓋災異之說亦可使入君知天道之可畏也人君挾崇高之勢所畏者天而已今或不畏則無所畏矣漢儒之說不爲無補于世去其傳會者可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其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求成于鄭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爲
楚加兵于中國故書侵以見其義不直也自是與楚
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霸王之義不足以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二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令諸侯故也于是晉將伐鄭而恐諸侯厭惡其後特
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矣是時穆姜與叔孫僑如
將作難故公之出師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于是晉不暇
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于
彼彼志非來伐于我故直書戰而已稱晉之及以晉
爲主也楚敗不言師以君爲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此鄢陵之敗將也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殺之此中國夷狄之相爲強弱其事易曉而時君莫之察也卽春秋之世言之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卽敗績而言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寢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爲之龜鑑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此諸侯之兵始至而會焉喜敗楚也鄢陵之戰晉獨敗之諸侯之師皆未至蓋非特魯而已晉人乃聽叔孫僑如之譖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夫聖人于魯事凡有可恥者必微其辭而不敢斥若我無失道爲橫逆所加則直書其事故沙隨之會魯有內難晉不見公我何恥焉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所當察也晉不見公爲非矣故直書之以著在會諸侯皆有罪也昭十二年公不與盟義亦同此

公至自會

公出會而爲盟主所拒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政之數于人矣晉爲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未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尙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曹伯歸自京師

十三年諸侯伐秦而曹伯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侯執之歸于京師奈何天王不能用晉之執寘之典刑今已歲餘又因晉請反使復國失王道矣故書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所以深貶天王之釋有罪也不書復者不與其復也蓋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書復歸而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亦不名也嗚呼篡逆之人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于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

爾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之會伐鄭也僑如復譖行父故晉侯執行父而寘之于莒丘魯一後期而晉再辱魯更執其臣此晉之惡也故貶而人之既而晉侯知魯有故且辨僑如之譖故許魯平而釋之蓋晉之所以不見公與執行父皆用僑如之譖也既而晉知其情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僑如聞之遂出奔齊僑如之意詭秘其出則魯國之利也是以春秋謹而日之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

晉釋行父行父自莒上與之盟也季孫在晉故稱及焉

公至自會

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爲重也

乙酉刺公子偃

刺偃者何治僑如之黨也僑如通乎穆姜欲去季孟

使譖于晉晉于是不見公而執行父其罪大矣然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猶明言其罪也此直云刺公子偃則若無罪焉其故何哉曰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又何言哉且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可爲君是時鉏尙幼則穆姜之意當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得其罪矣是以謹而日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他人與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子駟侵晉魏北宮括帥師救晉遂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遽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王命討焉重之以王之兩大夫庶乎其我從也晉雖主兵而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也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伐秦之役劉康公成肅公在焉

而不書者以受命京師爲重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齊桓晉文之盛諸侯與王臣會而不盟蓋尊周也今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故書同盟以惡在會之諸侯且譏王臣下盟也自是習以爲常矣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者鄭猶未服始盟而還

齊無咎出奔莒

齊靈不公其聽而逐其世臣然亦無咎有以取之爾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七

七十四明叢書 綱圖刊本

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九月辛丑用郊

魯自每歲僭郊之後聖人以爲常事不書也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爾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己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遂不疑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書用以著其非成公之瀆郊蓋自四月而五卜始使公而知次辛之不可用則亦不敢用九月而郊矣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伐鄭之役諸侯往往厭之而不欲故晉侯特謙以求諸侯而以乞爲名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齊國佐從諸侯圍鄭而稱人者以難請而先歸遂以穀叛是以春秋貶之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今反致伐者非得志也晉厲有事于鄭而公之會伐皆至是而止至晉悼魯襄二年而鄭服者蓋蒙故業亦斯師之功也故于是乎致之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此叔肸之子聲伯也從公伐鄭還至狸脰而卒按下

書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蓋十月五日也據左氏諸侯以十月庚午圍鄭壬申距圍鄭二日

爾致公而後書其卒者公既歸而後舉其喪見嬰齊與公偕出而不與公偕入也古者人君遇臣之禮生則以恩義相接如父子朋友然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爲起疾則君親問之又賜之醫藥死則君親臨之又爲之徹樂斯蓋君臣之間死生以恩義相接者也嬰

齊子叔老嗣是爲聲子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邾子貜且卒

貜且立四十年宣公極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厲公侈反自鄆陵將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以

三卻族大多怨故始長魚矯殺之盡以卻錡欲謀亂

卻犇取賂于魯卻至專殺孟張皆可誅也然一朝而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尸三卿將誰與處矣此自禍之道也故別數之以著

專殺之中罪至重也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惟取

世族而已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導吳圍巢伐駕遂恃兵而不設

備故楚人滅之夫楚旣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

于要荒使其得志于鄆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宣

十二年楚入陳圍鄭之後書晉師敗績楚子滅蕭是

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爲我患者

晉厲之成勢也蓋晉厲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于外而亂生于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者胥甲之孫胥克之子謀殺三卻而晉國遂亂于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然後弑厲公或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何哉孔父忠于殤公者也胥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漢應劭作舊君諱議曰昔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然則此州蒲乃滿字之誤也州蒲立八年多殺大夫使下反側遂爲欒書中行偃所弑而立襄公少子捷之子周是爲悼公周爲弑君者所立而不復討賊故稱國以弑所以罪其嗣君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擅殺慶克而以邑叛罪也然齊侯既盟而復之

矣慶克作惡濁亂中聞譖害大臣不誅不殺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與俱靡而已于是因以爲國佐罪罪累上矣

公如晉

奔喪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鄭聞晉國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爲文魚石之入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七

二十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不曰自楚者先書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者將以作亂非止叛也與晉樂盈同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不書厲公之葬以公在晉且賊不討故也公朝晉甫歸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而叛國所以服也然書晉侯與宣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杞伯來朝

勞公如晉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卽位而來見也夫諸侯不朝王而相繼朝魯可乎

築鹿囿

成公之季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國家閒暇矣不務修其刑政而築鹿囿而已所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鄆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已丑公薨于路寢

成公能正其終故薨于路寢義見莊二十二年

春秋集註

卷二十七

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書楚子鄭伯伐宋稱爵稱伐罪宋有以致之也此又舉兵助魚石之叛故稱人稱侵以罪之以左氏攷之是時晉侯救宋何爲不書蓋未足以爲悼公烈也春秋之法存著小善者不足之辭也簡棄小善者有餘之辭也晉悼之烈在圖宋彭城紕楚服鄭蓋人楚鄭以微之而晉崇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宋告急于晉晉爲之乞師于諸侯悼公之時霸業復

興而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焉自元年後遂無乞師直召兵而已矣霸體正也先君非大過未踰年不敢變焉禮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此盟也以協謀惡鄭之導楚故書同盟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此悼公所以仁諸侯也春秋善之而邾子居喪出盟則不待貶而惡可見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屬刊本

丁未葬我君成公

安民立政曰成此臣子之私諡也仲孫蔑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然後復往會圍

春秋集註卷二十七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宋郵縣高 閻抑崇撰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雖上不受于天子而內非繼故是受之以正也故書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爲宋討魚石也魚石奔楚楚子伐宋取彭城使守之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不子楚之獎亂助惡取中國之地反使中國叛臣守之故還繫之宋所以抑楚以正疆域黜叛臣也魚石旣奔楚復藉楚之力自伐其國宋不能討而晉悼合諸侯大夫共圍討之若以春秋以來諸侯自相侵伐推而言之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也去強惡之臣折強楚之勢亦可謂霸討矣然而不請于天子而使諸大夫專之故與擅興兵以圍人者同文春秋會討書卿始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郟

彭城之圍既解而晉遂以西諸侯之師伐鄭故但書韓厥帥師而已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郟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是時韓厥遂敗鄭師

秋趙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凡諸侯嗣位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爲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來奔者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二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明臣子之于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焉但盡悲哀而已矣是故雖童子侯亦奔也今襄公雖幼而不奔天王之喪豈以自居喪故耶

邾子來朝

公雖新立纔四歲爾又在衰絰之中安能以禮相接況以天子之禮朝之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剽蓋衛國用事者厥後遂逐衛侯而自立二國來聘以公新卽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

遭天王之喪而邾子來朝是時赴未至于諸侯猶可言也至冬而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不臣之罪著矣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乃諸侯之禮也亦可以見同軌之必不至矣

鄭師伐宋

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于楚而爲之伐中國不貶而人之而書曰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眾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三四朔叢書
約圖刊本

爾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也于襄公爲母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鄭成公立十四年其子髡頑立是爲僖公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雖然鄭之託于楚夫豈以中國爲終可畔旣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三國伐其喪非義也書衛甯殖則知晉師宋師卿帥之也然晉宋聞喪欲退而甯殖以鄭嘗伐我喪必欲報之故特著衛卿以殊晉宋前書鄭師加宋曰伐今三國之兵加鄭曰侵所以直鄭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于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荀偃善之曰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諸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之福也既而遂所請是冬再會焉雖然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敘其會者爲下文起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自文姜哀姜之後魯人輒爲夫人立諡且三月而葬簡也

叔孫豹如宋

宋有魚石之亂又再被楚鄭之兵魯人未報衛晉之聘而聘宋者憂急難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自鄆陵之敗附楚而背中國諸侯伐之無虛歲而鄭卒不服諸侯患之故再使大夫會于戚以謀之諸大夫皆以虎牢之地可以斷楚之路而爲鄭之蔽遂從仲孫蔑之謀相與取其邑而城之夫乘鄭之喪專取其邑于義不可然城之而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明年而鄭果受盟不用兵而楚不敢爭鄭者七年然則虎牢真中國要害之地也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乃背華而卽夷聖人深責之故不繫之于鄭而以中國自城要害之地爲文雖然諸大夫前已會于戚而議此矣今不直言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乃再敘諸大夫會于戚而繼之曰遂城虎牢者晉旣得齊因以會召諸國旣會始遂其本謀也蓋城虎牢者本自戚之會仲孫蔑發之諸大夫皆善之其謀雖善而未敢聲言之至于再會而此謀始遂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其用事之臣公子申因多受小國之賂遂至于見殺見殺義見僖二

十八年

案僖二十八年楚殺得臣一條註文已佚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鄆陵之敗勢稍屈于中國楚畏中國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閒故先伐吳以張其勢然吳楚皆僭稱王所謂夷狄攻夷狄也

公如晉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六十四明發書約圖刊本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

禮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凡盟者必爲壇于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公之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焉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移所以事天子之禮以事晉而甘心受盟故稱及也以晉致者以長檣之盟嫌公如晉而不得入也

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盟也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亦以先會而後盟也雞澤晉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之盟而卽楚凡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來求成于晉以其本非召會而自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以陳既舍楚而來雖後諸侯不可不盟而諸侯不專敵袁僑故叔孫豹請使諸侯之大夫盟之蓋以虎牢之謀本發于魯故叔孫豹主之所以先書叔孫豹及又書諸侯之大夫及凡兩書及而袁僑以國繫之其辭繁而不殺則知是盟亦變之正也至溴梁之會書大夫盟其辭甚簡蓋春秋所弗予也或者以此盟爲大夫私盟是不然繫之諸侯正非私盟君命之盟也再書及陳袁僑盟此

盟爲陳袁僑之來非諸大夫自盟也袁僑必繫之陳
盟爲陳而盟非爲袁僑盟也然則雞澤之會諸侯不
責陳侯不親會而與其大夫盟此足以示德矣故春
秋善之

秋公至自會

公之出會方六歲爾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雞澤之會陳鄭皆至而許獨附楚故晉伐之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八四明藏書

一約園刊本

玄經有言曰日月之逝改于尸尙未晚也陳成公既
爲鷄澤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
求哉凡立三年其子溺立是爲哀公

夏叔孫豹如晉

聘且爲鄆世子故也事見五年六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此成公之妾生襄公者以夫人之禮卒之妣叔姓

葬陳成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死纔三十三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諡時

公方七歲爾

冬公如晉

公有母喪復如晉朝且受資賦多少之數焉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問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繼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晉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自雞澤之會始離于強楚而來聘于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且通嗣君也

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外臣如不書此書卽世子巫如者以同我內臣行也內臣如者非聘則各書其事此固聘歟曰非也據公

羊傳蓋叔孫豹率郇世子如晉也何以不繫其事巫者郇前夫人之子也莒女有爲郇之後夫人者無男有女女還嫁于莒而有外孫焉郇子愛後夫人而夫人無子欲立其外孫爲後而叔孫豹蓋郇之甥也故率巫偕往訴其事于晉所以先書豹而正名巫爲世子也奈何晉爲霸主不能以大義辨正之卒使郇取後于莒是以春秋不繫其事爲六年滅郇起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人將爲吳合諸侯故使魯衛先與吳爲會且告會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期二國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而二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方是時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夫楚自晉文僅能攘之至襄公而後漸不能制楚矣悼公于此粗得陳鄭非能強也吳張而楚爭陳鄭未艾也吳張者何吳人遺一大夫求會而悼公不敢辭于是乎至勤十二國之君而爲戚之會吳則張矣悲夫

秋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此楚用事之臣也楚子討陳叛曰由王夫實侵欲焉
乃殺之此善楚之所以不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此吳人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相向皆中國往會
吳也夫吳亦蠻夷也今中國諸侯不惜與之會者爲
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
中國之誤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

春秋集註

卷二十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按傳戚蓋盟
而經不書者殷會之盟春秋所重而蠻夷參焉沒而
不志所以崇中國也鄆子欲舍其子巫而立其甥是
自絕其後蠻夷之所不爲也故序在吳下吳稱人者
爲敘在鄆上不可云吳鄆人陳侯居喪出會以從中
國爲重矣晉于是乎命諸侯戍陳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陳背華卽夷二十餘年爲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

中國則又爲楚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效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自戍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于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使頓聞陳而陳伐之乃歸罪于壬夫楚又爲之殺壬夫而陳又不改于是乎伐之初楚公子貞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陳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至是楚果伐陳七年陳侯遂逃歸則宣子之言信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陳方附中國諸侯旣戍之後爲楚所伐而又相帥救之救之義事也悼公之能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致者善救陳也公得善則諸侯皆得其善矣撥夷狄救中國此固春秋之所貴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此公子友之孫季文子也初齊姜定嬖薨文子令取

穆姜機虧姑以成婦又略木于民終亦自及安在其能三思耶然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季氏雖專魯政而文子猶忠慎僭亂未啟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強萌于僖公大于成公熾于襄昭極于哀定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此杞桓公也按左傳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成九年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此年杞桓公卒然則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桓公繼立凡七十年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夏宋華弱來奔

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尙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曰來奔者過我也過我者主遁逃也

秋葬杞桓公

杞伯至是日卒時葬者以吾舅甥之國恩意有加故也且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此所謂滅者非兵滅之也鄆人舍其世子巫而立莒

甥以爲後是取滅之道也何則神不歆非類今以異姓而承祭祀則宗廟不歆而國自滅矣春秋所以書莒人滅鄆以爲立異姓之戒而後世猶不知本宗立後之義而疏忌同族輒取異姓如五代郭太祖無後而以柴世宗爲嗣者有國有家若此類者多矣其可不知春秋書滅之義哉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卽位邾子來朝後有狐貍之戰乃在四年而經不書者魯人鬻而弔自敗于狐貍始于是國人誦之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蓋魯人怨其上如此故聖人不敢斥言也至是叔孫豹往聘且修平焉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魯既世卿故卿之子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矣宿始執政而往朝于霸主且聽命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滅國目齊侯惡齊侯也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夫萊亦

與齊同姓也衛文公滅邢名齊靈公滅萊不名何也
衛文公可責齊靈公不足責故以文公一見法焉

七年春邾子來朝

邾少昊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
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
子孫往往多變于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非卜郊之時故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不從故免牲免牲則不郊矣義見僖公三十一年

案僖三十一年卜郊
不從一條註文已佚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孫宿爲卿先城其私邑過于諸侯之制

秋季孫宿如衛

聘且尋盟也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我卿如邾如
晉如衛衛來報聘著朝廷交際之文也

八月螽

蝗也爲災故書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蝻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其重者以見其輕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聘也且尋孫良夫之盟義見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于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于晉晉悼于是遽爲之合諸侯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八

十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鄆鄭地晉悼爲此會將救陳而鄭伯遇弒陳侯逃歸不成乎救則知楚師方盛晉政未孚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名者爲卒于鄆起也鄭鄭邑也諸侯卒于境不地此書卒于鄆者見其如會而卒也據左傳僖公不禮其大夫及將如會其大夫子駟諫而不從乃陰使賊殺之以瘡疾赴于諸侯春秋之辭繁而不殺者善

其志在見諸侯也志在見諸侯者弗與楚也夫夷不亂華裔不謀夏此春秋之大法古今之通義也今中國雖衰諸侯尙睦糾合于晉以尊天子而鄭僖能背楚而從之誠心不移以是見弑死禮義矣是時中國不競強楚方興使鄭慮雖生變以弑其君此中國之恥也故諸侯因爲之諱而春秋亦卽其僞赴而致意焉亦所以徧絕鄭之諸大夫也何則子駟弑其君使諸大夫有一不同而不能自討則必告于會而討之矣今皆以爲疾而赴之則非獨駟之所能及也諸大

夫蓋與聞之矣同弑其君以從楚聖人豈肯恕之也哉昔趙盾之弑君也董狐書之以示于朝赴于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弑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于諸侯故曰君弑臣不討賊命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曰非子鄭非無臣子也聖人卽其所以僞赴于諸侯者而遂書之是所以絕鄭之臣子也于是鄭人立其子嘉是爲簡公方五歲爾此事與齊侯陽生同

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爲陳再
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爲二虜所
逼又聞鄭伯之弑晉侯不明其死竟不爲之討賊強
臣專君君不得爲善遂以晉爲不足與而逃歸也然
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楚則懼爲中國所伐從
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朱鄞縣高 閔抑崇撰

襄公二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十二月出會諸侯于鄒而不書至者蓋公自鄒遂朝晉也是時晉有大政公往聽焉

夏葬鄭僖公

弑君之賊既不明而諸侯又皆爲鄭諱故春秋且因魯往會葬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忠恕之道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國新有大變朝廷未安未得從楚而畏晉之討也故以討蔡爲說蔡師未嘗戰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于敵矣然鄭師無名故書侵以罪之公子燮繫之蔡重之也與宋華元同自是晉楚之兵交至于鄭鄭之禍其可旣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大夫會者以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陪臣專而公微弱此魯之

失政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與臣會雖欲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俾從儉約亦何以宗諸侯是時諸侯之政皆在大夫故悉貶稱人而鄭伯與會者諸侯既不討鄭人弑君之罪故諸大夫使鄭伯獻蔡捷于會而親聽命焉蓋爲恭也

公至自晉

公之如晉朝也非會也以公久留于晉又不得親與邢丘之會故特以晉致所謂遷就而爲之辭也

莒人伐我東鄙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一十四國明徵書約圖刊本

疆鄙田也鄙遂屬于莒矣其田接于魯而經界不明故興兵伐我以正之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鄭遂與楚平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弑僖公志在事楚矣是以鄭之會既往復悔遂成弑逆之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舉近可以知遠言大可以知小也

夏季孫宿如晉

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則順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之母通于僑如者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又別爲諡用文姜之例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二四期鼓書
約圖刊本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自邢丘會罷而鄭遂復從楚是以伐之戲鄭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以左氏攷之鄭雖受盟非服晉也公子駢之言已不足信矣故不書鄭伯若鄭未嘗服從云爾此會不致蓋公未嘗至也與鄆之會同公役于外踰年而遂會于柵則委棄其國可知矣

楚子伐鄭

楚以爵稱又以伐書專罪鄭也鄭于是復背戲之盟而遽與楚平且以著戲之役所以不致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諸侯將救鄭鄭已服楚而吳人在相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以楚爲辭爾而晉令諸侯從之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子來從諸侯今柤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此相取之情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陽妘姓楚與國也因會蠻夷而滅他人之國聖人惡之故以諸侯共滅爲文則倡其謀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絕矣是時宋堅事晉晉將以偃陽封向戌向戌不受遂與宋公以其因會用師恃眾剽利故書遂書日以重其罪

公至自會

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相率以會蠻夷又因以滅人之國聖人不敢斥言但以會致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公受偃陽故也鄭背中國即蠻夷又與蠻夷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二國同伐書卿帥師自此始蓋張楚鄭以望晉悼所以懿蕭魚之功而入中國之慶也

晉師伐秦

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偃陽又赴千里而伐秦可謂虐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其民矣爲晉計者若修文公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疆楚可以稍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又伐我東鄙其曰伐者必有辭也魯國卿大夫惟私室之務崇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柎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以先至而序于四國之上是無君臣上下之辨也雖晉欲以勤悔勸諸侯故然非世子驕蹇則晉侯何以爲此彼能以禮自抑則辭不居矣鄭于是復從晉然亦不敢背楚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尉止聚羣不逞以作亂殺三卿于朝不書尉止者小臣無列于朝伺隙而竊發則盜也三卿不稱官者失卿職也

戊鄭虎牢

五年戊陳此年戊鄭虎牢皆勤民遠戍然戊陳爲善戊虎牢爲無益何則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義在救陳而拒強楚雖予之可也經書諸侯救陳斯可見矣鄭虎牢則異于是諸侯與楚爭鄭久矣諸侯之得鄭者亦已數矣而不能有之隨爲楚取是諸侯之無能也今鄭雖行成而諸侯所以爲之戍則其意有在矣使鄭復貳則虎牢之戍反爲心腹之憂如其不貳則助之守而爲之援焉定則固將反之矣是以

聖人亦遺繫于鄭以致其意若非得鄭之辭也然五年城虎牢不繫鄭者是時諸侯城之以駐師而禦楚雖鄭亦不能有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鄭遂兩事晉楚矣晉楚救鄭而致公則知諸侯之避楚也諸侯避楚則知成虎牢爲無益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叔孫豹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

春秋集傳卷二十九

七十四期藏書

約園刊本

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而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小侯也而爲元侯之所無毋乃不可乎以此見諸侯無軍作軍非禮也然有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于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于農爾亦何俟于作哉三桓外取強富之名以諛其君而實陰奪其民以弱公室爾于是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爲三軍亂先王之制而以

攻戰爲心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罪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于四月卜之以四卜而不從故爾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春秋集註 卷二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己爲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僭于是爲甚以莒邾皆屬于齊故也見世子益驕而主會者亦莫能制也自再會蕭魚之後霸業稍振諸侯不復與光會矣則知十九年同圍齊之役蓋有以取之也亳北之盟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有葵丘之遺風焉于是鄭稍服而同盟也既又背之復與楚同伐宋故書同以見其反覆

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者見復伐鄭也

楚子別伯伐宋

晉師方退而楚子伐鄭鄭伯復逆之遂同伐宋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致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之師方歸未及解甲息肩而復至于鄭之城下

春秋集註 卷二十九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者以鄭人反覆之故也

會于蕭魚

此鄭遂服晉而請會也上言伐而繼言會者見兵不如鄭鄭遽服而來會也不書鄭伯會者謂其可信也不書盟者鄭自是不復貳以見苟有明信雖無盟可也自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之後于是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悼公連會諸侯伐鄭而楚輒救之鄭人乍服乍叛雖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于蕭魚之會楚力始絀鄭志始定至哉誠

之能感人也自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諸侯賴之蓋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故也然則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皆以不戰而克爲貴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者兵不加鄭而得鄭伯之辭也春秋以變文爲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誠屢致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此聖人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于楚

春秋集註 卷二十九

十四朝錄 約圖刊本

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不殺良霄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于吳也勢分于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于此矣鄭于是乎堅從晉也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也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于是爲楚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敗績不書者爲晉諱也

十有二年晉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聞戚

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善救台惡入鄆也入鄆以報圍台也况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因救台而入鄆是專也是無君也君不得爲政矣故書遂以貶之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爲莒所取今復入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此吳子壽夢也立二十五年其子諸樊立吳不立諡而皆僭稱王故不書其葬蓋罪大惡重不可信其臣子之辭書之也夫春秋以來天王崩葬有不見于經者如莊王僖王頃王是也今反爲吳楚通好而得書其卒是諸侯不忠于天王而外赴夷狄喪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按左氏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事罪楚也

公如晉

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可謂

恭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罪公在外不朝正于廟也

夏取邾

邾小國也魯乘其亂而滅之以爲附庸而不言滅者
內大惡故婉其辭也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
滅邾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此楚其王也楚自其王亡後不大爲中國患者以吳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總其兵以議其後也然則吳楚相持是亦有功于
中國也其王立三十一年其子昭立義見宣十八年

冬城防

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

者畏齊也城義見隱七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向鄭地也

重言會者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吳來在向諸侯
往會之因謀伐秦焉夫諸國大夫與蠻夷會已不正
矣況又謀伐秦乎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知其非
而意恇焉苟知其非當以大義奪之今乃依隨來會
而恇慢不恭是違眾也故貶而人之且敘在鄭卿之
上則不嫌非卿也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
害楚亦相激而然爾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十三四期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帥諸侯之大夫伐秦以報十一年之役然春夏興
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悼
公所以不及文襄也北宮括聽子蟜之言遂勸濟師
故復出名氏然春秋前此未有摘貶諸侯之大夫者
而向之會及此之役其密察如此者以大夫專肆用
事莫甚斯時非謹其微而辨之于早則其亂有不可
勝圖者故春秋釐之一見其法也其後崔氏亂齊華

氏危宋其咎生于過而不及惟北宮括善變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多行無禮于其國孫林父與寧殖欲立公孫剽爲內應而逐之聖人不書逐君之賊者著衛君自取奔亡之禍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也其不名者乃所以罪林父也人臣逐君而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又加日以謹之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鄭伯突衛侯朔皆以不勝強臣而出奔獨此加日焉蓋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公

春秋集註卷二十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衛惠公猶以禮去者也加日不名以緇大夫義用剛克矣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莒自滅鄆之後凡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伐吳者何吳張矣數會中國以議楚矣楚人則病吳矣于是而伐之者非能伐也伐強以自存也在兵法則所謂以攻爲守者也而吳則終不出夫楚有謀者也故其兵不能遽加于楚夫惟吳楚正相攻此中國

所以小寧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蘧莒人
邾人于戚

戚衛地謀定衛剽也夫剽逐其君而篡其位王法所
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諸侯書卿者
明皆林父之儔也是歲諸侯之大夫凡三出會或每
會各一卿或一卿三與會各隨其國而已

春秋集註卷三十

宋鄞縣高 閱抑崇撰

襄公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卻犖來聘己丑及卻犖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爾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也婚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天子不親迎必使三公逆之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義何由而興風化何由而成乎夫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輕耶

自漢而後皇后見天子則降階而朝自稱曰妾敗壞禮義莫甚于此皇后之禮自此益輕後世不賢之君遂以下里賤人之女立以爲后嗚呼天子總陽教后總陰教以其成天下之至治而輕立其人是輕宗廟也輕社稷也輕天地也可不戒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于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于諸國矣而尤懷夫袁婁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成蓋我孟孫之邑也

春秋集註 卷三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魯于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若畏而不進則書次矣不當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由公不能救故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然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眾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郛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邾人伐我南鄙

邾將貳于晉以與齊故來伐我我使告于晉請伐之而未果蓋邾黨于莒而屬于齊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之霸功亞桓文凡立十五年其子彪立是爲平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春秋集註 卷三十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晉悼公將爲

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卽位遂成父志夫君喪而

出會失主盟之禮矣宜乎諸大夫之張也此書衛侯

者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

侯春秋不與其一不奪其一何也在外者以無道出

雖有君名而無君國之實在內者以無道立雖有君

位而無定位之威然國人旣君之矣諸侯旣會之矣

春秋從而君之所以恕國人責諸侯恕國人責諸侯然後篡者之惡不容于貶或謂晉侯在喪故使大夫盟非也晉侯不憚出會豈不肯主盟耶且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陳袁僑至勢不可拒因與之盟然僑人臣也不可當君故使大夫盟之故以大夫而繫諸侯見諸侯之已盟也今敘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者是時晉爲魯故將執莒邾二君而齊使高厚來會先知其故遽自逃歸所以諸侯不欲先自盟也夫晉會諸侯而使大夫盟則信在大夫矣烏在其爲盟主哉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寧六卿專晉三家柄魯祿去公室寢以衰微聖人因此盟得一貶焉以著喪亂之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大夫主盟而執諸侯見大夫之疆也莒邾二國數侵魯魯人訴之晉晉執之以歸夫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蓋罪不至執也

齊侯伐我北鄙

案自此至襄公三十年永樂大典闕佚

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公至自會

見公出會謀齊尙未及還而魯師已見伐矣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春秋集註卷三十

五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旣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

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

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甯殖下故知微者也

案晉卿主兵以

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案經文公穀作圍成左氏作圍郕此從公穀

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郛今春又伐至是又圍成甚

之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

君臣庸甚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十年不復與諸侯會而

楚鄭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

春秋集註卷三十

六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皆著楚之誑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我二邑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其恃眾暴寡如此況齊魯頻世婚姻之國也數年

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

案其恃眾暴寡以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

補入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
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

彙纂補入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春秋書白狄于是焉止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

案以上從

春秋傳說卷三十

七

西明叢書約園刊本

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罪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

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

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

案自罪中國以下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朱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于是復爭鄭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盟者何平公修霸也雖盟焉楚闕于南齊易于後吳

人且張一邾之微而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

案此條從程端

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人執邾子

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霸討也故稱人下

書取邾田自漑水則知晉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

之霸政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春秋本義卷三十

八

四朝叢書約園刊本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漑水

邾自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

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劫邾使

與魯豈霸者之舉哉

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書取田于至

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自漑水者隨漑水以爲界言其取之

多也又罪其亂先王之疆理也

案自漑水以下四句從春秋本義補入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
霸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霸業可知矣

案此條從

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春秋集註卷三十

九

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

以與澶淵之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齊魯累世婚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

紀示不忘好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城武城

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

守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

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

道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

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

能容一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

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于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

逃惡自見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爲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疆大今日可恃以逃難

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連食兩月變之大者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

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
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爲譴
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愈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
未修而禍未至益以爲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
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旣無驗此奚爲哉亦
數而已矣目習于見耳習于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
不足獨當而下延禍于眾庶于是斯民皆怨其上而
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人
君者可不戒哉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范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大亂此以

私敗公足爲戒也

案此條從黃
震日鈔補入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著不朝正于廟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叔

敬子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霸者

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于是終保欒盈明年伐

衛遂伐晉也

案此條從趙汭春秋集傳補入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于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

春秋集傳卷三十

十三國明叢書約圖刊本

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輟其黨于四竟由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奸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奸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于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爲婚姻國國恃以興而魯禮有

加焉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故陳討二慶

而公子黃返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卽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腴饒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

晉君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
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
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晉爲
盟主而衛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于

此矣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侯襲莒

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
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爾
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

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四年春秋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于晉
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

也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無復三年之喪罪自見

矣案此條從春秋傳說景繁補入

夏楚子伐吳

于此見楚弱而吳強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于吳方急吳而

緩中國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

景繁補入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

于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晉侯
爲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
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眾志不一也曰水不克
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
能爲也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杞伯居喪出會觀文見義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春秋集傳卷三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鍼宣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卽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
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鬪毀王宮而齊侯叛晉
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之于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
且賀焉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
逆于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
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
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
晉平之不競矣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春秋集註

卷三十

十八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
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
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君子展子產之有禮者
也故春秋無貶辭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

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叛甚于奔

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

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案叛甚于奔以下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春秋集註卷三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

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罪君之不明惑于

讒慝爲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

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古讒人爲國患雖其君之父

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案此條從

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人執衛甯喜

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

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

報之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以中國諸侯而死于南楚死非

其所矣

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春秋集註卷三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奂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

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敗戎

心于盟偏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侯亦俛首兩

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生民

雖暫免于兵革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

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朱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秋八月大雩

春秋彙纂 卷三十

二十四明叢書

豹圖刊本

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

亦悖乎 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

如晉而義自見也。今魯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何蠻夷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以朝正之時，魯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閻弒吳子餘祭

春秋集註卷三十

三四明樓書約園刊本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

之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弼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公踰年在楚楚邾敖新即位故使遠罷來聘以報之

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遠罷之

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集註卷三十

三十四明

約園刊本

天王殺其弟佖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使卿葬內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于厚成八年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

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

人來媵皆非禮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此僭天子之禮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癸酉葬我君襄公

春秋集註卷三十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集註卷三十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宋郵縣高 閔抑崇撰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雖上不受于天子而內亦繼正有所受之故書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盟齊人不與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然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是時晉主會而楚主盟故也然未盟亦楚主之爾特書之者著諸侯因弭兵以爲名皆不外楚也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者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春秋不書莒人蓋斥之爾衛齊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

三月取鄆

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尋盟未退而魯人乘莒之亂

取郟聖人直書之其辭雖略而惡有餘也時叔孫豹在會楚人聽莒人之訴欲執之而不果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有寵于桓富如二君及景公立懼偪而出仕于晉書曰出奔者著其棄兄忘君奔于他國也曰弟云者見秦伯以一國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立十五年卒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案經文公穀作大原左氏作大鹵此從公穀

大原晉地卽大鹵也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中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是也狄來犯晉故荀吳得以敗之書曰敗狄者所以與中國之勝也箕與交剛之役皆書晉人至是書卿帥師則晉益衰矣矜能敗狄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去疾齊出也密州之弒去疾奔齊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去疾因假齊之力入莒以討展

與之罪此討得其正也故稱莒然去疾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去疾自以爲公子可立故也展與爲弑君者所立而不討賊是與聞乎弑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而亦以國書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不與然諸侯已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不稱莒子聖人不予其爲君也展與吳出也故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爲莒所取今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何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皆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方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熊邾敖也初康王卽位弭兵息民而麇嗣其仁心申盟守約春秋善之凡立四年其令尹圍因其疾

也殺其子而代之自改名曰虔故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由此觀之邾敖實弑也聖人直書卒者此與鄭伯髡頑無異蓋春秋新意也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既弑其君又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亦不從亂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起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起韓厥次子也襄七年韓厥老長子無忌有廢病讓起爲卿公新卽位晉不敢輕魯釋其奸盟取郟而以貴卿來聘焉及冬公弔少姜爲晉所卻自是習以生常一棄禮而辱不可救以是知人君之動不可輕也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欲去游氏而代之位以疾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有死罪三于是縊黑而尸諸周氏之衢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疆不之討也今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

矣故稱國以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于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權難涉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公不以禮自重而輕舉妄動以晉有少姜之喪而往弔之晉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是公棄禮自取輕辱于大國也且公得至晉是公得與乎國事也季氏不使公與國事故公不得至晉焉

春秋傳

卷三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孫宿如晉

少姜卒致褻服也以是知晉不納公季孫有以使之也晉平以閭闔之愛勤勤天下使諸侯釋位羣臣祇役以爲少姜之哀榮是知晉德之衰矣而公自如晉則拒之季孫如晉則納之是權已移于下公不自省其身曾季孫之不若也亦可悲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至是凡三書其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其葬非禮也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秋小邾子來朝

公卽位故也昭公之始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使魯大絀斬侮于齊晉矜憐于杞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六四朔穀書

約圖刊本

冬大雨雹

爲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爲四年起也義

見僖二十九年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于是上下乖離自取播越故稱名以罪之北燕蓋召公奭之後以其遠在北荒故不列于中國會盟而其終始與昭相類是以志之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自去年冬至今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五行志曰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而會諸侯者何尋宋之盟也尋宋之盟者何謀吳也圖霸也然是會上主楚子下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者楚虔弑其君殺其世子自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諸侯從之未有以爲賊而討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者反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聽其所爲而不敢忤春秋首書楚子末書淮夷而列羣諸侯于其中以著在會諸侯皆反中國以爲夷狄之行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四年莊公遇弑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爲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自宋之會諸侯不相見者十年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爾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以是知

夷狄必不能主盟會也蔡入春秋以來常在陳衛之上自莊十六年之後以服屬于楚故未嘗先陳衛今楚子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之上而滕子居喪出會又不待貶絕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楚子既爲申之會將以在會諸侯伐吳故以徐子爲貳于吳而執之執之非道也蓋楚子亦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于諸侯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謂有理也義也理義人心之所同蓋不待驅而後從也舍中國而從夷狄豈人心之所欲哉迫不得已爾申之會楚靈王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疆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爾人心之向背可知也夫中國不競然後楚得恣其志有天下國家者苟知自強子理義以固其心其憂有弗從者耶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會諸侯以伐吳而執齊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吳故爲齊討之假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初崔杼弑其君而慶封爲之黨齊人欲併討之慶封走之吳吳子之朱方而居之至是楚子目以弑君之罪而殺之也殺夏徵舒殺陳孔奐不言執者直辭也此先言執者曲辭也然始執徐子亦非其罪也而禘楚人此執慶封疑若有罪焉而不主于楚者以慶封不爲靈王服故不與楚討也然慶封之罪雖不浮于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亦在所當討其言不與楚討者楚以蠻夷而主中國盟會非如殺徵舒孔奐之比也陳嘗背中國而屬于楚矣楚固得而討之今慶封得罪于中國中國諸侯不能討而楚得以爲資故聖人不于楚之討中國也不與楚之討中國者所以深罪中國之不能自正也

遂滅賴

遂者繼事之辭見楚肆禍于中國假義爲利以惡終也夫晉固不能霸矣楚以僭王而以吳故乃勤于營

霸維不知尊周而其規模則小焉者也諸夏之幸也
嗚呼彼以夷狄既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矣又
因以專殺中國之大夫今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
其流毒如此蓋出于宋向戌弭兵之謀也然則謀人
之國者其可忽哉

九月取鄆

襄六年鄆爲莒所滅今以莒亂故鄆叛而來魯因取
之鄆亦故國爾國而書取者易辭也鄆無嗣以女之
子爲嗣是鄆之宗祀已滅矣若取無主之物爾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僑如之弟叔孫穆叔也質直好義博聞強識季文
孟獻所不逮也然蔽于近習卒以餓死其子姁嗣是
曰昭子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魯作三軍三家分公室而自專之今雖以
次國二軍之故而舍其中軍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家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軍之作舍皆在
三家而公無與焉季氏特因叔孫豹之死欲乘其弱

而去之名曰復古實欲自強爾自是公室有買而已
無復有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殺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

公如晉

朝也公至是受三家之貢而已無復有民故雖如晉
非季氏所忌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者展與之黨也公如晉未反而魯受莒牟夷邑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書及者以防與茲固別二
邑也防本屬魯蓋嘗爲莒所取今還吾所喪邑而與
受叛邑同者不以私邑害公邑故也莒不書大夫以
我事書莒以利搜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見襄
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魯人受莒之叛臣而取其地莒訴于晉晉人將止公

故歷三時乃得歸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我地也魯既受莒人叛邑莒人興師而來軍于蚡泉而不設備故叔弓得以敗之曰敗莒師者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故謹而日之

秦伯卒

秦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立史皆失其名然亦不必名也春秋書其卒者罪中國諸侯遠赴其喪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往年伐吳矣今又伐吳者吳不畏故也不會宋鄭滕邾者不能會也是楚子之不能霸也越子是始見然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楚與徐雖與中國盟會皆以夷狄不遵稱人今越始見而遽稱人者不可云沈子徐人越伐吳故也其曰越人蓋其君也然徐之人何以先越之君曰是徐子也貶而人之爾豈有諸侯皆在而徐子獨不至乎蓋徐自入中國已與中國盟會惟前年從楚子會于申又貳于吳而見執于楚今又從以伐吳三者皆罪也三十年吳滅徐而諸侯莫之救其禍蓋始于此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此杞文公卽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始稱

伯者豈自城杞之後復振歟立十四年其弟郁釐立葬秦景公

秦于是始書葬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夏季孫宿如晉

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
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弭兵之時莒亦合好矣
葬杞文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宋華合比出奔衛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十三國朝禮書
初國刊本

合比請爲太子佐殺寺人柳柳譖于公遂之爲太子
殺君之嬖臣非所以安太子也故以自奔爲文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初楚子執徐之
聘使既又懼其叛而伐之吳人救焉楚令尹因帥師
伐吳而爲吳所敗楚自是不敢伐吳吳人休兵息民
國始寢強然不書楚伐徐者徐無可伐之罪且不與

楚戰也

冬叔弓如楚

左氏以爲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譚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款也故書其爵然受賂而還君子弗予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昭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報非無報使也著有餘怨然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故齊自伐北燕還求平于我而公將朝楚亦懼齊之議其後是以與之平故書曰暨暨與也不得已也齊欲平而我與之辭也齊強魯弱蓋魯之所願而曰我與之者所以抑齊之強而伸魯之弱也故不言會齊平又不曰齊及我平而特書曰暨也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使遠啟疆來召公落之公于是朝于楚夫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焉皆其微者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驅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

叔孫媯如齊泄盟

以暨齊平故媯往泄盟也泄者我欲之以朝楚故結好于強國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陽州卒以齊爲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立九年庶子元立是爲靈公按元年曰衛齊惡此曰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古者生不諱名旣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卒哭乃諱之然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事親者不以存沒生意故不變也人之背死忘先者皆爲利害所變者也是故聖人禁之後世以君名之故而聽臣下易名者猶之可也或以私嫌而改賜人臣名字則尤非禮矣

九月公至自楚

自公如楚今半歲餘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此季孫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其子紇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襄公之卒晉反戚田王有追命此可以蓋獻之愆矣故卒葬皆日承天寵也亦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陳公子招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之次所以甚招之罪且以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陳哀公三子太子偃師次子留次子勝留有寵屬諸公弟招招專陳國之政與大夫

春秋集註 卷三十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留夫留庶孽也偃師冢嫡也招以叔父之親專國之政而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嫡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陳侯屬之之由故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罪之且見其骨肉相殘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侯以廢疾不能討殺世子之賊因自縊而死夫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春秋不謂留弑君何也比

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
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且君有命哀雖不
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生
死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
也哀公立三十五年公子留遂立

叔弓如晉

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之
宮而諸侯遂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
宜哉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招殺世子而陳侯死干徵師赴于楚且告立公子留
楚執而殺之春秋貶楚稱人又稱干徵師曰行人蓋
罪其殺使者也雖然干徵師爲告喪之使不告于天
王反赴于楚雖楚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亦宜哉
故春秋書之與慶封同

陳公子留出奔鄭

恐楚人之來討故也留旣爲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
其正位未定也與楚公子比同且偃師曰世子留曰

公子別嫡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備楚故也夫蒐非春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
蓋蒐者簡車徒也凡魯車徒之賦三家分而有之則
蒐田振旅非公政也故不書威靈失矣自五年會中
軍始也按傳紅亦大蒐而不曰大者以無君故微之
首一見也書紅之蒐間陳之亂以類比義皆由辨之
不早辨也書蒐自此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招專歸罪于過而殺之以說于楚其不書招殺而書
陳人者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且見陳之亂未有君
也招雖殺過不足以贖然楚人竟受其欺放之而已

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眾也楚以
蠻夷而數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陳侯骨肉
相殘以致然嗟乎陳背中國而卽荆楚乃卒爲荆楚

所滅深可爲後世之戒故謹而日之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楚藉口以爲討而滅之由是楚益恣橫率情妄行如公子招者死有餘罪反宥而放之蓋招之所以自免者以歸罪于公子過也孔奐雖招之黨乃獨殺之其曰執陳公子招曲辭也殺陳孔奐直辭也楚乘人之亂滅人之國釋其首惡又誅其黨又奪取哀公之殯而葬之使陳之臣子不得盡禮于其君夫楚靈豈可以禮義責之哉罪中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六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國不自正而致楚之恣爾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楚人暴虐之甚故哀公之葬以中國自葬爲文所以深惡之且使楚子欲求名而不得也楚害至于此由宋向戌之謀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夫中國諸侯而爲荆楚所滅中國旣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知晉之不

競有以使天下之歸楚矣

許遷于夷

此楚遷之也許以畏鄭復求遷于楚故以自遷爲文陳滅許遷皆中國無霸之禍也

夏四月陳災

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繫之陳如邾鄆二國旣爲衛所并聖人還存邾國鄆國之風蓋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夫陳之社稷爲楚所滅今其人民又被火災天下諸侯莫之能救春秋存亡國繼絕世王道之大者也

秋仲孫矍如齊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志來聘則著齊志輕公非特居鄆之時也其來久矣凡經略不書者各比其事以見情也

冬築郎囿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內制于強臣不此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剽民也芻蕘雉兔者皆不得

往怨有所歸矣

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此其罪大矣春秋不書高氏非卿故也魯方通齊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向也舍中軍矣今也合糾師徒三卿並將大夫始張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八十四明殿書

約園刊本

自鞏之役而卒極于此是時魯聞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見疾莒之甚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爲己功也此年無冬著不克終始以此夫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立二十六年其子夷立是爲昭公

九月叔孫婍如晉葬晉平公

不及期而葬簡也卿會葬非禮因著其臣子私諡之

罪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義見上宋平公立四十四年卒其子佐嗣是爲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因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此惡楚子誘殺中國之君故謹而日之也蔡般弑逆之罪雖以公義當討而楚子誘而殺之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奸聖人恐後世以楚之殺般爲討有罪故特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一

九十四期藏書

約園刊本

名楚子以明不然蓋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般之弑君天子不誅方伯不問今十有三年矣而蠻夷弑逆之賊反來討之此罪中國也况楚子者非直治般也志在滅蔡者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而蠻夷乃敢誘殺中國之諸侯也不曰戕而曰殺者又見般之罪宜死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之君既誘殺中國之蔡侯而楚之臣又帥師而圍

其國必期于滅蔡也夫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圖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尙能拒楚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備楚故也僭天子之制也十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眾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祥

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趨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祥要是大夫與其君盟會爾然則魯邾之更爲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楚師在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

蔡能堅守不下此其勢易助也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卿不足書而書之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譏重貶者蓋不復以禮義繩諸侯之君臣矣聞一見之者存不忍棄之仁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葬又別爲之謚從先君之例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眾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其滅也故有存之之辭焉四月圍而十有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卽楚必以楚爲可恃也今蔡侯旣爲楚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楚

何補于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喪柩未至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而能拒強楚者三時不改眞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其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之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非專罪楚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旣墜霸統又絕諸侯莫能救致楚之自恣一至于此也然則宋向戍之謀實何利于中

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難反如此可以爲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已自絕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去中國卽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

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在位三十年民蒙其澤蔚爲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爲定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卽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囚如晉皆至河乃復穀梁子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蓋託辭爾

五月葬鄭簡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殺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克而以費叛慙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春秋之法夷狄舉號蓋賤之也諸侯稱國蓋狄之也據左氏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夫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楚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牽孫吳伐陳因而滅陳誘蔡般殺之因而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之能救則亦已矣而反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悖中國之道而行夷狄之事故以夷狄書之況楚靈不道旣滅陳蔡今方伐徐晉爲盟主又坐視而不救若力不能君子不責也能伐鮮虞而不救徐非力不能也棄中國也如此則與夷狄何辨哉鮮虞姬姓蓋晉同姓之國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二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昭公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不書者家臣微賤名不登于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罪大夫無政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魯邑故也言叔弓帥師圍之又見家臣之彊且罪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言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也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爾家語曰楚靈王起章華之臺于乾谿國人潰叛是靈王遇弑蓋有以取之矣初楚子麋疾靈王因而弑之殺其子而自即位公子比以是出奔晉比在晉十

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乎蓋靈王無道公
子棄疾將作亂故使觀從召比于外脅而立之以弑
靈王雖棄疾脅比而立靈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
疾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
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
縊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效死不立而既立矣又烏
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奸人
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眞力焉故聖人正名
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奸人之禍也雖然比之歸也
虔猶在楚其不言入何也觀從召之楚人與之楚人
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復稱公子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此非討賊辭
也殺而代之之辭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也亦所以深
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而已遂殺
而篡之然不書弑其兄者比亦弑其兄俱無骨肉之
愛也然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繫之陳此殺公
子比不繫之楚何也偃師當立無罪故以國氏之比

篡逆罪與棄疾等爾比既死棄疾遂自立改名曰居
蓋春秋凡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弑君
自立改名曰虔公子棄疾弑君自立改名曰居春秋
因其自嫌而實書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霸圖不競久矣晉主夏盟諸侯皆貳叔向曰諸侯不
可不示威乃並徵會以楚棄疾立將謀討之故平丘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二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之會諸侯之眾兵車之盛奕世未覩又有天子之使
以臨之使晉之威靈少振而聳動吳楚此叔向之謀
也楚子專盟會者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
侯于平丘者非能與楚子抗也乘楚靈弑逆之禍姑
以兵甲耀之爾若果能因楚平弑逆而與劉子大合
諸侯以討其罪亦足以彊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于
此何所爲哉故但書日月以間之惡諸侯輒與王臣
同盟也雖然陳蔡之復國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
爲之少安亦由此盟也故會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

重言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

公不與盟

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眾棄公不以此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不出者復二十四年至鄆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上文方譏諸侯輒與王臣同盟今公不與翻得免于同盟之罪亦可謂幸矣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獲與盟又國卿見執而以會致者爲其有辭也十年書伐莒不書取邾爲是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公少子世子有之弟先儒謂世子有之子非也吳陳世子偃師之子也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旣得位聞諸侯有平丘之會于是復二國之後暴靈之惡而收恩于己以說中國春秋不言楚納之亦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

之復乃自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蓋先王建國固非楚人可滅亦非楚人可復聖人因書其本爵以明二國之君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雖二國之命制在楚而平丘之會實有功焉故聖人特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楚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始克葬也蔡靈不宜葬也而春秋葬之過夷狄存中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討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盡殺其吏民無道之甚故稱滅焉春秋詳楚伐吳略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魯大夫執則致重其危及宗社也行父之不致從公也意如不書族前見也按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廖于晉乃歸季孫夫晉之始執季孫爲邾莒之訴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以十有八國諸侯之眾而書侵楚以譏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夫利之能敗人國家一至于此此春秋所以深戒夫好利者而季氏富于周公遂能以利幸脫于禍此聖人所以深嫉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其子須立是爲平公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葬曹武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立十四年其子郊公立國人弗順乃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與立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春秋凡小國大夫如薛滕邾莒皆不書名氏以小國無命卿不足錄也此直曰公子意恢者前既書莒子之卒則知此所謂公子是宜爲君者也不然意恢之殺不當志于春秋矣與陳殺其公子禦寇文意略同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叔弓蒞事籥入而卒此豈特雉鼎之變而已哉武宮之祭非所當祭可因此而廢也卿佐之喪何痛如之宜遽爲之變也方持誠敬之心以事鬼神忽焉目覩卿佐之死則哀感之心奪之矣此心一變舉措失常而強去樂以卒事是知

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禮大夫當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君遭臣喪何獨不然若非蒞事之大夫則勿以聞可也檀弓記衛侯之言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告者禮也非蒞事之臣故也叔弓蓋叔老之子子叔敬子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子之入也朝吳有力焉夫朝吳爲蔡之大夫而有功于楚是有二心也豈可罪費無極之譖哉宜其不容于蔡而出奔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八四明鐵書
初園刊本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餘實錄而已

爾

冬公如晉

猶以平丘之會故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又不遠略以齊之強修其政

刑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助楚伐徐以懼吳人師至蒲隧徐人賂以甲父之鼎而還嗚呼志亦卑矣斥言齊侯罪在齊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之世疆凌弱眾寡故殺諸侯者有矣而疆楚殺人之君者二焉誘蔡侯般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其誘殺中國疾之也誘戎蠻子皆不書以其自相誘殺也夷狄自相攻殺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焉乃深疾之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公至自晉

晉人猶以前故而止公至此始得歸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其子去疾立是時六卿強公室卑矣

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喪事三月而葬皆非禮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哀七年小邾子與邾子亦相繼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邾子來朝

按史記註徐廣謂邾一作譚卽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不知何據而言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爲中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之害至是荀吳帥師滅之晉三書滅國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皆不舉名氏至是書卿帥師者夷不亂華而陸渾之戎密邇王室縱之雜處則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與闕土服遠以圖霸者有間矣是以纔得不貶焉春秋于夷夏之辨謹言如此

冬有星孛于大辰

申頌曰諸侯其有火災梓慎曰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許翰曰大辰宋分受災深故有華向之難心爲明堂王者忌之故王室亂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吳地人楚而狄吳吳之惡甚于楚也書楚之及又以罪楚也勝負相敵故但書戰而不書敗績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俱災豈皆人之力所能及蓋異之甚者此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郕

邾邾姓國也屬于宋其夫人宋向戌女也邾人以詐

春秋傳註卷三十三

十一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力襲而俘之春秋惡焉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冬許遷于白羽

許自遷也楚人因其畏鄭而使之遷許亦自樂遷焉故以自遷為文至是三遷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為邾故也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瘡飲止之藥而卒夫瘡非遽死之病也止之進藥雖不志乎弑而君由止以卒則是弑也且世子君之貳也當朝夕問膳如文王之爲世子乃萬世之法如使其可以冒昧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奸矣故聖人正止弑君之罪以絕萬世之禍也穀梁曰止不嘗藥累及許君此說是矣春秋之義不同而辭一施之學者所宜深察也

己卯地震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先儒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以止不成乎弑故君子赦之也是不然止既不立自責而死則是能自討矣又何赦之有蓋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爾悼公立二十四年止既自責而死乃立其弟斯是爲元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會者公子喜時之子喜時者所謂子臧是也鄆其采邑也凡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鄆蓋大夫有罪自歸其邑以待放也凡大夫待罪于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珪則去然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以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于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爲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夫公孫會之自鄆奔宋也其賢于臧武仲遠矣故春秋因其奔而書自鄆以別之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此罪衛侯寵任其兄至能奪大臣官邑以故爲盜所殺而不忌也然以左氏攷之則殺縶者齊豹也豹爲衛司寇嗣守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欲求名而不得者也而衛侯以千乘之國不能保其兄則其政可知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之族于是三子謀曰亡愈于死先諸遂干君而出奔于陳夫三子者同時而出又同奔陳是將爲國患不可不慮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立八年其子朱立是爲悼公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昭公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葬蔡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卽位六年矣公以晉昭見止之故不復往朝
今使士鞅來聘而叔孫婼爲政季孫欲惡于晉乃使
有司從齊鮑國之禮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使鞅從其牢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二十三年
晉人遂執婼夫惟禮可以定國而賓客牢禮不以命
則長此安窮吳徵百牢自歸費始亂生于交際之問
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
志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去冬三卿出奔陳旣出則義與君絕今乃同入于南
里是犯君也犯君當誅宋公不能討之而南里之人
又不能爲君絕之反爲三子所據則是宋之綱紀盡

弛矣書自陳者陳有奉焉故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八月乙亥叔輒卒

事業無見于經而卒之者爲叔肸崇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立已踰年矣而隱世子有之子東國以世嫡之故
攻朱而自立故朱出奔楚以其不正不能自固其位
故稱名以絕之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一四 朔讀書
約園刊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以士鞅來聘故往朝之而晉復辭公故復凡公如
晉而復者六蓋魯衰而朝于齊晉愈強則其往也
愈數及其又強而魯益衰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
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爾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敗齊師于壽餘于是齊侯親
伐之莒子行成焉盟莒子于稷門之外夫齊景矜而
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三家卒徒至是益眾故于蒐復加大字所以甚三家之盛所以見公室之卑也昌間言非其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世子壽蚤卒愛子朝而欲立之國人弗順乃立子猛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二四朔叢書
繪圖刊本

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士庶人之禮也凡言葬王則知往京師矣必曰如京師者別乎以自行爲文者也

王室亂

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以見王室之亂而聖人乃于此不隱其辭直云爾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于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于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

下同于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
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
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于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
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
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于是
尹氏召伯毛伯欲立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
二子相逐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
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然莊二十年惠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王有子頹之亂僖二十四年襄王有子帶之亂春秋
不書王室亂何獨于此乎書惠襄二王亂不在己今
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蓋有甚于惠襄者
且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嗚呼
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尙
以爲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蠹壞若此乎聖人于
此所以特書王室亂者深悼周之不復興且罪諸侯
之不一救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猛悼王也子朝乃猛之庶兄有寵于景王王欲立之
劉單不可故景王崩既葬而子朝遂作亂也以王猛
居于皇者避子朝也以者行其意也貴則行乎賤大
則行乎小此君臣也而以行其意言者君昏不能正
國危不能正亂而後謀之猶行其意也蓋猛位未定
進退在二子見景王不蚤定以致二子敢專之也皇
者畿內之邑不言出而言居者猛所得有也未踰年
而稱王示當立也其名之明雖有當立之義未能自
定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
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而名其君不
嫌者矣惟可與權者能變而不越乎中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天子西都非宗廟所在而子朝之黨在焉故
言入景王失道不能蚤正王猛之位終致子朝爭立
故二子既以王猛居于皇又以王猛入于王城再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其辭繁而不殺則必有大美惡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居喪而稱王者明當嗣也出而言居者如成君也卒

而書子猛者蓋生已正其當王故死以未踰年之君
書之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按子朝告諸侯之辭曰
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劉單贊私立少以間王室
夫猛者太子之母弟雖與朝皆景王子猛幼而嫡朝
庶而長而子朝之言乃惟太子爲嫡而已欲以長奪
之豈知太子之母弟亦嫡乎凡立後之法先立嫡無
嫡則立子爾立嫡者以嫡爲重故太子死立嫡孫未
有嫡孫則立太子之母弟以母嫡故也立子則從諸
子之長者立之均吾庶子故也今猛又卒于是又立
猛之母弟王子匄是爲敬王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六十四朝禮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預曰以長曆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蓋卯酉篆相
類而誤也夫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二十有三年

敬王卽位

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譎而取之邾人愬于晉
晉人來討故叔孫婁如晉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以我取邾師爲罪而執我行人然此非大怒也其實則爲二十一年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已故也

晉人圍郊

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王臣亦無所繫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于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于周蓋外相攻奪以傾天下之勢其心實無王而內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

春秋彙註卷三十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晉人助王以討子朝之亂旣不書大夫之名不稱師而曰人者微之也事不克濟無功而還勤王之舉果如是乎故書晉人圍郊以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前年蔡侯未來奔楚而東國以世子之嫡遂自立楚人直朱而召東國東國因朝于楚而卒故貶而不葬凡立三年其弟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與奪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于魯如匹夫之
逃故稱名與鄭伯突同莒人後迎郊公爲君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故先貶吳以抑其橫夫頓
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
師救之于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凡直以敗
爲文者不分君臣舉師爲重然此六國之師亦皆略
而不敘也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

是以其次如此也然不書楚而舉六國不君不大夫
者是時中國有子朝之難而諸侯安然不救乃助楚
以攻吳聖人賤其背華而卽夷故併罪六國有同夷
狄以夷狄敗夷狄則楚尤不足道也終君之終大夫
之者滅獲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
君不以禮義自守而服屬于楚爲吳所敗不得其死
故以自滅爲文也君死而云滅者小國悉師而行一
敗而俱亡之辭也故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梁亡胡
子髡沈子逞滅皆自取之也陳夏齧不言執而言獲

者甚之也夫六國之師盡爲晉所敗二君見殺一大夫且獲背華而卽夷者其效如此此萬世人君之戒是以謹而日之

天王居于狄泉

著有天子也然猛之母弟始立而遽稱天王者蓋景王之崩踰年矣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則稱之且明正也又以著天下已有主而子朝不可亂之也其曰居于狄泉者復避子朝且罪諸侯不赴難也狄泉在王城之側周墓所在也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尹氏立王子朝

以諸侯不勤王王師不勝嗣君出居于狄泉故尹氏立王子朝立者篡辭蓋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此言立者與衛人立晉同然衛稱人者眾人同欲立之也合眾人所同願猶且不可今尹氏以一己之私而立之以致周室之亂罪在尹氏也尹氏卽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然衛人立公子晉祇稱晉而已此稱王子朝何也不稱王子則嫌若尹氏之朝異乎衛之晉也文勢當然

八月乙未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當是之時禍亂極矣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

爲叔孫婍故也

至河有疾乃復

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惟此有疾而復然猶書乃者蓋難辭也逮于有疾乃復爾殺恥也然公之進退得以自專因疾而還可得言之若夫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夫則不得廢君命疾不可書書之是許其復也故公子遂至黃有疾乃復卒于垂不言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此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初公如楚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又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乃講學焉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屬說與何忌于夫子而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南宮敬叔說皆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

矣

叔孫婍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巢楚邑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巢人射而

春秋集傳 卷三十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之至是吳因兩女子爭桑相攻遂舉兵肆其毒于

巢而盡殺之故書滅與州來同

葬杞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

婍之聘宋且爲季氏逆女也書之以見宋曲棘之役

不忘敦篤于急難者以此

夏叔詣會晉趙鞅朱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在外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侯大夫以謀之令大夫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然則諸侯不行無安輔王室之心可知矣然而此會諸侯猶有善意也故無貶辭惟書諸國大夫見諸侯之無霸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也害哉季世之事豈特諸侯以爲害王室實下賴霸者亦有望焉且王室之亂如此之甚有霸者作苟能舉法以定之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入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朝猛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嫡使頃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有鸚鵡來巢

劉向曰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鸚鵡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鸚鵡雖飛禽多穴居窟中或在枯木之竅此非結巢也今云來巢亦異矣先儒以爲非中國之禽則非也攷工記又從而和之曰鸚

鶴不踰濟以今觀之鸛鶴所在有之爾彼殆不知聖人所書之意而強爲之說也傳曰楚幕有烏楚師其遁又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蓋禽鳥所集必于無人之處今魯之國政出于三家人皆歸之而昭公孤立于朝又不安其國數欲如晉故魯之公室荒涼寂靜闕若無人將爲丘墟而鸛鶴以穴處之禽亦來巢也如高宗彤日之書有飛雉升鼎耳而雖諸儒妄推五事不修之驗符于災異之說亦非也高宗祭祀特豐于禰宮而簡于祖廟故既祭成湯之後明日將繹而祖廟之中已絕人迹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焉所以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之書而特言典祀無豐于昵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早旣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季辛不言大蒙上文可知也凡雩不日以再雩故日言上辛季辛不言辰者不卜故也夫雩不再者也雩而又雩欲聚眾以逐季氏也此昭公之失也昔樊遲從孔子遊于舞雩之下而問崇德修慝辨惑子告之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蓋指此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公將去季孫意如伐之不克反爲季氏所逐其曰孫
于齊者臣子不忍斥君之奔也次于陽州者不得入
于齊待命于其境上公爲國君而失守社稷既孫于
齊又不得入次于陽州困辱甚矣且魯之失政也數
世矣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大貞凶蓋當屯之時
居君之位而膏澤不下于民是威權去己也威權去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而欲驟正之是凶道也昭公微幸一發而卒于見
逐以死與高貴鄉公無以異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生曰唁唁者慰安之辭若以齊侯之疆自可連諸
侯之勢問季氏之罪以納昭公易爲力爾今徒唁之
以虛辭相恤而已是匹夫之愛非患難相濟之正也
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
陽州逆之蓋爲恭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此豹之子昭于也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
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而季孫請納公媾遂往告
公子齊公許之還既而季孫有異志媾以憂死夫媾
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
而反自殺忠也故媾至自晉先書其姓氏春秋特以
死喪媾也其子不敢嗣是曰成子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公將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蓋已出其國都故書
地季孫娶于宋元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

春秋集註

卷三十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
惡蓋激于義而發于誠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
卒于封內特書其地以別之所以罪齊晉失方伯連
帥之職無大國字小之義而哀宋公有其志而弗遂
也凡立十五年其子欒立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前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示昭公
于魯未絕也特罪季氏以臣逐君爾此書齊侯取鄆
則見公已絕于魯矣鄆魯邑也公不能有而齊侯取

以居公此乃所以罪公不能保其社稷而見逐于其臣也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稱人而獨此稱齊侯者以齊侯不義季氏之強而閔昭公之羈窮也于是取鄆以居公而齊無私焉故春秋與其辭然而齊侯先許公以千社而弗致乃取魯邑以塞前言故書取鄆以罪之嗟乎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聲季氏逐君之惡討其罪以納公猶反掌爾徒區區取一邑居之見齊侯無意于納公矣公猶不之悟乃居鄆三年以待之及見其終無意然後之晉亦已晚矣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朱鄆縣高 閱抑崇撰

昭公五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公雖不得至齊然得見齊侯故書曰至自齊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者所以存公也公有朝廷不能居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一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反爲季氏所逐今出居于外又不能告赴于諸侯以誅絕其亂臣賊子但假齊侯之力取郕而居之亦可憐哉

夏公圍成

春秋未有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成乃吾孟氏之邑而公自圍之若異國然公之失政可知也時齊侯將納公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公以齊師伐成者惡齊受季氏之賂而有異志焉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故獨舉公以爲重且見國內皆

叛公也嗚呼君失國臣叛君春秋書公圍成而意在是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失國而會諸侯者何求入也求入不能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故也惟齊侯不信雖謀納公而不能是以此盟不日不月不爲信辭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以會致者見魯之臣子以諸侯欲謀納公不急助之

春秋集註 卷三十五

二四 朔 據 註 約 圖 刊 入

反使吾君棲棲然復居于鄆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立十三年其子軫立楚子卒義見宣十八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立王子朝獨書尹氏而奔楚并舉召伯毛伯者明罪本于尹氏先誅其逆首而後治其從也二十三年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此年先書

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自正
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罪人竄迹皆上之
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天王之令不行于天下
故逋逃罪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二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
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不外公也我君故也君播
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作明君臣也君臣之義明而天下安且治矣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弑之也吳王壽夢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欲立之札不可于是
兄弟更將以次傳國于季札季札終辭不立則諸樊
之子光以嫡孫當立而夷昧之子僚乃以父故遂繼
立焉于是光弑之而立也不直書光弑者光既以嫡
孫嗣立故舉國以弑舉國則光罪在其中矣然則春
秋不專罪光乎曰季子之言春秋之旨也季子曰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聖人
度義之輕重與時推移故湯武之事不以爲非然有
湯武之志則可也或曰光之志亦可取乎曰篡已成
矣春秋成其爲君爾猶齊桓晉文本志豈專爲天下
哉然功及于天下故聖人稱其爲霸光愈于篡而亂
國者也桓文愈于不善而無功者也春秋被善于此
則取之爾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譖于令尹子常而殺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四國明鏡書
約圖刊本

之以其君不明故臣得以專其威以至殺其大夫而
莫之止故舉國以殺義見僖二十八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本于成周也成周者以朝在楚故也而魯卿不
會者諸國因謀納公故也晉人取貨于季氏遂弗克
納而此會具書卿名者不可以不克納公之故以掩
其謀成周之善故錄之亦以見諸侯大夫皆專權無
君與季孫意如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曹悼公立九年其弟野立是爲聲公

邾快來奔

快之書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之藪而受之豈所以爲訓也此魯之彊臣所以逐君也逐君而邾快來奔各從其類也

公如齊

復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五十四明禮書

約園刊本

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助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慢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之奔也不知先如晉而連年如齊皆不見禮乃始如晉此晉所以不納公也次于乾侯者以不得入于晉次于晉境而已公之失所益甚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鄭定公立十六年其子蠆立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簡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其子結立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且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春秋集註 卷三十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

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齊侯今復唁公者以公自鄆如晉而不爲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然此淺事也而書于經者罪齊侯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以討意如之罪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唁公比公于大夫故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公故次于乾侯在易坎之井曰來之坎坎

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此昭公之象也諸侯出奔狼
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公狼狽之甚如此者所以深
罪季氏之施惡于公與諸侯之不救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天
命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
不能忍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春秋集傳卷三十五

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冬十月鄆潰

此齊侯誘之使潰也所以責鄆也鄆固畏季氏以齊
侯故居而不憚今齊不終惠固不足責而鄆亦不可
潰敗而叛公也雖然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以順民
之心而民自歸之故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讟今昭
公居于國國人逐之出居于鄆適去而鄆潰見魯民
皆叛但知畏季氏而不寧公也故穀梁子曰昭公出
奔民如釋重負聖人書之以爲萬世人君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在乾侯者以鄆潰故也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鄆猶在魯也自去年鄆潰而公無所歸遂寓于晉而國內闕然無君故每歲于朝正之時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義皆可見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晉頃立十四年卒其子午立是謂定公時公在乾侯蓋晉地也而不弔其喪者晉不受故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簡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本夷狄自齊桓時自附于中國而爵爲子今背華而卽夷故楚人以爲貳于吳而執之吳人以爲貳于楚而滅之夫附中國則與于中國之會盟而附蠻夷則遂至于執其君而滅其國然則附蠻夷者可不戒哉凡國滅君奔不名而徐子獨名者傳以爲徐子已服矣後復奔楚以經義攷之爲信彼旣降于楚矣安有興復之志乎生名之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著公不能外內久失其所魯國闕然無君也乾侯曰
在而鄆曰居者鄆魯地公所有乾侯晉地非公所得
而專也故春秋凡言居者境內之辭如天王出居于
鄭之類是也凡言在者境外之辭如公在楚之類是
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夫晉爲盟主不討意如之罪以昭霸討又使其卿與
之會而議納之嗚呼此又何讓之有是獎亂臣以安
其意也

春秋集註 卷三十五

九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及此始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子封黑肱于濫若謂之邾黑肱則邾大夫矣而非
也若謂之濫黑肱則濫之君矣亦非也諸侯不得擅
相封其籍不通乎天下故謂之黑肱以濫而不繫之

邾則見濫已非邾所有矣所以罪邾之專封也三叛人以地來奔皆公不在國季氏受之蓋以類至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每歲正月必書公所在者不與季氏專正朔也昔唐沈既濟論史謂武后不當立紀當繫于中宗每歲首當書帝在房陵然後繫以武后之行事是亦不與武后專國政得春秋書昭公之旨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闕

此承上文言在乾侯取之也闕雖叔孫氏之邑乃魯羣公之墓所在也公在乾侯使人誘取之而春秋與外取邑同文者著公在外得邑于季氏猶取而後得是已絕于魯矣

夏吳伐越

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吳始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自子朝之亂諸侯戍周至是王使告于晉請城成周以休諸侯之戍于是何忌往會諸國大夫城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成周乃天子所在而大夫城之曾緣陵之不若故列數大夫所以貶諸侯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今城成周蓋天子之事也而大夫主之是時天子微諸

侯又微故權在大夫也不言城京師而言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故以國舉之所以見京師之弱諸侯大夫之強也申世叔儀之子參子產之子何忌者孟僖子之子也夫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之出也今八年公爲旅人而何忌不能從季孫逐君而何忌不能去雖受晉命城成周然不告于公而自往會之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自出奔之後如齊如晉次乾侯者再居鄆者四

所以奔走往來于道路者冀以求納也初魯之臣子亦意其復國故未忍絕之所以待公者猶若在國然然而齊晉終無意公亦遂絕望自鄆潰之後遂茫然無所歸因止于乾侯故每歲書公在乾侯以明公內爲強臣所逐外無大援見納卒爲旅人死焉薨于乾侯著不復國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定公一

元年

公雖卽位在六月然亦統此歲也故卽稱元年不書正月者是時季孫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公尙未立國未有君以承正朔故略而不書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之法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乃不受功苟莫之討則諸大夫不聽于一正事不成矣然韓不信不請于天子以陪臣而敢擅執諸侯之大夫于天子之側亦可謂無忌憚矣此履霜之漸故稱人以貶之不言執于成周而曰京師者自諸侯言之以明天子在是也蓋天子所居自諸侯言之則稱京師魯君臣朝聘皆稱如京師是也自周言之則以地名爲別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景王以前都王城因謂王城爲京師至敬王始都成周

則謂成周爲京師故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王都則亦自周而言城成周及晉人不以王命執仲幾于成周則自諸侯而言京師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至今半歲餘矣季氏不以國君喪禮迎之者謀廢公衍公爲而立定公故也立衍爲則不利于季孫者也是以詳著其日以見魯國臣子忽慢無君之甚戊辰公卽位

凡卽位不日此書日者非正月朔旦故也國家不可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六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一日無君昭雖在外猶魯君也自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聖人日以謹之爾季氏既遂其君君薨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公子宋宋于授受之際不擇所處汚于僞誘于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卽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在易漸之象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豈有進不以正而能正邦者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外凡半歲餘始以喪歸今歸及周月而遽葬葬于墓道南是終不同乎先君也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儀容講明日昭此又其臣子私謚也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立煬宮

昔季氏行父嘗立武宮矣煬公比武公尤遠蓋伯禽之子廟毀久矣季孫意如之逐君也懼而禱焉昭公薨季氏以爲應遂爲之立宮蓋季氏用此欺人若曰昭公之死鬼神實貶之也春秋誅其意而微其辭但書立煬宮而季氏行事之迹自可見矣此之謂世濟其惡也而公從之公之惡可知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建酉之月隕霜殺菽害于民食是異而且災也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者天意若曰加誅于強臣而殺菽者微見季氏之罰也是時季孫強甚故大雩而隕霜雨暘寒燠爲之失序

二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魯僭久矣今天示災故因而著之與郊牛之傷同義所以正天下之大典也然兩觀設于雉門之上但書雉門災則知其及兩觀矣必書及兩觀者所以重著其罪此聖人之深意也

秋楚人伐吳

吳人致楚師來伐己遂敗楚師于豫章但書楚人伐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者以囊瓦見誘而敗乃所以惡吳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莊二十九年新延廢不言作凡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今習舊而不知以爲非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竊終無已也聖人特書曰新作重著僭竊之罪自在定公而不在先君也定公覲變而益侈如此無怪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自有嫡嗣而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乃專立定公公爲逐君者所立聞晉怒而往朝焉晉問其故且以緩朝見辭是以公臨河而不濟也公之進退皆失矣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馳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葬邾莊公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五十四明禮書

約園刊本

七月而葬慢也僭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春秋之季大國日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此書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之輕邾也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見昭十一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立二十四年其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凌虐乃使告于諸侯首能伐楚者蔡願爲之元鋒晉侯于是合諸侯于召陵以救蔡伐楚也夫楚恃其強侵害諸侯晉人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未及于楚境而還故書會于召陵侵楚者以見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卒

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吳此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夫晉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眾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此見中國衰微之甚也召陵近蔡地會兵于此而欲伐楚者其師之不進也故書侵以罪之是時晉荀寅求貨于蔡蔡人弗與遂辭不進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不預于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
晉因使蔡滅之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
侯不能恢宏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從蔡侵楚固
已失之一沈子不能容而殺之歸惡于蔡是重楚人
怒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卽中國非不卽
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侯毅然
棄之蔡計則失蔡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嗚呼使昭
侯而知保國則必悔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召陵之諸侯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亦會盟異
處而不言公及此書公及諸侯盟于臯馳何也公以
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特
書公及

相伯成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相悼公立十二年
世子乞立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而自立是
爲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子辭會可也雖不得已于晉令而齊亦止使國夏來爾況召陵之役不成于伐楚是以君子惡之且因魯往會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許遷于容城

自葉遷也至是蓋四遷矣其微弱可知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見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陵會罷而卒則知臯鼫之盟以疾不預也不曰劉子卷者非列國也先王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所最重者也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

葬杞悼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楚人圍蔡

以召陵之會諸侯見侵且爲沈子故也然此楚子也貶而人之者楚子以一裘之故拘蔡昭三年此無道

之甚也然蔡昭惜一裘之微受譖幾死歸而謀伐其
不量力亦已甚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者以魯方與之會而
特往葬之且書其僭也凡大夫卒以字配諡如祭仲
夷伯之類是也劉卷雖天子之大夫豈可僭稱公乎
雖天子賜之諡而稱之亦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

春秋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皆不言以以者彼非起意
于用兵而我行其意也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
棄晉而求救于吳吳子初立無意用兵而蔡侯以之
戰焉遂敗楚師于柏舉柏舉楚地也其不以楚決吳
戰者不使楚爲主也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故以蔡主
之也稱吳子者善其能佐中國而攘楚也晉合十八
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而吳子救之伐之此晉吳之
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矣

楚囊瓦出奔鄭

此柏舉之敗將也書奔鄭者罪鄭以中國而主夷狄
奔亡之臣也

庚辰吳人郢

郢本先王之建國而楚之先僻在荆山厥後強大出
并諸侯遂滅郢而都之今吳入楚都而曰入郢者聖
人不與楚人之滅郢故因吳人之入而存先王之建
國也與詩存邶鄘二國之風同意夫吳子救蔡伐楚
斯可善矣然而至于入郢則吳之志乃不爲蔡也伍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胥復讎之故也舉吳國而爲匹夫復讎故乘囊瓦
之敗長驅入郢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聖人又惡其乘人
之敗而深爲利故反其狄道而稱吳又謹而日之疾
其已甚也夫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于中國尤甚觀其
恃甲兵之利乘時竊號斥地數千里以吞以噬驅逐
迫脅魯衛陳宋蔡許鄭薛之君望風畏威惟其指顧
奔走之不暇也齊桓晉文舉中國之眾傾中國之力
止能一盟晉厲于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爾二霸既往

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惟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夫
柏舉之戰囊瓦既奔吳人長驅入郢汚其妻夷其宗
廟慘烈不道甚于水火蕞爾楚昭僅以自免此吳之
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以爲會而中國愈
不能抗至于黃池之會吳子主焉而春秋于是乎終
矣

五年春上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夏歸粟于蔡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患難相救有無相調此諸侯之正也春秋之世相攻
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未嘗供職貢于天
子至使天王有求于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
難而調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
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故也嗟夫闔閭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
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入吳意有所逐而憂有所忘
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惡輕而戒動也按昭

五年楚子以諸侯伐吳而越人已見于經至此及十四年至哀十三年皆書於越何也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則以中國君子之辭言之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則以其俗之辭言之越始稱人以其慕中國之義也改稱於越者惡之也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義而越乃乘其士卒罷做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又入吳若爲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以其本俗之辭爲之於越與漢書於越同義蓋于於越粵皆發語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經書於餘丘亦卽其自稱書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孫宿之孫悼子紇之子季平子也其子斯嗣是爲桓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此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無見于經而卒之者著叔孫之有後也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以四年之伐未得志故也兵益憤義益不勝是以君

子惡晉罵

六年

是年冬天王避儋翩之亂處于姑猶而經不書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此見楚之弱也夫鄭許之怨舊矣小大之不侔明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楚不能爲之強而鄭游速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則弱矣而亦已甚焉者也故謹而日之豈非楚人累敗于吳故鄭因乘許之微弱而肆其暴耶許男不死于位故

春秋集解卷三十六

十三四明帶

約圖刊本

名之

二月公侵鄭

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蘊瓦滅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以其爲晉出師故晉侵以罪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迫于晉命進退皆不由公也

公至自侵鄭

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如晉聘且獻鄭俘陽虎強使仲孫往報夫人之幣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私與趙鞅飲酒范鞅言于晉侯而執之稱行人言不當執也晉自是失諸侯矣

冬城中城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三家張矣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又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園而曰陽虎何哉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仲何爲哉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采鄆縣高 閔抑崇撰

定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兩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一二國相約叛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七

一書勇義書 約圖刊本

以者行其意也齊侯召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而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衛遂叛既書行人而又書侵所以著齊侯之奸詐也結稱行人明其叛所當執也夫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爲有罪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

齊侯衛侯盟于沙

孰其行人而求盟是劫盟也何有于信哉

大誓

因旱祭志僭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鄭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見旱之甚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七

二四明 欽定四庫全書 約聖刊本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復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于公故也春秋因而欲見公之舉動書至自侵齊者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者欲歸怨于公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所爲然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目

之

曹伯露卒

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弒聲公而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而其弟露又弒隱公代立而經不書者習亂故略之也凡立四年其子陽立遂爲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按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卽位未嘗修好于齊故齊比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將來救而齊師已退故公出而逆之于瓦瓦衛地也不書救者齊師先自退不因晉救之至也不以會致者公非出會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先侵鄭復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夫晉不聲其罪以行天討而士鞅專用其兵又不能取服故兩書侵以罪之

葬曹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葬陳懷公

此特書月又著其簡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春秋集註 卷三十七

四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爲晉伐也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盟叛晉也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從祀先公

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禘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當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

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于陽虎之
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責書之在盜竊寶玉
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當是時魯國之政季
氏專之季氏之室陽虎有之魯之君臣拱手聽命無
敢誰何此孔子所以歎陪臣執國命而知三桓之不
孫微矣彼陽虎所以濟其奸謀者必有所挾故因人
之所欲者而假譽焉以魯祀之不順久矣舉國之人
皆以爲非然百餘年間莫或釐正陽虎一旦去之自
謂足以借譽于國人而已因得以肆其亂是爲小正
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是虎之謀去
三桓意若可善而其事則亂也其祀雖順而非所當
祀也夫祀者國之大事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
處其升降聖人但書從祀先公而意皆可見矣所謂
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奸僞之
迹禍亂之變彼得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
已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

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
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
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
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矣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
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桓子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
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聖人以國之分器藏在宗廟
非陽虎所宜有又不欲陪臣得奪而莫有抗之者故
書曰盜竊凡盜竊者人皆可得而執之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其子勝立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徐思其不義又國之分器無益于用故使來歸
之以解厭也若寶書盜歸寶玉大弓則是見盜不禽
非復成國故祇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
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罪于誰

賈而可乎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據左氏則是齊衛二君同伐晉也而書曰次者春秋傷中國之衰而存盟主也王道廢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撥亂之志也是以春秋之初不書伐王春秋之季不書伐霸至是知晉之不足與而齊衛二君未可以深罪也故稱其爵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立三十六年世子蚤卒乃立世子之子是爲惠公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與齊平故書及蓋平八年再侵齊之怨也然則魯已叛晉矣孔子何爲相之耶曰是時晉已不能主諸侯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可以有爲之時也而孔子已用于魯務崇德矣與

大國爲鄰而連兵不已則無以崇德故與齊平然後
國可以靖而文德以修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及齊平故也以傳攷之夾谷實盟而齊侯使萊人劫
焉非義也是以微之不志于經也

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故書至以危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五氏之師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以禮卻齊齊人愧服故歸三邑
以謝此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蓋其致之有禮文
故也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尋自有
之謹龜陰亦魯田始失不書義見哀八年夫孔子夾
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
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
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揚子曰孔子用于魯
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公若藐爲郕宰州仇有怨于藐使其馬正侯犯殺之不能又使其圉人殺藐故犯懼而以郕叛書二卿帥師圍郕著家臣專有大夫之邑也家臣專大夫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

春秋彙註

卷三十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自隱至昭十世而季孫意如逐昭公自季文子至桓子五世而陽虎遂囚桓子陽虎事季平子至囚桓子不克而亡歷昭定纒二世而孔子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辨者蓋以魯約之而已非專指魯也自公室而言則宣至定爲五世自大夫而言則文子自桓子爲四世言三桓之子孫而不言陪臣者蓋孔子所致意以戒者尤在公室而不在大夫故再見之皆據春秋而言也二卿帥師圍郕而不服卒用反間以出

叛人而後國安于此見孔子雖未去司寇已弗用矣
故再書帥師圍邑帥師圍之弗勝所以著家練之強
國政絀也不書齊之致郈者弗子齊致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犁死于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
心監晉且逆祁犁之喪大心僞辭疾于是祁犁之子
訴于宋公而逐之故以自奔爲文然辭使非大譴而
讒言乘之罪累上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十四明成書

約園刊本

宋公奪地之馬以與向魍地乃扶魍而奪之公弟辰
使地出境以爲君禮于是奔陳而公弗止焉不書弟
者罪不專在兄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皆叛晉而會于此者蓋結謀也晉德之衰可知
矣然春秋卒爲晉諱者以齊景公不足以定霸故也
非王道成不易王非霸道立不易霸此春秋所以定
天下之本也霸統在晉已久久則難承矣聖人不忍
輕絕之也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又致
郈是以叔孫州仇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以公子地故爲二卿所帥故書暨暨者以彼及此
也夫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今宋卿大夫或
奔曹或奔陳數月之間五人逃去則君孰與處矣蓋
宋公寵一向魑而暴虐大臣使骨肉離散相率而去
故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以譏之辰之
勢力能使大臣挾之以去君則其寵任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始辰之出奔非其本心爲佗彊地所彊故書暨今人
于蕭以叛則惑于三子之言而變其初心故書及始
奔書曰暨恕其不得已也叛而書曰及及猶汲汲然
辰欲之矣蓋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今辰旣出奔又聚合逋逃之徒藉陳之力入于蕭以
叛焉甚矣人心之難于善也今旣不能違三子之謀

則其爲首惡也何逃殆習見魚石華亥華寧向定之事而不知其爲非也然必曰宋公之弟云者以明宋公寵任之過不能親親以致然亦見辰之本心非有叛意也而三子彊辰以叛與首惡者無差故同書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四子入于蕭以叛而宋公不能討至是大心亦入于蕭以從之爲其從叛人故不復書叛此五子者大爲宋患由宋公寵以向魍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偏有所寵哉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且復著公之叛晉也

叔還如鄭泣盟

魯與鄭盟則是同叛晉矣鄭未來盟而魯往泣盟則魯衰可知又見晉定公霸業衰甚故諸侯多叛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定公三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其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卒者三而書葬者二不日月略之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魯憲侯犯之難以其險固恐爲國患故墮之墮邑而至于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爲是時孔子爲魯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乎墮郟墮費蓋以墮郟墮費爲孔子之功是不然魯以大夫專國政不臣諸侯陪臣專家政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諸侯正則大夫正矣大夫正則陪臣正矣何城池兵甲之患哉惟季孫叔孫不知出此故墮郟墮費所以

譏也而傳反歸功于孔子亦不思之甚矣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衛之伐曹亦目適己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昔者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求曰顓臾固而近于費孔子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今焉費叛豈非蕭牆之內歟公山弗擾帥費人以攻魯魯人伐而勝之始墮其城然弗狃之叛召孔子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孔子之意謂天下叛周矣不狃而叛季氏亦奚足憂而能用我使不狃而興東周是不叛也然則孔子之旨遠矣仲由所不知也

秋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故謹而日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公至自黃

以叛晉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
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
則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
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無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八

二四朔數書

約圖刊本

復先王之制矣夫先王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十乘以坊民諸侯猶有叛者今費也
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魯國之政在大夫故三家越
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
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遂帥師墮
之叔孫既墮郈矣季氏既墮費矣孟氏將墮成而其
臣不服至是公親圍之亦不克墮故經書叔孫州仇
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獨書公圍
成者著公之弱甚不能墮成也三子能墮郈墮費而

公不能墮成則知公室凌夷而政在三子矣爲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公至自圍成

國內而以圍致者魯蓋視成如敵國矣此制國外重之戒也夫君行而至必書法所當爾也然春秋書至或以會或以地或以侵伐蓋以時君輕肆出入無度舉非王命動非民事踰時歷歲宗社無主朝廷無政長途之中事變莫測故公行凡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于此致焉蓋桓公弑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侯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也惟牝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霸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致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

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以師伐晉而書次于垂葭者與九年次于五氏同春秋書次者十有三意各有所主不可以例推也晉至定公于是乎失諸侯春秋崇霸主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其意深矣

夏築蛇淵閘

大蒐于比蒲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八

五十四國朝藏書

約開刊本

築蛇淵閘固者所以養禽獸以待田獵也今乃蒐于比蒲則固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至是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固有罪矣范中行氏特以姻親之故興師以攻鞅故鞅入晉陽以拒之因興

晉陽之甲託辭以逐君側之惡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故聖人正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而專土興兵之罪然鞅入晉陽由范中行氏始禍不書者亦以入朝歌叛爲重故也晉政如此何以主諸侯耶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陽荀躒言于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勝遂入于朝歌以叛以趙鞅之罪較之則二子之情尤不可恕

春秋經傳卷三十八

六十四明報書

約圖刊本

晉趙鞅歸于晉

此蓋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者故許之歸也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逆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叛者人臣之大惡也脫使鞅所以初入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使後世亂臣賊子敢稱兵犯闕以除君側惡人爲名而實欲脅君奪權者皆先儒啟之也可不辨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

爾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始志薛故見魯之衰矣稱國以弒者罪在嗣君也蓋
惠公夷嗣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者公叔戌之黨也戌富而驕衛侯惡之又將去
夫人南子之黨反爲夫人所怒并其黨逐之此自取
之也故以自奔爲文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七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歸

頓子欲背楚事晉而絕陳好故楚與陳帥師滅之不
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國爲重而頓子以不
死位爲重也陳公孫佗人專兵以助強楚滅諸侯之
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爾故謹而日
之蓋春秋但從重而論不必見其所歸之國也頓子
見獲故生名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衛靈之無道也沈耳于閭以奔其世

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敗吳者憂辭也曷憂乎諸夏微而楚張楚微而吳張吳張而於越爭於越而能敗吳雖曰蠻夷自斃而中國則可憂也其憂奈何王室不綱霸者不作而蠻夷交熾諸夏之憂也吳伐越越使罪人詐吳而敗之于檣李吳子光傷而卒按吳敗六國之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此不書吳子光滅何也吳子傷而自卒于陘非若沈胡二君卽死于兵也于是光之子夫差立而不忘報父讎光亦稱閭閻觀閭閻玩兵滅身亦可以爲殘民滅國者之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地三國同救范中行氏兵襲晉而經以會書者惡其襲霸主也

公至自會

不以牽致三國會故也會則以地致且惡其襲晉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亦叛晉矣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古者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戎有受賑賑者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謂之賑以賜同姓之國者所以同福祿也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于諸侯今敬王有事于社魯未嘗有敵王所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尙忽爲是舉雖天子損禮之甚是猶有盛王之意也聖人于周眷眷如此故使使歸賑以見焉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八

九

國朝藏書
約園刊本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爲南子所譖而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著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害世子之意亦已明矣而靈公信其譖言不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罪者也其罪奈何人子之處頑嚚則有道矣不至于以嫌見誣也此亦蒯聵有以致之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比年志公孟彊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而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逐之非其罪也夫衛國一歲之中其卿

大夫凡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懼洮之謀來奔魯故復書宋公之弟存其本心所以罪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大蒐皆不書公者非公所主也三家者以公爲名而行其私意也下書邾子來會公則知凡蒐狩皆與眾共之雖不言公公在焉可知也然則公狩于郎公及

春秋集傳卷三十八

十一國朝藏書

約圖刊本

齊人狩于禚皆特書公何也此又專罪公也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爲會耳城莒父及魯

公叛晉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也此年不書冬無所終也公元年無正至是而著無所終者次年哀受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去年所以會公比蒲者欲因來朝正故也邾之微弱

可知矣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食角所食非一處也夫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吳吳敗其師而殺胡子髡于是豹立而背楚遂與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吳之入郢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人至是滅之而其君歸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故楚子稱爵而胡子稱名又謹而日之

夏五月辛亥郊

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然則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非禮可知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死所不正其終也嗟乎定公立十五年豈不

欲政自己出權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季氏藉祖父之勢僭有國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脫禍公不能乘其衰微尊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可知矣是時季孫創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榮焉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春秋集註 卷三十八

十一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左氏謂謀救宋而不果然其文意乃與五氏垂葭同
邾子來奔喪

天王崩諸侯未有奔其喪者今來奔魯喪可乎特畏三家之強而求說于魯耳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乃定公之妾而書者蓋以其爲哀公之母而以夫人之禮喪之故也然哀公乃未踰年之君則其行喪禮不可加于母子未成爲君故母亦不隨例稱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九月滕子來會葬

此亦畏三桓故爾于定公何有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安民大慮曰定此臣子之私諡也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而不克葬者見無備之甚也義見宣八年然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于昃矣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乎而之辭乃克葬者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妣

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但以夫人之禮葬耳然魯夫人之葬未有加以其君之諡者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諡非禮之甚也況襄四年葬我小君定妣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同諡乎

冬城漆

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取其地
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爲備譏其非所當城而
城也夫國再大喪始葬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貶絕
而罪惡自見者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宋鄞縣高 閔抑崇撰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以諸侯之師不能伐吳而但圍蔡則楚之衰可知矣其圍蔡報柏舉也夫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求得志于大國是益禍也其見報也宜矣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此復見者蓋

春秋集註

卷三十九

一十四朝藏書

約圖刊本

鄭滅之以爲附庸楚復立之也隨世服于楚不通于中國吳子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聖人因而序于經以見當時蠻夷之專肆如此

麇鼠食郊牛

定公末年哀公元年連書麇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禮歲一行之餘年皆以常事不書也此不言所食則所傷非一處然牛亦不死也

改卜牛

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夏四月辛巳郊

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春秋書郊終于此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而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書曰齊侯衛侯伐晉者見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伐也以傳攷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夫范中

春秋集註

卷三十九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氏者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又豈能主諸侯乎無惑乎齊侯衛侯之見伐也蓋晉定公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于是齊鄭衛背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效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又十有二年而吳人爭長于黃池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復知有

禮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漕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薨也邾之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
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此其情也然卒不免故元
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漕沂之田此三家之意
也且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漕水今三卿又帥師伐邾
取漕東田因及沂西田然則三卿之專強貪暴如此

故列數之以重其罪入春秋來伐國取邑者多矣未
有伐國取田者也襄十有一年作三軍則魯公之民
歸于三家矣尙有中軍爲公之肘腋也昭五年又舍
中軍則魯公肘腋之兵盡歸于季氏矣故昭公見逐
凡八年而後死于外國定公旣立不能誅季氏反聽
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幸而終於位者非季氏
不欲取其位也諸侯服周公之德而尊其後嗣三家
雖有無君之心而畏諸侯之義也當衰之時祿去公
室蓋五世矣三家盡分魯國之土而兵其民專其賦

故書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卿各專其師同伐乎邾也句繹邾地故爲小邾所取三家既得田遂許受其盟故書及以罪之然三卿伐而二卿盟者季孫臨之叔仲歆之是季孫之汰也自謂猶君矣其卑邾亦甚矣故謹而曰之是時魯政不復在公矣皆三家者之所爲也故詳志之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時世子蒯瞶以南子之故出奔在外南子怨之不召乃立蒯瞶之子輒是謂出公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四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此見滕之微弱尤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衛邑也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蒯瞶雖奔靈公未有廢之之命雖嘗欲立郕亦不果也今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所以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皆息矣奈何更待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凡奔者在在外非有國逆不可入故趙鞅帥師納之其言納衛

世子者明所納者正也異乎趙盾納捷菑于邾而貶稱人也其言子戚者見衛已立輒矣蒯贖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聖人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倫以滅天性故方其適衛也衛君待子以爲政子路問之子曰必也正名乎于是孔子不得政嗚呼孔子而得政必將復世子矣奈何雖由而亦以爲迂耶國人于是拒世子曰先君之命也豈知君子之于國也雖其先君之命苟爲非義君子不從也然輒已立矣將若之何曰曉輒而後立世子不遂先君之失而父子定

不愈于爭乎爭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輒以世子之子得立反拒世子蒯贖稱世子而反不得立得爲正名乎由此言之蒯贖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是蒯贖不當廢故輒當致國于蒯贖豈可以子拒父也聖人于蒯贖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所以篤父子君臣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萬世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晉趙鞅遇鄭師于鐵而與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爲文也書鄭師敗績者善晉勝也晉雖失道而藉文襄悼公之遺烈天下猶忻嚮焉是以晉一有勝則君子喜而存之庶幾復振此變世之仁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九

六十四國通鑑卷十九

約圖刊本

吳滅州來而蔡已降于楚復背楚而請遷于吳吳人許之故以自遷爲文今壽春府下蔡縣是其地也初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馮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卽州來是也州來本屬楚蔡以畏楚求遷而反遷于楚地故國人皆不欲遷吳人怨其不時遷而以兵襲之故蔡人以駟本謀遷因委罪于駟而殺之所以先書蔡遷後書殺駟也夫蔡之禍生于玩裘而成于遷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謂是耶吳楚之貪殘

無道則又何誅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秋書圍外邑則各繫其國今齊圍衛之戚何以不繫之衛主曼姑也主曼姑則何以齊爲兵首以曼姑之義不可圍也先儒乃以輒之拒父爲尊祖以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爲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教者蓋此言也且蒯聵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爾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爲蒯聵之子豈不知之况人子之事親當致之子無過之地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七十四明微書

約圖西本

今見蒯聵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爲罪人則輒之爲人子已不免乎罪矣况又據國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爲人子能致其親于無過之地若此可也今反以己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夫曼姑以臣圍君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天丁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待貶絕而

罪惡可見齊國夏帥師以助之故特重其罪以爲惡
首且齊既與晉爲仇若蒯賁入則衛從晉矣此齊人
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故謹而日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何以不毀三家者存之也
僭天子也三家者出于桓而立于僖故私之也聖人
因其災而並錄之是時三桓子孫方盛君子于是乎
知有天道也不書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
則不可不書及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魯懼晉故城啟陽爲之備以所城近敵故帥師焉二
卿帥師有所畏也自是連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本屬宋既而叛之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此意如之子季桓子也庶子肥嗣是曰康子夫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蓋君之過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君之過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于薄也或專放之殺之矣臣事君之道不止于欺也或敢逐之弑之矣聖人痛君臣之兩失也故于魯大夫書卒者三十不卒者十有七蓋小見其意焉非特記君恩之厚薄臣之終始也其書卒者或親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也其不書卒者或出奔或不親臨

或賻贈不加恩意不及亦或卒于春秋之後也如公子翬弑逆也慶父僑如臧孫紇公子懋皆出奔者也其他或恩不及或在春秋之後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者皆眾人逐之放有罪也其放之于吳是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惠公也詳志日月見恩禮之厚也其子悼公嗣立

叙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而渝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弗志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于文公爲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周人以諱事神必有一誤此蔡侯申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國君未有爲盜殺之者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書盜殺見變亂之極也公孫翩者又何足錄哉故直書盜以絕之而不曰弑其君蓋絕無臣子之義故不列于君臣又甚于闔者所以恕蔡侯而深惡夫弑君之賊也申立二十八年其子朔立是爲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人以其盜黨逐之而不殺故以自奔爲文其奔于吳者以公孫獵在焉

葬秦惠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宋人執小邾子

天下無霸強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所忌者
蓋闕霸也執非其罪所以貶而人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盜黨也其黨或奔或殺則知弑君之盜已得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據左氏楚人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晉人僞卜
裂田以子蠻子使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師夫諸
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其罪然後執而歸于京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正也諸侯有罪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罪尙
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諸侯
以畀諸侯其罪尤重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
也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苟得其罪則獻之
天子猶之可也今旣專執之反歸于楚以君臣言則
楚爲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爲霸矣舍周事楚不足主
中國之諸侯矣此晉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

城西郭

城其西之一面以備晉故役民力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襄三十年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然則諸侯皆立亳社矣閔二年傳曰間于二社為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間朝廷執政所在也凡亡國之社必屋書亳社災見其不知戒故謹而日之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十二國朝叢書
綱目刊本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故緩也春秋于定哀之際錄昭公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凌夷至于末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公之不幸而為之數見于經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伐宋者以求宋也求宋者何晉侯失霸宋人闚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不受蒯瞶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十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齊景公之不霸也有由哉晉以君臣興兵而齊乃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乃爲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是以君子知齊景之國之將亂也景公立五十八年其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于是羣公子皆出奔而公子陽生來奔魯不書者非以罪出故也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其以月數者計閏可也因魯往會而著其
臣子私諡之罪

六年春城邾瑕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
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復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
并人之土地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

吳伐陳

春秋集註 卷三十九

十四國朝最書
續國刊本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不來吳人怨之今伐
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
而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既又不能全其嗣君
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夫二子以國難不勝而
出與他奔異矣然不死君難故亦書出奔以示貶

叔還會吳于柵

叔還聘于吳吳子自伐陳還至柵而叔還遂致命焉

故以會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此楚昭王也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凡立二十七年其庶子章立書楚子卒義見宣十八年

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使召陽生于魯將立之不書自魯者魯無助也繫陽生于齊而不稱公子者與小白同義且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昔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之意深矣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而君遇弒弒君者雖朱毛而陽生實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遇弒陳乞爲之以乞爲首惡則陽生之罪自見不然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而後世奸臣得以肆其詐矣故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也然觀從召公子比而靈王死陳乞

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眾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不外求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似而同其誅非天下之至公孰能預于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集註

卷三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卽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春秋集註卷四十

宋鄆縣高 閱抑崇撰

哀公二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衰齊亂故宋公闕霸也不務德而加兵于人非霸主之義故書侵以譏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侯棄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故加兵于衛故書侵以譏之

春秋集註 卷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公會吳于郟

吳欲霸諸侯公親往會之遂徵百牢魯人以吳爲棄禮必不能霸然其徵令無度乃兵至之兆也可不戒哉會吳不致不專以夷狄危公也會大夫伐小國亦如之

秋公伐邾

是時邾已服于吳矣公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因請伐邾公弗能禁故直書公以示貶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入春秋之始自儀父與魯盟會結好凡二百四十年矣今不明過之在我君臣更伐之至于四至于五取田取邑亦云極矣終入其國又執其君以歸雖因其國之漸衰然公一闔閭也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而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我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況仲尼躬事哀公未嘗不盡禮焉曷不少爲我君隱乎聖人不以無

過爲美而以能改過爲美故于人之有惡苟務去之而不積則亦不念其惡而進之矣書伐邾書入邾書以邾子益來是天下之惡也及其歸邾子益于邾則是知其爲惡而能去之矣故于此詳著之而不少隱者乃所以欲見厥後歸邾子之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邾子以見獲故名之不言滅者諸大夫請救于吳吳爲之伐魯而公遂歸邾子故也不言以歸而曰以來者內外之辭也不書至者以邾子益來則公之至可知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先儒謂將卑師少稱人按經稱人以圍國者凡十有一若皆將卑而師少又豈能圍之乎明年書宋公入曹則知此書人者乃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鄭與曹疏矣此所以救曹者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瓊之師也疾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春秋集註 卷四十

二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滅曹也而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據左氏曹伯背晉好宋宋公伐之將還曹人譽之公聞之怒遂命反師滅曹執曹伯以歸焉然則宋公非有志于滅曹而曹自滅之也故此書宋爵又止稱入而已所以罪曹人輕怒以亡其國也

吳伐我

邾子請救于吳故此年吳來討焉嗟乎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吳師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絕亂矣不曰伐我某鄙而直云伐我者吳師加魯國都而盟

于城下是以聖人深恥之故沒而不書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邾嘗屬齊而益又齊之甥也魯入邾而以其君益來遂致齊人亦怒于是賂齊以說之凡內失邑不書蓋不能保其土地人民辱孰甚焉故沒之也若己與之彼以背義而受則書取此年齊取謹闡及宣元年取濟西田是也

歸邾子益于邾

益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吳方圖霸亦受邾人之

春秋集註 卷四十

四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愬而謀伐我故公懼其復來乃歸邾子以紓國難雖非公之自能悔過遷善然亦因敵國外患而知警懼思變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自保苟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自安矣春秋前書伐邾次書入邾又書以邾子益來不少爲我君隱者以明歸益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其子維立是爲閔公

齊人歸讙及闞

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闞前書取逆辭也此書歸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斯可謂善變矣然不云歸我者公既歸邾故齊亦歸讙闞非以爲惠也上既書取則知此必歸魯故亦不書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簡也史記杞悼公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

春秋集註 卷四十

五 綱明鐵書

幼園刊本

公弟過弑隱自立是爲僖公然則僖立不正而春秋于葬不少貶者見世亂如杞僖尙且得葬則諸侯無不葬者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易辭也師而易取則鄭病矣鄭罕達之屬有許瑕者求邑而無以與之遂越境而圍其邑斯用師爲利而不以義自取喪師之禍故書取以惡鄭也春秋以是爲帥師之戒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也稱爵稱伐以惡鄭也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恃歸益之功而恣爲不道而益亦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吳人討而囚之乃使其大夫奉其太子華以爲政故稱名以絕之且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春秋集註卷四十

六十四明藏書
紉園刊本

公會吳伐齊

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強吳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是時中國無主之甚蓋自是春不書王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吳師伐魯旣而取魯之路而辭吳吳子怒反與魯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人乃退夫悼公之立非齊人之志非眾大夫之謀特陳乞詐其國人誣其大夫而劫立之雖殺孺子誅鮑牧大夫國人

猶莫之肯君故因兵難而弑之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去年春取鄭師而秋又伐之今雖復有辭于伐而聖人惡其瀆兵不已故貶而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于有喪之國雖討得其罪聖人弗予也故書侵以譏之異乎上句矣

春秋集註 卷四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與魯接境而公會強吳伐之致齊侯之遇弑今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其所以久而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簡也以公會吳伐齊故齊弑君以說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其過故承上文言之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齊助出公而反
納彊則知逐非其罪矣始彊奔鄭自鄭奔齊至是遂
假齊之力以歸焉

薛伯夷卒

不書日史闕文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陳卽吳不服楚故再伐之

吳救陳

春秋集註 卷四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與狄救齊同義所以罪中國諸侯也蓋陳背中國
而卽楚又背楚而卽吳故致楚師來伐則吳之救之
非真能行義也故不稱師亦不稱子直曰吳而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頌出奔鄭

案經文公羊作袁頌左氏
穀梁作袁頌此從公羊

袁頌爲陳司徒取于民無制國人怨而逐之故以自

奔爲文

五月公會吳伐齊

會者外爲主吳劫之也公非得已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因齊國書之見伐乃再會吳伐齊而戰于艾陵不
書公者沒公乃所以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
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
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預其貶可知矣公與強吳伐
中國不可與強吳同貶又不可以大夫敵公故微其
辭而獨出公也其書及書獲則罪國書也與宋華元
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
之元也國書復繫以國者與宋華元皆以國事見獲
也

春秋集註 卷四十一

九

國朝藏書
約園刊本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隱公立七年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以齊淫而欲攻之故齊出奔宋春秋書內外
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
重以警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

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譏重斂也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
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
二而斂其財故書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
也民到于今受其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昭公之嫡夫人吳女也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
自魯昭公始昭公欲結好疆吳以去三家之權因娶

春秋集註卷四十一

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于吳以吳同姓不敢請命于天子而謂之吳孟子當
是時大臣不能匡救國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
其名不敢請命于天子是猶能改過也故孔子以爲
知禮而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而已孟子
于哀公爲祖妣不夫人不薨不葬不祔廟著哀公之
忍也觀季氏于昭公之葬尙欲溝而絕之況其所娶
同姓之女乎故春秋但書孟子卒而魯國臣子之罪
可見矣雖周道親親百世而婚姻不通而昭公旣已
尸其過矣爲之子孫者豈忍絕之哉然則如之何曰

做諸仲子別考宮焉庶乎其可也

公會吳于橐臯

尋郟之會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郟

此爲吳故也按會衛宋于郟者不與公之會所以外吳于中國也亦所以存內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以處之于是向巢伐鄭而圍岳

春秋集註卷四十一

十二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冬十有二月螽

建亥之月不宜有螽此耆魯曆不得其正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師之在岳也不設備鄭罕達因宋師之不戒而取之亦以報九年雍丘之役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惡孰甚焉然則出師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爲伐國者之戒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其子結立是爲悼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大小震懼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絕已受諸侯之伐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吳之主中國也不與吳之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吳子爲文稱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

所以抑強吳之橫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黃池先會而後及乃所以外吳子也按吳自定四年入郢哀六年伐陳夏叔還會吳子桓七年公會于郟八年伐我十年公會伐齊十一年公又會伐齊十三年公會于橐臯皆曰吳以狄之此稱子者復與其爵也夫吳乃泰伯之後與周同姓雖用夷禮而數爲中國伐楚所以伸中國而攘楚者其功甚多此宜春秋之所予而春秋與楚同貶者以其狂僭大號擾亂中國與楚同也夫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楚以蠻夷而僭稱王罪不容誅幸齊桓晉文相繼抑之是時齊桓晉文雖主夏盟而以中國諸侯之故猶知有周王在焉今吳乃爲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于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子出會而伐陳也於越入吳

春秋集註 卷四十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天下淪胥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厲失道王綱紊亂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自爲政周道陵夷等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楚遂僭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爲首諸侯順之者

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王法以絕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于大夫吳楚橫行于中國以勢力相吞滅自於越入吳之後吳楚又衰夷狄愈橫禮義無可復施政刑無所復加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靡然入于戰國不復知有周而皆自稱王矣故春秋因西狩獲麟而止焉冬田曰狩而周之正月二月皆冬也明年止書春西狩獲麟而不具夏秋冬則秋會于黃池之歲乃春秋之所終也故何休曰獲麟于春而言狩者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也

秋公至自會

吳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瞶在戚今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致討于衛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以罪之公羊作晉魏多與仲孫忌同義

葬許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蝻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自是周家基業墜地矣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徵舒弑君楚子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故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蝻

去歲十有二月蝻今年九月蝻十二月又蝻則爲災甚矣而明年春乃獲麟豈不怪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和氣之所致治世之應也曰見曰來乃爲瑞爾
因狩而獵得之則混于羣獸之中同爲虞人之所驅
斯麟之出不遇時矣曰獲云者悼之辭也孔子卒于
獲麟之後二歲則是時孔子已老故感以作春秋而
絕筆于此一句也以因感而作故因此終焉然而
麟使不獲聖人豈遂無意于天下後世乎黃池之會
乃聖人作春秋之所終也何以知黃池之會乃春秋
之所終前此猶可言也後此則不可言也夫惟不可
言此春秋之所以終也何者天子失政自東遷始前

此猶可言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
泯泯制在強國無復知有周室矣聖人爲是作春秋
深有望于天下後世苟有王者作能舉吾春秋之法
以拯天下之民此春秋之所終而孟子深得仲尼作
經之旨故以王道游于諸侯而終不入于秦楚吳越
也

書後

公之學蓋紹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志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于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于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于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于朝廷之上書雖不廢于當時而道則不行于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程泌

春秋集註

書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原跋

珪舅氏黃州使君高公嘗以外大父息齋先生春秋集註綬梓置郡齋於時受代且逼不暇詳校類多訛舛懼不足以示眾垂後也遂攜以歸珪承乏東節舅氏諸子謂璧藏於家不若置諸官府便於摹印而易于流傳乃以其板隸制左倉司書帑珪暇日以手澤校讎凡金根亥豕咸釐正之鳩工補葺迄今全書因接筆以紀顛末庶覽者有攷焉嘉定庚辰季春望日外孫朝奉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喻珪敬書